中庸

中庸章句序

中庸何為(去聲)而作也子思子憂道學之失其傳而作也(朱子曰曾子學於孔子而得其傳子思又學於曾子而得其所傳於孔子者既而懼夫傳之久遠而或失其真也於是作為此書○雲峯胡氏曰唐虞三代之隆斯道如日中天中庸可無作也至孔子時始曰攻乎異端然其說猶未敢盛行至子思時則有可憂者矣憂異端之得肆其說所以憂道學之不得其傳也)蓋自上古聖神繼天立極而道統之傳有自來矣(道統二字為此序綱領後面屢提掇照應)其見(形甸反)於經則允執厥中者堯之所以授舜也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者舜之所以授禹也堯之一言至矣盡矣而舜復

扶又反又也後凡遇此字當釋為又字之義者並同益之以三言者則所以明夫音扶序中除夫子之夫字外並同音堯之一言必如是而後可庶幾平聲也朱子曰中只是箇恰好底道理允是真箇執得堯告舜只一句舜已曉得所以不復更說舜告禹又添三句這三句是允執厥中以前事是舜教禹做工夫處便是怕禹尚未曉得故恁地說○舜禹相傳只就這心上理會也只在日用動靜之間求之不是去虛空中討一箇物事來○只是一箇心有道理底人心即是道心○勿齋程氏曰人生而靜氣未用事未有人與道之分但謂之心而已感物而動始有人心道心之分焉精一執中皆是動時工夫○雲峯胡氏曰六經言道統之傳自虞書始不有論語表出堯曰允執其中則後世孰知舜之三言所以明堯之一言哉朱子於論語執中無明釋至孟子湯執中始曰守而不失意可見矣堯之執中不可以賢者之固說例論自堯之心推之則聖不自聖愈見堯之

所以為聖爾况中無定體儻不言執人將視之知風如影不可捕詰矣然執之工夫只在精一上堯授舜曰允執厥中如夫子語曾子以一貫舜授禹必由精一而後執中是猶曾子告門人必由忠恕而達於一貫也

蓋嘗論之心之虛靈知覺一而已矣

勿齋程氏曰虛靈心之體知覺心之用○格菴趙氏曰知是識其所當然覺是悟其所以然

而以為有人心道心之異者則以其或生於形氣之私或原於性命之正

問形氣是耳目鼻口四肢之屬未可便謂之私欲朱子曰但此數件事屬自家體段上便是私有底物不比道便公共故上面便有箇私底根本如飢飽寒煖之類皆生於吾之血氣形體而他人無與焉所謂私也亦未便是不好但不可一向徇之耳○形氣非皆不善只是靠不得蔡季通曰形氣之有善皆自道心出由道心則形氣善不由道心一付於形氣則為惡形氣猶船也道心猶柁也船無柁縱之行有時

入於波濤有時入於安流不可一定惟有一柂以運之則雖入波濤無害故曰天生烝民有物有則物乃形氣則乃理也○西山真氏曰私猶言我之所獨耳今人言私親私恩之類非惡也如六經中遂及我私言私其縱此類以惡言之可乎○雲峯胡氏曰生是氣已用事時方生原是從大本上說来就氣之中指出不雜乎氣者言之○新安陳氏曰有形氣之私方有人心故曰生自賦命受性之初便有道心故曰原○東陽許氏曰人心發於氣如耳目口鼻四肢之欲是也然此亦是人身之所必有但有發之正不正爾非全不善故但云危謂易流入於不善而沒其善也道心發於理如惻隱羞惡辭遜是非之端是也亦存乎氣之中為人心之危者晦之故微而難見心只是一箇心上加人字道字看便見不同若只順讀人心道心字却似有二心矣謂之道則是天理之公謂之人則是我身之私雖我身之私亦非全是不善因身之所欲者發而正即合乎道而為道心之用矣大抵人心可善可惡道心全善而無惡

而所以

為知覺者不同朱子曰只是這一箇心知覺從耳目上去便是人心知覺從義理上去便是道心○新安陳氏曰前言虛靈知覺總心之體用而言○此單言所以為知覺者專以心之用言也體無不同用始有不同知覺從形氣之私而發者曰人心知覺從性命之正而發者曰道心所以此只言知覺而不及虛靈是以或危殆而不安或微妙而難見耳朱子曰危未便是不好只是危險在欲墮未墮之間易流於不好耳微者難明有時發見些子使自家見得有時又不見了○雲峯胡氏曰朱子以前多便指人心為人欲殊不知氣以成形是之謂人理亦賦焉是之謂道非人無以載此道故言道心必先言人心非道則其為人不過血氣之軀爾故言人心必言道心如飲食男女人心也飲食男女之得其正道心也人心之發危而不安而發之正者又微而難見實非有兩心也然人莫不有是形故雖上智不能無人心亦莫不有

是性故雖下愚不能無道心朱子曰道心是義理上發出來底人心是人身上發出來底雖聖人不能無人心如飢食渴飲之類雖小人不能無道心如惻隱之心是二者雜於方寸之間而不知所以治之陳氏曰人心道心二者無日無時不發見呈露非是判然不相交涉只在人別識之○新安陳氏曰不知所以治之者不知以精一之理治之也則危者愈危微者愈微危愈危流於惡微愈微幾於無而天理之公卒無以勝夫人欲之私矣朱子曰人心之危者人欲之萌也道心之微者天理之奧也○雲峯胡氏曰人心未便是人欲到不知所以治之方說得人欲上文形氣之私與性命之正對言私字未為不好此云人欲之私與天理之公對言私字方是不好耳精則察夫二者之間而不雜也一則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去聲也朱子

曰精是精察分明一是要守得不離○陳氏曰要分別二者界分分明不相混雜專守道心之正而無以人心之○雲峯胡氏曰孟子曰利與善之間所謂間者猶易剖析此所謂二者之間方雜於方寸非精以察之不可也本心之正即上文所謂原於性命之正者蓋其本也真而靜其未發也五性具焉此所謂性命之正即吾心之正也形既生矣外物觸其形而動於中於其發也始有人心道心之異必能專一於道心是即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也

從事於斯斯指精一**無少間**去聲**斷**徒玩反**必使道心常爲一身之主而人心每聽命焉**問人心可以無否朱子曰如何無得但以道心爲主而人心每聽道心之區處方可○有道心而人心爲所節制人心皆道心也○人心是此身有知覺嗜欲者豈能無但爲物誘而至於陷溺則爲害爾故聖人以爲此人心有知覺嗜欲然無所主宰則流而忘反不可據以爲安故曰危道心則是義理之心可以爲人心之主宰而

人心據以為準者也然道心却雜出於人心之間微而難見故必須精之一之而後中可執然此又非有兩心也只是義理與人欲之辨爾

則危者安微者著而動靜云為自無過不及之差矣

朱子曰不待擇於無過不及之間自然無不中矣○陳氏曰如此則日用之間無往非中凡聲之所發便合律身之所行便合度凡由人心而出者莫非道心之流行○雲峯胡氏日人心本危能收斂入來則危者安道心本微能充拓出去則微者著中如何執只精一便是執之之工夫所以朱子於此不復釋執字然上文曰守其本心之正而不離下一守字便見得執中之功先在惟精而重在惟一○新安陳氏日朱子引禹謨四句以見中庸之宗祖以標道統之淵源可謂考諸三王而不謬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者矣

夫堯舜禹天下之大聖也以天下相傳天下之大事也以天下之大聖行天下之大事

而其授受之際丁寧告戒不過如此則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哉雲峯胡氏曰天下之理豈有以加於此者中之一字聖聖相傳之道莫加於此也精一二字聖聖相傳之學莫加於此也自是以來聖聖相承若成湯文武之為君臯陶伊傅周召音邵之為臣既皆以此而接夫道統之傳新安陳氏曰若孟子末章所標列聖之君聖賢之臣見而知之聞而知之者不過只是知此耳以此之此指三聖相授受之說道統二字再提出與前相照應若吾夫子則雖不得其位而所以繼往聖開來學其功反有賢於堯舜者雲峯胡氏曰未論六經之功有賢於堯舜只如此執中一語夫子不於論語之終表之孰知其為堯之言不於堯曰執中之後而繼之湯武誓師之意與其施於政事者又孰知夫堯舜之授

受者此中而湯武之征伐者亦此中也哉姑即此一節言之其功賢於堯舜可知矣然當是時見而知之者惟顔氏曾氏之傳得其宗雲峯胡氏曰夫子以前傳道統者皆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行夫子以後傳道統者不得君師之位而斯道以明故明堯舜禹湯文武之道者夫子六經之功而明夫子之道者曾子大學子思中庸之功也○新安陳氏曰顔子博文精也約禮一也曾子格致精也誠正一也及曾氏之再傳而復得夫子之孫子思則去聖遠而異端起矣子思懼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發首二句意於是推本堯舜以来相傳之意質以平日所聞父師之言更平聲互演以淺反繹音亦作為此書以詔後之學者蓋其憂之也深故其言之也切其慮

之也遠故其說之也詳其曰天命率性則道心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性是心未發時此理具於心道心是心已發時此心合乎理○新安陳氏曰上文云道心原於性命之正可見天命謂性率性謂道即是道心之謂○東陽許氏日切言深要詳言周備憂深為道之不明也故言之深而要慮遠恐久而復失也故說之周而備其曰擇善固執則精一之謂也朱子曰擇善即惟精固執即惟一其曰君子時中則執中之謂也朱子曰時中是無過不及底中執中亦然○雲峯胡氏曰執中二字堯言之時中二字夫子始言之道不合乎中異端之道非堯舜之道中不合乎時子莫之執中非堯舜之執中世之相後千有餘年而其言之不異如合符節歷選前聖之書所以提挈苦結反綱維開示蘊委粉於問二反奧未有若

是之明且盡者也自是而又再傳以得孟氏為能推明是書以承先聖之統此統字又指道統言之○格菴趙氏日中庸深慶多見於孟子如道性善原於天命之性也存心收放心致中也擴充其仁義之心致和也誠者天之道思誠者人之道一章其義悉本於中庸尤足以見淵源之所自及其沒而遂失其傳焉新安陳氏曰惟精以審擇惟一以固守此自堯舜以來所傳未有他議論時先有此言聖人心法無以易此後來孔門教人先後次第皆宗之中庸博學至明辨皆惟精也篤行惟一也明善精也誠身一也顏子擇中庸便是精得一善服膺便是一大學格物致知非惟精不可能誠意則惟一矣學只是學此孟子以後失其傳亦只是失此則吾道之所寄不越乎言語文字之間而異端之說日新月盛以至於老佛之徒出則彌近理

而大亂眞矣朱子曰便是他那道理也有相似處只是說得來別須是看得他那彌近理而大亂眞處始得○陳氏曰彌近理而大亂眞甚相似而絶不同也然非物格知至理明義精者不足以識破然而尚幸此書之不泯音閔故程夫子兄弟者出得有所考以續夫千載上聲不傳之緖音序緖即斯道之統緖得有所據以斥夫二家似是之非老佛二家彌近理故似是大亂眞本全非也蓋子思之功於是為大而微程夫子則亦莫能因其語而得其心也惜乎其所以為說者不傳朱子曰明道不及為書伊川雖言中庸己成書自以不滿其意而火之矣而凡石氏之所輯音集錄即石子重集解僅出於其門人之所記是以大義雖明而微言

未析至其門人所自為說則雖頗詳盡而多所發明然倍(音佩)其師說而淫於老佛者亦有之矣熹自蚤(與早通)歲即嘗受讀而竊疑之沈(俗作沉非)潛反復(芳服反亦作覆)蓋亦有年一旦恍然似有得其要領者(東陽許氏曰裳之要衣之領皆是總會處)然後乃敢會衆說而折其衷既為(去聲)定著章句一篇以俟後之君子而一二同志復取石氏書刪其繁亂名以輯略且記所嘗論辨取舍(上聲)之意別為或問以附其後然後此書之旨支分節解脉絡貫通詳略相因巨細畢舉而凡諸說之同異得失亦得以曲

暢旁通而各極其趣東陽許氏曰章句輯略或問三書既備然後中庸之書如支體之分骨節之辭而脉絡却相貫穿通透雖於道統之傳不敢妄議雖謙言不敢與道統之傳實有不容辭其責者然初學之士或有取焉則亦庶乎行遠升高之一助云爾行遠自邇升高自卑引中庸語以結中庸序尤切○雲峯胡氏曰大學中不出性字故朱子於序言性詳焉中庸中不出心字故此序言心詳焉

淳熙己酉公時年六十春三月戊申新安朱熹序

讀中庸法

朱子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書豈可以章句求哉然學者之於經未有不得於辭而能通其意者

南軒張氏曰中庸一書聖學之淵源也體用隱顯成己成物備矣雖然學者欲從事乎此必知所從入而後可以馴致焉其所從入奈何子思以不睹不聞之訓著于篇首又於篇終發明尚絅之義且曰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惟人之所不見乎爾推極夫篤恭之效其示來世可謂深切著明矣○勉齋黃氏曰中庸之書章句或問言之悉矣學者未有不曉其文而能通其義者也然此書之作脉絡相通首尾相應子思子之所述非若語孟問答之言章殊而指異也苟徒章分句析而不得一篇之大旨則亦無以得子思著書之意矣程子以為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

理朱子以識之一字為此篇之樞紐示人切矣○西山真氏曰中庸始言天命之性終言無聲無臭宜若高妙矣然曰戒愼曰恐懼曰謹獨曰篤恭則皆示人以用力之方蓋必戒懼謹獨而後能全天性之善必篤恭而後能造無聲無臭之境未嘗使人馳心窈冥而不踐其實也

又曰中庸初學者未當理會○中庸之書難看中間說鬼說神都無理會學者須是見得箇道理了方可看此書將來印證○讀書之序須是且著力去看大學又著力去看論語又著力去看孟子看得三書了這中庸半截都了不用問人只略略恁看過不可掉了易底

却先去攻那難底中庸多說無形影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若且理會文義則可矣○讀書先須看大綱又看幾多間架如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此是大綱夫婦所知所能與聖人不知不能處此類是間架譬人看屋先看他大綱次看幾多間間內又有小間然後方得貫通勉齋黃氏曰中庸自是難看石氏所集諸家說尤亂雜未易曉須是胸中有權衡尺度方始看得分明今驟取而讀之精神已先為所亂却不若子細將章句研究令十分通曉俟首尾該貫後却取而觀之可也○中庸與他書不同如論語是一章說一事大學亦然中庸則大片段須是衮讀方知首尾然

後逐段解釋則理通矣今莫若且以中庸衮讀以章句子細一一玩味然後首尾貫通

又曰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對說將來直是整齊某舊讀中庸以為子思做又時復有箇子曰字讀得熟後方見得是子思參夫子之說著為此書自是沈潛反覆遂漸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擺布得來直恁麽細密○近看中庸於章句文義間窺見聖賢述作傳授之意極有條理如繩貫棊局之不可亂○中庸當作六大節看首章是一節說中和自君子中庸以下十章是一節說中庸君子之道費而隱

以下八章是一節說費隱哀公問政以下七章是一節說誠大哉聖人之道以下六章是一節說大德小德末章是一節復申首章之義三山陳氏曰中庸三十三章其血脉貫通之處朱子既為之章句又提其宏綱如言某章是援引先聖之言某章是子思發明之說具有次序○王氏曰是篇分為四大支第一支首章子思立言下十一章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第二支十二章子思之言下八章引夫子之言以明之第三支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以立言下十二章子思推明此章之義第四支三十三章子思引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立心之始推言戒懼慎獨之事以馴致其極

問中庸大學之別曰如讀中庸求義理只是致

知功夫如謹獨脩省亦只是誠意問只是中庸直說到聖而不可知處曰如大學裏也有如前王不忘便是篤恭而天下平底事 雙峯饒氏曰大學是說學中庸是說道理會得大學透徹則學不差理會得中庸透徹則道不差○東陽許氏曰中庸大學二書規模不同大學綱目相維經傳明整猶可尋求中庸贊道之極有就天言者有就聖人言者有就學者言者廣大精微開闔變化高下兼包巨細畢舉故尤不易窮究

中庸章句大全

中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之名

朱子曰名篇本是取時中之中然所以能時中者蓋有那未發之中在所以先說未發之中然後說君子之時中○北溪陳氏曰中和之中是專主未發而言中庸之中却是舍二義有在心之中有在事物之中所以文公必合內外而言謂不偏不倚無過不及可謂確而盡矣○雲峯胡氏曰朱子於語孟釋中字但曰無過不及蓋以用言中庸有所謂未發之中與時中故添不偏不倚四字兼體用言以釋名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不偏不倚未發之中以心論者也中之體也無過不及時中之中以事論者也中之用也

庸平常也

朱子曰庸是依本分不為怪異之事堯舜孔子只是庸夷齊所為都不是庸了○北溪陳氏曰文公解庸為平常非於中之外復有所謂庸只是這中底便是日用平常道理平常與怪異字相對

平常是人所常用底怪異是人所不曾見忽然見之便怪異如父子之親君臣之義夫婦之別長幼之序朋友之信皆日用事便是平常底道理都無奇特底事如五穀之食布帛之衣可食可服而不可厭者無他只是平常耳

子程子曰不偏之謂中不易之謂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問正道定理恐道是總括之名理是道裏面有許多條目朱子曰緊要在正字定字上中只是箇恰好道理爲不見得是亘古今不可變易底故更著箇庸字○東陽許氏曰程子謂不偏之謂中固兼擧動靜朱子不偏不倚則專指未發者此篇乃孔門傳授心法北溪陳氏曰卑不失之汚賤高不溺於空虛眞孔門傳授心法也子思恐其久而差也故筆之於書以授孟子新安陳氏曰於七篇中觀其議

論淵源所自則可知其以此授孟子矣 其書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放之則彌六合卷上聲之則退藏於密其味無窮皆實學也善讀者玩索色窄反而有得焉則終身用之有不能盡者矣

朱子曰始言一理指天命謂性末復合為一理指上天之載始合而開其開也有漸末開而合其合也亦有漸○中散為萬事便是中庸所說許多事如知仁勇許多為學底道理與為天下國家有九經及祭祀鬼神許多事理中間無些子罅隙句句是實○雲峯胡氏曰中庸全體大用之書首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是由體之體一而達於用之殊末復合為一理是由用之殊而歸於體之一放之則彌六合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心之用也卷之則退藏於密寂然不動心之體也此乃孔門傳授心法故於心之體用備焉

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脩道之謂教

命猶令也朱子曰命如朝廷差除又曰命猶誥勑○北溪陳氏曰命如分付命令他一般性即理也朱子曰有是性便有許多道理總在裏許在心喚做性在事喚做理○北溪陳氏曰性即理也何以不謂之理而謂之性蓋理是泛言天地間人物公共之理性是在我之理只這道理受於天而爲我所有故謂之性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氣以成形而理亦賦焉猶命令也於是人物之生因各得其所賦之理以爲健順五常之德所謂性也朱子曰伊川云天所賦爲命物所受爲性理一也自天所賦予萬物言之謂之命以人物所稟受於天言之謂之性○天命與氣質亦相衮同纔有天命便有氣質不能相離若闕一便生物不得既有天命須是

有此氣方能承當得此理若無此氣則此理
如何頓放天命之性本未嘗偏但氣質所稟
却有偏處○天命謂性是就人身中指出這
箇是天命之性不雜氣稟而言是專言理若
云兼言氣便說率性之道不去如太極不離
乎陰陽而亦不雜乎陰陽也○天命之謂性
此只是從原頭說萬物皆只同這一箇原頭
聖人所以盡己之性則能盡人之性由其同
一原故也○若論本原即有理然後有氣若
論稟賦則有是氣而後理隨以具故有是氣
則有是理無是氣則無是理○問五常之德
何故添却健順二字曰五行乃五常也健順
乃陰陽二字既有陰陽須添此二字始得○
健順之體即性也合而言之則曰健順分而
言之則曰仁義禮智仁禮健而義智順也○
北溪陳氏曰天固是上天之天要之即理是
也然天如何而命於人蓋藉陰陽五行之氣
流行變化以生萬物理不外乎氣氣以成形
理亦賦焉便是上天命令之也○西山真氏
曰自昔言性者曰五常而已朱子乃益之以

健順蓋陽之性健木火屬焉在人爲仁禮陰之性順金水屬焉在人爲義智土則二氣之沖和信亦兼乎健順陰陽不在五行外健順豈在五常外乎○東窓李氏曰仁之油然生意不可遏禮之粲然明盛不可亂健之爲也義不拂乎可否之宜知不外乎是非之別順之爲也若夫信則體是理而不易者健也循是理而無違者順也○雲峯胡氏曰孟子性善之論自子思此首一句来然須看開端一天字程子曰中庸始言一理末復合爲一理所謂一理者即此一天字又曰萬物各具一理萬理同出一原所謂一原者即此一天字

按朱子曰穀梁言天不以地對所謂天者理而已成湯所謂上帝降衷子思所謂天命之性是也是爲陰陽之本而其兩端循環不已者爲之化焉○東陽許氏曰人物之生雖皆出於天理而氣有通塞之不同則有人物之異氣通者爲人而得人之理氣塞者爲物亦得物之理雖曰有理然後有氣然生物之時其氣至而後理有所寓氣是載理之具也故

章句先言氣以成形後言理亦賦焉○健順本上文陰陽而言也五常固已具健順之理分而言之仁禮爲陽爲健義智爲陰爲順信則沖和而兼健順也錯而言之則五常各有健順義斷智明非健乎仁不忍而用主於愛禮分定而節不可踰非順乎

率循也

北溪陳氏曰循猶隨也

道猶路也

孟子曰夫道若大路然本此以釋道字

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則其日用事物之間莫不各有當行之路是則所謂道也

朱子曰率性非人率之也率只訓循循萬物自然之性之謂道此率字不是用力字伊川謂便是仁者人也合而言之道也循字非就行道人說只是循吾本然之性便自有許多道理或以率性爲循性命之理則爲道如此却是道因人方有也○道之得名正以人生日用當然之理猶四海九州百千萬人當行之路爾○道即理也以人所共由而言則謂之道以其各有

條理而言則謂之理其目則不出乎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間而其實無二物也○性是箇渾淪底物循性之所有其許多分派條理即道也性字通人物而言但人物氣稟有異不可道物無此理只為氣稟遮蔽故所通有偏正不同然隨他性之所通道亦無所不在也○人與物之性皆同循人之性則為人之道循牛馬之性則為牛馬之道若不循其性使馬耕牛馳則失其性非牛馬之道矣○陳氏曰天命謂性是說渾淪一大本底率性謂道是就渾淪大本裏分別箇條貫脉絡處隨人物所得之性皆從大本中流出如天油然作雲沛然下雨此皆大化流行處隨他溪澗科坎小大淺深所得之雨便有許多脉絡之不齊皆是此雨水也○如隨物之性則牛可耕馬可乘雞可司晨犬可司夜其所發皆有自然之理如隨草木之性則桑麻可衣穀粟可食春宜耕夏宜耘秋宜穫凡物皆有自然之理○潛室陳氏曰率性不要作工夫看人率循其人之性物率循其物之性此即

人物各各當行道理故謂之道○西山真氏曰朱子於告子生之謂性章深言人物之異而於此章乃兼人物而言生之謂性以氣言者也天命之謂性以理言者也以氣言之則人物所稟之不同以理言之則天之所命一而已矣然則虎狼之搏噬馬牛之踶觸非道耶曰子思之所謂率性云者循其天命之性也若有搏噬踶觸則氣稟之所為而非天命之本然矣豈獨物為然凡人之為善者皆循天命之性也其為不善則發乎氣稟之性矣以是而觀則此章兼人物而言尚何疑哉○雙峯饒氏曰子思率性之謂道一語專為訓道名義蓋世之言道者高則入於荒唐卑則滯於形氣入於荒唐則以為無端倪之可測識老莊之論是也滯於形氣則以為是人力之所安排告子之見是也是以子思於此首指其名義以示人言道者非他乃循性之謂也○雲峯胡氏曰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子思之論蓋本於此但易先言道而後言性此道字是統體一太

極子思先言性而後言道此道字是各具一太極也**脩品節之也**三山潘氏

日品節之者如親親之殺尊賢之等隨其厚薄輕重而為之制以矯其過不及之偏者也

雖若出於人為而實原於命性道之自然本有者○雙峯饒氏曰脩裁制之也聖人因人所當行者而裁制之以為品節也

性道雖同而氣稟或異故不能無過不及之差聖人因人物之所當行者而品節之以為法於天下則謂之教若禮樂刑政之屬是也

問明道云道即性也若道外尋性性外尋道便不是如此即性是自然之理不容加工揚雄言學者所以修性故伊川謂揚雄為不識性中庸却言脩道之謂教如何朱子曰性不容脩脩是揠苗道亦是自然之理聖人於中為之品節以教人耳○脩道謂教專就人事上言就物上亦有品節先王所以使鳥獸魚鱉咸若

周禮掌獸掌山澤各有官周公驅虎豹犀象草木零落然後入山林昆蟲未蟄不以火田之類各有箇品節使萬物各得其所亦所謂教也所以謂之盡物之性但於人較詳於物較略於人較多於物較少○黃氏曰脩道二字須就道上及人氣稟上兼看道是大綱之名如孝是事父之道然孝中有多少曲折人氣稟不同柔者過於和剛者過於嚴則於孝道之曲折必有不中節者此所以著爲品節使之盡其道也○新安陳氏曰禮樂正是中和之教刑所以弼教政亦教之寓○此章命性道教皆當兼人物而言而必以人爲主然苟不兼及於物則道理便該不盡只以此篇後章證之盡己之性盡人之性必說到盡物之性則可見矣

蓋人知己之有性而不知其出於天就性上移上一級說已性原於天命**知事之有道而不知其由於性**又就道上移上一級說道由於已之性**知聖人之有教而**

不知其因吾之所固有者裁之也又就教上發歸一步
說因吾之所固有之道而裁之故子思於此首發明之而董
子所謂道之大原出於天亦此意也漢董仲舒策中
此語大意亦可謂知道之原者故引以爲證
○朱子曰子思此三句乃天地萬物之大本
大根萬化皆從此出人若能體察方見聖賢
所說道理皆從自已胷中流出不假他求○
三山陳氏曰此章乃中庸之綱領此三句又
一章之綱領也聖賢教人必先使之知道所
自來而後有用力之地此三句蓋與孟子道
性善同意○王氏曰此書皆言道之體用第
一句天是體性是用第二句性是體道是用
第三句道是體教是用○雙峯饒氏曰性道
教道字重中庸一書大抵說道性原於天而
派行於事物則謂之道脩此道以教人則謂
之教所以下文便說道也者如君子之道費
而隱大哉聖人之道皆提起道字說以此見

重在道字○雲峯胡氏曰開端雖不露出中
字天命謂性即未發之中因率性之道而品
節之即時中之中也○番易李氏曰大學入
德之書學者事也故首曰大學之道而教在
其中中庸明道之書教者事也故首曰脩道
之謂教而學在其中中庸一書性道教三言
為一篇之綱領而道之一字為三言之綱領
道由性而出言道而不言性則人不知道之
本原而或索之於淺近道由教而明言道而
不言教則人不知道之功用而教或入於高
虛言性於道之先言教於道之後而下即繼
之曰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子思子立言之
旨可得而識矣○新安陳氏曰道字上包性
字下包教字推其本原必歸之天命○朱子
此總斷之語元本云蓋人之所以為人道之
所以為道聖人之所以為教原其所自無一
不本於天而備於我學者知之則其於學知
所用力而自不能已矣故子思於此首發明
之讀者所宜深體而默識也今以後來本校
之踈密淺深大有間矣然無一不本於天而

備於我此語亦包括要切或問所謂其本皆出乎天而實不外乎我與此語無異是仍存之於或問中矣他本多依元本惟祝氏附錄從定本耳蓋嘗論之前聖如舜首言道言教而未言命性至商湯君臣始言天之明命又日上帝降衷于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雖包谿命性道教之意未始別白融貫言之至孔子傳易日各正性命一陰一陽之謂道繼善成性言教事教思無窮然言命自命性自性道教亦然至子思子始言性本於命道率乎性教脩乎道發前聖未發之蘊以開示後世學者於無窮朱子於此三言既逐字逐句剖析於先復融貫會通於後元本舍蓄未盡至定本則盡發子思之意無復餘蘊故今一遵定本云

道也者不可須臾離也可離非道也是故君子戒愼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離去聲

道者日用事物當行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上句言道之用下句言道之體無物不有言道之大橫說無時不然言道之久直說所以不可須臾離也若其可離則豈率性之謂哉新安陳氏曰元本作則為外物而非道矣兩句宜兼存之云若其可離則為外物而非道矣豈率性之謂哉如此尤為明備是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敬謂戒慎畏謂恐懼雖不見聞亦不敢忽所以存天理之本然北溪陳氏曰未感物時渾是天理而不使離於須臾之頃也朱子曰此道無時無之然體之則合背之則離也一有離之則當此之時失此之道矣故曰不可須臾離君子所以戒慎不睹恐懼不聞則不敢以須臾離也○可離與不可離道與非道各相對待而言離了仁便不仁離

了義便不義公私善利皆然○戒慎恐懼不須說得太重此只是略略收拾來便在這裏伊川所謂道箇敬字也不大段用得力孟子曰操則存操字亦不是著力把持所不睹不聞不是閑耳合眼時只是萬事皆未萌芽自家便先恁地戒慎恐懼不睹不聞之時便是喜怒哀樂未發處常要提起此心在這裏防於未然所謂不見是圖也○戒慎恐懼是未發然只做未發也不得便是所以養其未發只是聳然提起在這裏這箇未發底便常在何曾發或問恐懼是已思否曰思又別思是思索了戒慎恐懼正是防閑其未發曰即是持敬否曰亦是○北溪陳氏曰道是日用事物所當行之路即率性之謂而得於天之所命者而其總會於吾心大而父子君臣夫婦長幼朋友徹而起居飲食蓋無物不有自古及令流行天地之間蓋無時不然戒謹恐懼只是主敬是提撕警覺使常惺惺則天命之本體常存在此若不戒懼則易至於離道遠也○潛室陳氏曰道只是當行底理天下事

事物物與自家一身凡日用常行那件不各有當行底道理那曾一歇走離得纔離得便物非物事非事吾身日用常行者皆非是矣故道即路之謂也之蕪之越無非是路纔無路便是荆棘草莽聖人之道只是眼前當然底一時走離不得○問當不睹不聞而戒懼愚謂如鑑之照物當不照時光自常存不可欺以妍醜上蔡惺惺法者豈謂此乎曰若如此說則是他自常存了何用戒慎恐懼道理固自常在但人須用提撕照管不可謂目無睹耳無聞一齊都放下須當此時常自惺惺地也○問大學不要先有恐懼中庸却要恐懼何也西山真氏曰大學之恐懼與中庸之恐懼不同中庸戒慎乎其所不睹恐懼乎其所不聞只是事物未形之時常常持敬令人不昏昧而已大學之恐懼只是俗語所謂怖畏之意自與中庸有異○雙峯饒氏曰君子常存敬畏雖當事物既往思慮未萌目無所睹耳無所聞暫焉之頃亦不敢忽事物既往是指前面底說思慮未萌是指後面底說不

睹不聞正在此二者之間看上文道不可須臾離則是自所睹所聞以至於所不睹不聞皆當戒懼而此不睹不聞在事物既往之後看下文喜怒哀樂未發則此不睹不聞又在思慮未萌之前故須看此二句方說得上下文意貫串緊要在須臾之頃四字於此見得子思所以發須臾兩字之意

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故君子愼其獨也見音現

隱暗處也微細事也獨者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問謹獨莫只是十目所視十手所指處也與那暗室不欺時一般否朱子曰這獨也不只是獨自時如與衆人對坐自心中發念或正或不正此亦是獨處如一片止水中間有一點動處此最緊要著工夫處言幽暗之中細微之事跡雖未形而幾平聲則已動人雖不知

而已獨知之則是天下之事無有著見明顯而過於此者

朱子曰事之是與非衆人皆未見得自家自是先見得分明○三山陳氏曰隱曰微則此念已萌矣特人所未知隱而未見微而未顯耳然人雖未知而我已知之則固已甚見而甚顯矣此正善惡之幾也○三山潘氏曰幽暗之中細微之事其是非善惡皆不能逃乎此心之靈所以當此之時尤為昭灼顯著也若其發之既遠為之既力則在他人十目所視十手所指雖甚昭灼而在我者心意方注於事為精神方運於酬酢其是非得失反有不自覺者矣○雙峯饒氏曰此又對上文而言隱暗之地雖人之所不睹微密之事雖人之所不聞然其幾既動則必將呈露於外而不可掩昭晰於中而不可欺是道固不可須臾離而其形見明顯尤莫有甚於此者○子思云道也者提起道字見得下面莫見乎隱莫顯乎微見與顯皆是此道

是以君子既常

戒懼 一指上文一節 而於此尤加謹焉 一指此節 所以遏人欲於將萌 新安陳氏曰未發之前私欲不萌只是存天理而已幾動之初天理人欲由此而分此處加謹則人欲將萌動便從而遏絕之矣 而不使其潛滋暗長 上聲 於隱微之中 元本只云滋長定本加潛暗二字 以至離道之遠也 朱子曰道不可須臾離是言道之至廣至大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是言道之至精至密者道不可離是說不可不存養是故以下至是教人戒懼做存養工夫莫見莫顯是說不可不省察故君子以下是教人謹獨察私意起處防之只看兩故字可見○既言道不可離只是精粗隱微之間皆不可離故言戒懼不睹不聞以該之若曰自其思慮未起之時早已戒懼非謂不戒懼乎所睹所聞而只戒懼乎不睹不聞也此兩句是結上文不可須臾離也之意下文又提起說無不戒懼之中隱微之間

念慮之萌尤不可忽故又欲於其獨而謹之
又結上文隱微意此分明是兩節事前段有
是故字後段有故字且兩提起君子字若作
一段說亦成是何文字問如此分兩節工夫
則致中致和工夫方各有著落而天地位萬
物育亦各有歸著曰是○問戒懼是體統做
工夫謹獨是又於其中緊切處加工夫曰然
○戒懼是防之於未然以全其體謹獨是察
之於將然以審其幾○問戒懼者所以涵養
於喜怒哀樂未發之前當此之時寂然不動
只下得涵養工夫謹獨者所以省察於喜怒
哀樂已發之時當此之時一毫放過則流於
欲矣判別義利全在此時不知是如此否曰
此說甚善○問涵養工夫實貫初終而未發
之前只須涵養纔發處便須用省察工夫至
於涵養愈熟則省察愈精矣曰是又問未發
時當以義理涵養曰未發時著義理不得纔
知有義理便是已發當此時有義理之源未
有義理條件只一箇主宰嚴肅便有涵養工
夫○存養是靜工夫省察是動工夫○陳氏

日雖是平時已常戒懼至此又當十分加謹
則所發便都是善不加謹則所發便流於惡
○潛室陳氏曰戒愼恐懼與謹獨是兩項地
頭戒愼恐懼是自家不睹不聞之時謹獨是
衆人不睹不聞之際○蛟峯方氏曰戒懼是
保守天理愼獨是檢防人欲○雙峯饒氏曰
戒愼恐懼便是愼獨之愼詳言之則曰戒愼
恐懼約言之只是愼之一字道者率性之謂
其體用具在吾身敬者所以存養其體省察
其用乃體道之要也戒懼存養之事愼獨省
察之事中庸始言戒懼愼獨而終之以篤恭
皆敬也中庸以誠爲一篇之體要惟其敬故
能誠○大學只言愼獨不言戒懼初學之士
且令於動處做工夫○勿軒熊氏曰按大學
誠意章言愼獨子思傳授蓋本於此○雲峯
胡氏曰首三句重在一道字天命謂性是道
之體脩道謂敎是道之用所以於此獨提起
道也者三字下文却分爲兩節言之道也者
不可須臾離所以君子必戒愼所不睹恐懼
所不聞不睹不聞四字正是釋須臾二字入

有目豈不睹有耳豈不聞不睹不聞特須臾之頃爾道也者莫見乎隱莫顯乎微所以君子必慎其獨此一獨字正是說隱微二字隱微却是人之所不睹不聞而我所獨睹獨聞之時之處也章句於大學曰審其幾此曰幾則已動一幾字是喫緊為人處上文曰君子之心常存敬畏一敬字是教人用工夫處戒懼不睹不聞是幾未動而敬慎獨則幾已動而敬也曰常存敬畏雖不見聞亦不敢忽當看常字與亦字曰君子既常戒懼而於此尤加謹焉當看常字與尤字曰存天理之本然遏人欲於將萌當看存字與遏字然皆不離乎敬而已大抵君子之心常存此敬不睹不聞時亦敬獨時尤敬所以未發時渾是本然之天理此敬足以存之纔發時便有將然之人欲此敬足以遏之也朱子敬齋箴與此無不合戒懼是靜而敬慎獨是動而敬戒懼是惟恐須臾之有間慎獨是惟恐毫釐之有差

喜怒哀樂之未發謂之中發而皆中節謂之和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也

樂音洛中節之中去聲

喜怒哀樂情也其未發則性也無所偏倚故謂之中發皆中節情之正也無所乖戾故謂之和大本者天命之性推本於天命之謂性一句天下之理皆由此出道之體也達道者循性之謂推本於率性之謂道一句天下古今之所共由道之用也此言性情之德中為性之德和為情之德以明道不可離之意延平李氏曰方其未發是所謂中也性也及其發而中節也則謂之和其不中節也則有不和矣和不和之異皆既發焉而後見之是情也非性也孟子故曰性善又曰情可

以為善其說蓋出於子思○朱子曰喜怒哀樂渾然在中未感於物未有倚著一偏之患亦未有過與不及之差故特以中名之而又以為天下之大本程子所謂中者在中之義所謂只喜怒哀樂未發便是中皆謂此也林擇之謂在中之義是裏面底道理看得極仔細○喜怒哀樂未發如處室中東西南北未有定向不偏於一方只在中間所謂中也及其既發如已出門東者不復西南者不復北然各行所當然無所乖逆所謂和也○中和是承上兩節說中所以狀性之德而形道之體和所以語情之正而顯道之用也子思欲學者於此識得心也心也者妙性情之德也所以致中和立大本而行達道者也天理之主宰也○心包性情性是體情是用心字是一箇字母故性情皆從心○問中和者性情之德也寂感者此心之體用也此心存則寂然時皆未發之中感通時皆中節之和心有不存則寂然木石而已大本有所不立也感通馳騖而已達道有所不行也故動靜一主於

敬戒謹恐懼而謹之於獨則此心存而寂感無非性情之德也曰是○問惻隱羞惡喜怒哀樂固是心之發曉然易見處如未惻隱羞惡喜怒哀樂之前便是寂然而靜時然豈得皆塊然如槁木其耳目亦必有自然之聞見其手足亦必有自然之舉動不審此時喚作如何曰喜怒哀樂未發只是這心未發耳其手足運動自是形體如此○靜而無不該者性之所以為中也寂然不動者也動而無不中者情之發而得其正也感而遂通者也靜而常覺動而常止者心之妙也寂而感感而寂者也○北溪陳氏曰節者限制也其人情之準的乎只是得其當然之理無些過不及與是理不相咈戾故曰和○情之中節是從本性發來其不中節是感物欲而動須有戒懼工夫方存得未發之中須有謹獨工夫方有已發之和○問發時有中節不中節之分未發時還有分別否潛室陳氏曰既是未發更有何物可分但有渾然之理在中不曾倚著耳○蒙齋袁氏曰喜樂哀樂未發則渾然

在中及發則有中節不中節而惟中節者爲和○雙峯饒氏曰四者皆中節方謂之和譬之四時三時得宜一時失宜亦不得謂之和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說君子主敬之功見人心之於道不可離此說在人性情之德又見道之在人心本不可離也發而中節之和即是無過不及之中故周子曰中也者和也中節也天下之達道也達道即率性之道前言率性之道必自天命上說來此言達道必自大本說來體用一源非知道者孰能識之

致中和天地位焉萬物育焉

致推而極之也位者安其所也育者遂其生也自戒懼而約之以至於至靜之中無所偏倚而其守不失則極其中而天地位矣自謹獨而精之以至於應物之處無少差謬靡幼反

而無適不然則極其和而萬物育矣黃氏曰章句無所偏倚無少差謬是橫致其守不失無適不然是直致橫致如一箇物打迸了四圍恁地潔淨相似直致則是今日如此潔淨後日亦如此以至無頃刻不如此○雲峯胡氏曰章句精約之之只是釋一致字約之則存養之功益精密精之則省察之功益嚴至靜之中無少偏倚愈已是約之之至而其守不失所以約之之者愈至應物之處無少差謬已是精之之至而無適不然所以精之之者愈至此謂中和之致也○新安陳氏曰收斂近裏此貴乎約審察幾微貴乎精二字下得尤不苟○東陽許氏曰致中和是戒懼愼獨推行積累至乎極處則有天地位萬物育之效驗

蓋天地萬物本吾一體吾之心正致中則天地之心亦正矣天地位吾之氣順致和則天地之氣亦順矣天地氣順則萬物育故其效

驗至於如此此學問之極功聖人之能事初非有待於外不出吾性之外而脩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陳氏曰致中即天命之性致和即率性之道及天地位萬物育則修道之教亦在其中矣○雲峯胡氏曰致吾之中如何天地便位致吾之和如何萬物便育蓋以天地萬物本吾一體故也朱子此八字是從天命之性說來性一而已天地萬物與吾有二乎哉是其一體一用雖有動靜之殊然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則其實亦非有兩事也三山陳氏日體之立所以為用之行之地用之行所以為體之立之驗○新安陳氏曰體靜用動分言也體立而後用行合言也致中則必能致和中和體一理天地位則必萬物育位育一機非兩事也故於此合而言之以結上文之意問致中和

天地位萬物育與喜怒哀樂不相干朱子曰
世間何事不係在喜怒哀樂上且如人君喜
一人而賞之則千萬人勸怒一人而罰之則
千萬人懼以至哀矜鰥寡樂育人材這便是
萬物育以至君臣父子夫婦長幼相處相接
無不是這箇即這喜怒中節處便是實理流
行○問致中和天地位萬物育此以有位者
言如一箇之士如何得如此曰若致得一身
中和便充塞一身致得一家中和便充塞一
家若致得天下中和便充塞天下有此理便
有此事有此事便有此理如一日克復如何
便得天下歸仁爲有此理故也○問堯湯不
可謂不能致中和而亦有水旱之災曰經言
其常堯湯遇非常之變也大抵致中和自吾
一念之間培植推廣以至栽成輔相匡直輔
翼無一事之不盡方是至處○致中和天地
位焉萬物育焉便是形和氣和則天地之和
應○天地位萬物育便是栽成輔相以左右
民底工夫若不能致中和則山崩川渴者有
矣天地安得而位胎天失所者有矣萬物安

得兩育問如此則須專就人主身上說方有此工夫曰規模自是如此然人各須一箇地位去做不道人主致中和士大夫便不致中和○西山眞氏曰致中和之所以用功不過曰敬而已不睹不聞而戒懼靜時敬也謹獨動時敬也靜無不敬所以致中動無不敬所以致和自然天地位萬物育如洪範所謂肅乂哲謀聖而雨暘燠寒風之時若應之董仲舒所謂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百官正萬民而陰陽和風雨時諸福之物畢至皆是此理○雙峯饒氏曰致中和而能使天地位萬物育是有此理但所居位有高下則力之所至有廣狹如爲一家之主則能使一家之天地位萬物育爲一國之主則能使一國之天地位萬物育爲天下主則使天地位萬物育父父子子夫夫婦婦此一家之天地位也妻子臣妾人人各得其所此一家之萬物育也一國亦然極而至於天下然後天地位萬物育始充其量如孔子在當時雖不見位育極功然道明於萬世能使三綱五常終古不墜

是即位育之極功也○雲峯胡氏曰中和雖有體用動靜之殊然深觀其所從來則天地萬物之所以位育有不得而析者故曰必其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亦非有兩事也中庸一書本只言率性之道而必推原天命之性本只言時中之中而必推原未發之中皆謂體立而後用有以行也○新安陳氏曰由教而入之學者其於致中和位育之事業雖未敢遽望及此然學問志向之初亦所當考而以之爲標的也○東陽許氏曰位育以有位者言之固易曉若以無位者言之則一身一家皆各有天地萬物以一身言善心正氣順則自然睟面盎背動容周旋中禮是位育也以一家言以孝感而父母安以慈化而子孫順以弟友接而兄弟和以敬御而夫婦正以寬御而奴僕盡其職及一家之事莫不當理皆位育也但不如有位者所感大而全爾

右第一章子思述所傳之意以立言首明

道之本原出於天而不可易首三句其實體備於己而不可離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二句次言存養省悉井反察之要戒懼慎獨二節終言聖神功化之極中和位育三句○黃氏曰此章字數不多而義理本原功夫次第與夫效驗之大無不該備蓋欲學者於此反求諸身而自得之以去上聲夫音扶外誘之私而充其本然之善新安陳氏曰中之大本原於天命之性和之達道即率性之道也反求諸身身本有之自得之者即自得乎此也去外誘之私慎獨以遏人欲而已充本然之善致大本之中達道之和也楊氏時所謂一篇之體要是也陳氏曰此章乃子思總括一篇之義○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造聖道之閫奧

其首章子思子自著之格言也首三句祖述湯誥惟皇上帝降衷于下民若有恒性克綏厥猷惟后之言而推明性道教三字血脉貫通名義精當則實過之眞是發從古聖賢之所未發慎獨曾子雖嘗言之然只就意之動處言之耳前一截靜時工夫未之言也子思先就戒懼處言靜時之涵養方就慎獨處言動時之省察動靜相涵交致其力視曾子之言益加密焉亦本其所已發兩盡發其所未發也自古書中多言無過不及之中中之用耳子思則先言未發之中以見中之體後言時中之中以見中之用言未發之中本體淵深除中庸外他固罕見豈非亦發前古聖賢之所未發乎靜致其中動致其和極其功至於位天地育萬物參贊化育之大功其本原實自存養天理遏絶人欲者基之精乎大哉一章大指有本原有工夫有功用歷選聖賢之書無能肩之者聖師有此賢孫其有功於道統之傳萬世實不可磨云

其

下十章蓋子思引夫子之言以終此章之義雙峯饒氏曰首章論聖人傳道立教之原君子涵養性情之要以為一篇之綱領當為第一大節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

中庸者不偏不倚無過不及而平常之理陳氏曰中庸只是一箇道理所以不析開說乃天命所當然精微之極致也新安陳氏曰提掇篇首一句以為綱領乃天命所賦當然之理所謂極至之德也唯與惟通君子為能體之新安陳氏曰體之謂以身當而力行之如仁以為己任之意小人反是雲峯胡氏曰第二章以下十章皆述夫子之說獨此章與第三十章揭仲尼二字仲尼曰仲尼之言也所言者中庸也仲尼祖

述堯舜以下仲尼之行也所行者皆中庸也中和之論發於子思中庸之論本於仲尼然發而中節之和即是時中之中子思中和二字亦只是說仲尼一中字故曰中庸之中兼中和之義而章句必先曰不偏不倚而後曰無過不及可謂精矣

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

王肅本作小人之反中庸也程子亦以爲然今從之此是正解說上兩句○君子之所以爲中庸者以其有君子之德而又能隨時以處上聲中也小人之所以反中庸者以其有小人之心而又無所忌憚徒案反也程子曰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可以久則久

可以速則速此皆時也未嘗不合中故曰君子而時中君子之於中庸也無適而不中則其心與中庸無異體矣小人之於中庸無所忌憚則與戒慎恐懼者異矣是其所以反中庸也○朱子曰君子只是說箇好人時中只是說箇做得恰好底事○爲善者君子之德爲惡者小人之心君子而處不得中者有之小人而不至於無忌憚者亦有之○當看而字既是君子又要時中既是小人又無忌憚二字又字不用亦可但恐讀者不覺故特下此字要得分明○新安陳氏曰朱子蓋字就兩箇而字上咀嚼出意味來

蓋中無定體隨時而在是乃平常之理也

問何謂時中程子曰猶之過門不入在禹之世爲中也時而居陋巷則過門不入非中矣居於陋巷在顏子之時爲中也時而當過門不入則居於陋巷非中矣○朱子曰堯授舜舜授禹都是當其時合當如此做做得來恰好所謂中也中即平常也湯武亦然如當盛夏時須要飲冷衣葛隆冬

時須要飲湯重裘不如此便失其中便是差異矣○中庸之中本是無過不及之中大旨在時中上若推其本則自喜怒哀樂未發之中而爲時中之中未發之中是體時中之中是用中字兼中和言之○南軒張氏曰中字若統體看是渾然一理也○若散在事物上看事事物物各有正理存焉君子處之權其所宜悉得其理乃隨時以處中也○雙峯饒氏曰中庸之理卽率性之謂而天下之達道也惟君子爲能體之中庸之中只是時中如舜用中于民亦只是中之用問言中而不及庸何也曰庸不在中之外惟其隨時處中所以庸可常行而不可易也○東陽許氏曰旣曰隨時以處中而又曰時中隨時而在此隨時字舍兩意謂君子每應事之時各隨其事以處乎中是一日之間事事皆處乎中也又同此一事今日應之如此爲中他日應之乃如彼爲中凡一事各於時宜不同者處乎中也

君子知其在我故能戒謹不覩恐懼不聞而無

時不中小人不知有此則肆欲妄行而無所忌憚矣

蔡氏曰此章上二句孔子之言下四句乃子思釋孔子之言○三山潘氏曰君子致存養省察之功是以無時而不中小人放肆而無忌憚是以與中庸相反○新安陳氏曰前六句已正解此節文義明白此又推其本而以知此理為重如論語三畏章君子惟知天命故畏天命小人惟不知天命所以不畏也君子惟知此理在我故能戒懼以存養此中之體而隨時以裁處此中之用戒懼即畏天命也小人惟不知有此理所以縱肆人欲而無忌憚無忌與戒慎反無憚與恐懼反是即不知天命而不畏者也○魯齋許氏曰時有萬變事有萬殊而中無定體當此時則此為中於彼時則非中矣當此事則此為中於他事則非中矣是以君子戒慎恐懼存於未發之前察於既發之際大本立而達道行故堯舜湯武之征讓不同而同於中三仁之生死不同顏孟之語默不同其同於

中則一也明乎此則可論聖賢之時中矣

右第二章 此下十章皆論中庸以釋首章之義文雖不屬(音燭)而意實相承也變和言庸者游氏曰以性情言之則曰中和以德行(去聲)言之則曰中庸是也然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中庸之中兼已發未發二義○陳氏曰中和是分體用動靜相對說中庸是兼德性行事相合說○黃氏曰性情天生底德行人做底性情人人一般德行人人不同○雙峯饒氏曰中庸者道之準的古今聖賢所傳只是此理子思所作中庸亦只為發明此二字首章中和是性情之德而中庸之根本蓋特推其所自來耳游氏所謂德即性

情之德中和是也行即見諸行事者時中是也以中庸兼此二者而得名故曰中庸之中實兼中和之義然中和以性情言人心本然純粹之德也然中庸以事理言天下當然之則不可過亦不可不及理者也二者雖同此中理而所指各異故致中和者則欲其戒懼慎獨以涵養乎性情踐中庸者則欲其擇善固執以養求合乎事理二者內外交相養之道也此下十章是聖人立中庸使過者俯而就不肖者企而及乃變化氣質之方也○新安倪氏曰惟君子能因性情之自然而致中和是以能全德行之當然而踐中庸究其用功惟在主乎敬而已戒謹恐懼敬也擇善固執非主敬者能之乎君小人則全無主敬之功宜其無忌憚而反中庸也饒氏以中和中庸二者分析而論故今又以二者融貫而論之云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鮮能久矣鮮上聲下同

過則失中不及則未至故惟中庸之德爲至然亦人所同得初無難事但世教衰民不興行去聲故鮮能之今已久矣論語無能字

北溪陳氏曰至者天下之理無以加之謂○仁壽李氏曰自物則言之則過與不及皆不可以言至自未世言之則過乎則者必不及乎則者多學者試以事君之敬事父之孝與人交之信反已而自省焉則其至與否可見矣○雙峯饒氏曰此章言中庸之道非特小人反之而衆人亦鮮能之以起下章之意○格菴趙氏曰此章無之爲德也四字故下句有能字意論語是夫子本文此是子思櫽括○雲峯胡氏曰此比論語添一能字惟民氣質偏故鮮能知能行仍須看下章許多能字方見子思之意鮮能知味是不能知者不能期月守是

不能知不能行者中庸不可能非義精仁熟者不能
知不能行惟聖者能之是專言聖人知之盡
仁之至故獨能知能行至於人一能之己百
之人十能之己千之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
雖柔必剛是愚者本不能知能百倍其功則
能知柔者本不能行能百倍其功則能行後
面至誠能盡其性是能知之盡能行之至唯
至聖為能聰明睿知是能知能寬裕溫柔以
下是能行惟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是
能行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孰能知之又說
能知看許多能字則子思
此章添一能字固有旨哉

右第三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過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賢者過之不肖者不及也 知者之知去聲

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雲峯胡氏曰只是一道字首章釋道也者曰道者事物當然之理皆性之德而具於心為下文不可須臾離而言也此章釋道字曰道者天理之當然中而已矣為下文過不及而言也然事物當然之理即是天理之當然性之德而具於心亦中而已矣特具於心者是不偏不倚之中此是無過不及之中章句錙銖不差也知愚賢不肖之過不及則生稟之異而失其中也知者知之過既以道為不足行愚者不及知又不知所以行此道之所以常不行也賢者行之過既以道為不足知不肖者不及行又不求所以知此道之所以常不明也三山陳氏曰世之高明洞達識見絕人者其持論常高其視薄物細

故若浼焉則必不屑為中庸之行如老佛之
徒本知者也求以達理而反滅人類非過乎
至於昏迷淺陋之人則又蔽於一曲而暗於
天理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行道世之刺
意厲行勇於有為者其操行常高其視流俗
污世若將浼焉則必不復求於中庸之理如
晨門荷蓧之徒本賢者也果於潔身而反亂
大倫非過乎至於闒茸卑污之人則又安於
故常而溺於物欲是又不及矣二者皆不能
明道○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明小人
所以反中庸與衆人所以鮮能中庸者皆以
氣質之有偏以起下六章之意然專以過不
及為言似言中而不及庸蓋中即所以為庸
非有二也或問愚者不及知此中不肖者不
及行此中費隱章又云夫婦之愚不肖可以
與知能行何也曰彼以夫婦之事言此以道
之全體言問賢合屬行知合屬明夫子却交
互說者何故曰如此則人皆曉得夫子何以
曰我知之矣緣天下人皆不知此夫子所以
有此歎行不是說人去行道是說道自流行

於天下明不是說人自知此道是說道自著明於天下人多差看了須要見得知行相因○新安王氏曰自世俗觀之過與不及自道言之其不合於中庸則一也○雲峯胡氏曰此章分道之不行不明而下章即舜之知言道之所以行即回之賢言道之所以明之兼後面欲說知仁勇此章爲此三者發端而言知者知之過以道爲不足行不仁也賢者行之過以道爲不足知不智也愚不肖者安於不及不能勉而進不知勇也○東陽許氏曰道不行者知之過與不及道不明者行之過與不及是固然矣然下乃結之曰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是又總於知蓋二者皆欠眞知爾若眞知理義之極至則賢者固無過知者亦必篤於行不徒知之而已矣

人莫不飲食也鮮能知味也

道不可離人自不察朱子曰以飲食譬日用味譬理是以有

過不及之弊三山陳氏曰道曷嘗離人哉特百姓日用而不知耳○晏氏曰知者專於明道或怠於行道賢者專於行道或忽於明道鮮能知味以喻不賢不能知道既不能明安能行乎泰專言知味以見明道爲先惟不明故不行也○新安陳氏曰道不可離又提此句以爲頭腦人自不察如飲食而不知味是以有過不及之弊又繳上前一節去知者氣清而質欠粹故知之過而行不及賢者質粹而氣欠清故行之過而知不及也

右第四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音扶

由不明故不行雙峯饒氏曰此章承上章鮮能知味之知而言道由不明所以不行

右第五章　此章承上章而擧其不行

之端以起下章之意三山陳氏曰此一句自為一章子思取夫子之言比而從之蓋承上章以起下章之義若曰道不遠人猶日用飲食也由而不知故鮮能知味耳惟其不知是以不行故以道其不行之言繼之蓋所以承上章之義也必如下章舜之事則知而行矣蓋又所以起下章之義○雲峯胡氏曰前章民鮮能是兼知行言鮮能知味是指知而言此章道其不行又指行而言

子曰舜其大知也與舜好問而好察邇言隱惡而揚善執其兩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為舜乎知去聲與平聲好去聲

舜之所以為大知者以其不自用而取諸人

也朱子曰舜本自知又能合天下之知為一人之知而不自用其知此其知之所以愈大也若只據一已所有便有窮盡邇言者淺近之言猶必察焉其無遺善可知朱子曰雖淺近言語莫不有至理寓焉人之所忽而舜好察之非洞見道體無精粗差別不能然也孟子曰自耕稼陶漁以至為帝無非取諸人者又曰聞一善言見一善行若決江河沛然莫之能禦此皆好察邇言之實也伊川先生曰造道深後雖聞常人言語莫非至理然於其言之未善者則隱而不宣其善者則播而不匿其廣大光明又如此則人孰不樂音洛告以善哉朱子曰言之善者播揚之不善者隱匿之則善者愈樂告以善而不善者亦無所愧而不惜言也求善之心廣大光明如此人安得不盡言來告而吾亦安得不盡聞人之言乎○新安陳氏曰隱惡見

其廣大能容揚善見其光明不蔽兩端謂衆論不同之極致蓋凡物皆有兩端如小大厚薄之類於善之中又執其兩端而量度徒洛反以取中然後用之則其擇之審而行之至矣然非在我之權度精切不差何以與音預此此知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行也朱子曰執其兩端而用其中如天下事一箇人說東一箇說西自家便把東西來斟酌看中在那裏○兩端只是箇起止二字猶云起這頭至那頭也自極厚以至極薄極大以至極小極重以至極輕於此厚薄大小輕重之中擇其說之是者而用之乃所謂中若但以極厚極薄為兩端而中摺其中間以為中則是子莫執中矣中間如何見得便是中蓋極厚者說是則用極厚之說極薄者說

是則用極薄之說厚薄之中說是則用厚薄
之中之說輕重大小莫不皆然蓋惟其說之
是者用之不是察其兩端不用兩但取兩頭
之中者用之也且如有功當賞或說合賞萬
金或說合賞千金或說百金或說十金萬金
至厚十金至薄也則執其兩端自至厚至至
薄兩精權其厚薄之中合賞萬金便賞萬金
合賞十金也只得賞十金合賞千金百金皆
然若但去兩頭只取中間則這頭重那頭輕
這頭偏多那頭偏少是乃所謂不中矣或日
孔子所謂兩端與此同否日竭其兩端是自
精至粗自大至小自上至下都與他說無一
毫之不盡執兩端是取之於人者自精至粗
自大至小總括以盡無一善之或遺又問所
謂衆論不同都是善一邊底日惡底已自隱
而不宣了○葉氏日兩端非如世俗說是非
善惡之兩端乃是事已是兩不非已善而非
惡已皆當為之事自斯道之不明往往以是
非善惡為兩端兩執其中則半是半非半善
半惡之論與君子不必為十分君子小人不

必為十分小人乃鄉原賊德之尤者也可不辨哉○雙峯饒氏曰中無定體隨時而在如萃之時用大牲吉則中在那極厚處如損之時二簋可用享則中在那極薄處他可類推執是執其言用亦是用其言執其兩端則有以見其寬弘博大兼總衆善而無遺用其中則有以見其精密詳審極於至當而無偏○黃氏曰因道之不行起於知者之過愚者之不及故必知如大舜而後可以望斯道之行○雲峯胡氏曰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下章回之仁子路之勇皆學者事大舜之知自是聖人事姑借以為言耳故章句於回與由則曰擇曰守於舜則曰擇之審而行之至不以守言也然此章正是學者用力之始正當以聖人自期擇之審舜之精也行之至舜之一也此所以為舜之中也顏淵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此章言舜而下章言回學者正好將顏淵之語以通看二章云

右第六章 此章言知之事

子曰人皆曰予知驅而納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擇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予知之知去聲罟音古擭胡化反阱才性反辟避同期居之反

罟網也擭機檻也陷阱坑坎也皆所以掩取禽獸者也格庵趙氏曰此譬禍機所伏擇乎中庸辨別彼列反衆理以求所謂中庸即上章好去聲問用中之事也期月匝作答反一月也新安陳氏曰匝周也期年是周一年期月是周一月言知禍而不知辟以況能擇而不能守皆不得為知也仁壽李氏曰中不可不擇又不可不守擇而不守終非已物能擇能守然後可以言知夫子嘗因仁以言知矣曰擇不處仁焉得知擇而

不履謂之知不可也孟子嘗因仁義以言知矣曰知之實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知而去之謂之知不可也夫子之所謂履孟子之所謂弗去中庸之所謂守其義一也○雙峯饒氏曰知屬貞貞者正而固正固二字方訓得貞字知得雖是正了仍舊要固守所以說貞者事之幹又曰分而言之則擇固謂之知然能擇而不能守亦不得謂之知此章雖引起下章仁能守之說然仍舊重在知字○新安陳氏曰此章如詩之有興借上一事譬喻以引起下一事也

右第七章 承上章大知而言又舉不明之端以起下章也

雲峯胡氏曰此章兩人字蓋借知禍而不知辟之人以況能擇而不能守之人也上章言舜聖人下章言回賢人此章兩人字衆人也上章舜能擇為知起下章回能守為仁此章結上章之所謂

知起下章之所謂仁

子曰回之爲人也擇乎中庸得一善則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回孔子弟子顏淵名拳拳奉持之貌服猶著陟略切也膺胷也奉持而著之心胷之間言能守也顏子蓋真知之故能擇能守如此此行之所以無過不及而道之所以明也程子曰大凡於道擇之則在乎知守之則在乎仁斷之則在乎勇○朱子曰舜大知章是行底意多回擇中章是知底意多用其中者舜也擇乎中庸得一善拳拳服膺而不失者顏子也夫顏子之學所以求為舜者亦在乎精擇而敬守之耳蓋擇之不精則中不可得守不以敬則雖

欲其一日而有諸已且將不能尚何用之可致哉○雙峯饒氏曰每得一善則著之心胷之間而不失不是只守一善亦不是著意去守這一兩善○黃氏曰道之不明起於賢者之過不肖者之不及故必賢如顔子而後可以望斯道之明○雲峯胡氏曰舜達而在上擇乎中庸而用之民聖人之道所以行也顔淵窮而在下擇乎中庸而不失於已聖人之學所以傳也子思以回繼舜之後其意深矣

右第八章 新安陳氏曰此章言仁之事擇中庸知之意弗失勇之意也

子曰天下國家可均也爵祿可辭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均平治也三者亦知仁勇之事天下之至難也 陳氏曰可均似知可辭似仁可蹈似勇 然皆倚於一偏故資

之近而力能勉者皆足以能之至於中庸雖若易去聲下同能天下之至難也以下元本云然不必其合於中庸則質之近似者皆能以力為之若中庸則雖不必皆如三者之難然非義精仁熟而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也三者難而易中庸易而難此民之所以鮮上聲能也

朱子曰中庸便是三者之間非是別有一箇道理只於三者做得恰好處便是中庸○三者亦就知仁勇上說來蓋賢者過之之事只是就其所長處著力做去而不擇乎中庸耳○三者也是知仁勇之事只是不合中庸若合中庸便盡得知仁勇○問中庸如何不可能曰只是說中庸之難行急些子便過慢些子便不及所以難也○北溪陳氏曰三者似知仁勇然亦不必泥說知仁勇大意只謂國家至大難治也而資稟明敏者能均之爵祿人所好難却也

而資禀廉潔者能辭之白刃人所畏難犯也而資禀勇敢者能蹈之是三者雖難而皆可以力為至於中庸乃天命人心之當然不可以資禀勉強力為之須是學問篤至到那義精仁熟真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方能盡得此所以若易而實難也○雲峯胡氏曰即論語中如管仲一匡天下是天下國家可均也如晨門荷蓧之徒是爵祿可辭也如召忽死子糾之難是白刃可蹈也然夫子則以為民鮮能於中庸久矣蓋深嘆夫中庸之不可能也饒氏謂章句言義精仁熟似欠勇字意竊謂擇之審者義精也行之至者仁熟也不賴勇而裕如者也學者於義必精之於仁必熟之便是知仁中之勇故章句於此釋中庸之不可能曰非義精仁熟無一毫人欲之私者不能及於下章言勇處則曰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者不能擇而守之反復細玩朱子之意可見矣

右第九章　亦承上章以起下章

子路問強

子路孔子弟子仲由也子路好去聲勇故問強

子曰南方之強與北方之強與抑而強與與平聲

抑語辭而汝也新安王氏曰夫子嘗患不得中行而與之師堂堂曾皙嘐嘐子路行行皆不合乎中庸夫子於門人一言一藥如子路者嘗以好勇過我儆之以兼人抑之以不得其死戒之以死而無悔責之然其習氣融釋不盡以強為問則行行之勇猶在也夫子是以設三端問之○新安陳氏曰汝之強謂學者之強也下文四強哉矯照應結束此句

寬柔以教不報無道南方之強也君子居之

寬柔以教謂含容巽順以誨人之不及也不

報無道謂橫去聲逆之來直受之而不報也南方風氣柔弱故以含忍之力勝人為強君子之道也朱子曰此雖未是理義之強然近理也人能寬柔以教不報無道亦是箇好人故為君子之事○三山陳氏曰既曰寬柔何強之云蓋守其氣質而不變是亦強也○雲峯胡氏曰此君子是泛說下文君子和而不流是說成德之君子如論語首章不亦君子乎是說成德後章君子不重則不威是泛說也

衽金革死而不厭北方之強也而強者居之

衽而審反席也金戈兵之屬革甲冑直又反之屬衽金革如云枕戈○三山陳氏曰臥席曰衽○倪氏曰衽衣衽也金鐵也革皮也聯鐵為鎧甲被之於身如衣衿然故曰衽北方風氣剛勁故以果敢

之力勝人為強強者之事也雙峯饒氏曰陽剛陰柔理之常也而南方風氣反柔弱北方風氣反剛勁何
也蓋陽體剛而用柔陰體柔而用強如坤至
柔而動也剛便見得陰體柔而用剛矣某說
風便是用了陽主發生故其用柔陰主肅殺
故其用剛也問一味含忍何以為強曰固是
含忍然却以此勝人所謂柔能勝剛也此亦
未是中道若是中道則無道當報亦只著報
所謂以直報怨是也○雲峯胡氏曰南北之
強固皆非中然以勝人為勝猶不失為君子
之道以果敢勝人不過為強者之事道與事
二字下得有輕重然南方豈無果敢者北方
豈無含忍者亦不過舉其方風氣之大槩而言
耳要之氣質之用小學問之功大南北之強
氣質之偏也下文四者之強學問之正所以
變化其氣
質者也

故君子和而不流強哉矯中立而不倚強哉矯

國有道不變塞焉強哉矯國無道至死不變強哉矯

此四者汝之所當強也新安陳氏曰此乃君子之事中庸之道是汝之所當強應抑而強與一句矯舉小反強貌詩曰矯矯虎臣是也詩泮水篇云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虎臣在泮獻馘傳云矯矯武貌○朱子曰強哉矯矯贊歎之辭倚偏著直略反也塞悉則反未達也國有道不變未達之所守國無道不變平生之所守也此則所謂中庸之不可能者非有以自勝其人欲之私不能擇而守也君子之強孰大於是陳氏曰此君子指成德之君子與前泛言君子

居之者不同

夫子以是告子路者所以抑其氣血之剛而進之以德義之勇也

朱子曰和便易流若是中便自不倚何必又說不倚蓋柔弱底中立則必欹倒若能中立而不倚方見硬健問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夷惠正是如此曰是問惠和而不流甚分明夷如何是中立不倚處曰如文王善養老他便來歸及武王伐紂他又自不從而去只此便是他中立不倚處○人多有所倚靠如倚於勇倚於智皆是中道而立初縱無倚把捉不住久處畢竟又靠取一偏此所以要硬在中立而無所倚也○問此四者勇之事必如此乃能擇中庸而守之乎曰此乃能擇後工夫大智之人無俟乎守只是安行賢者能擇能守無俟乎強勇至此樣資質人則能擇能守後須用如此自勝方能徹頭徹尾不失○陳氏曰和則易至於流和光同塵易太軟而流蕩和而不流方謂之強中立在無所依倚弱則易至倒東墜西惟剛勁底

人則能獨立於中而無所倚也國有道達而在上則不變未達時所守是富貴不能淫國無道窮而在下守死而不變平生所守是貧賤不能移威武不能屈○雙峯饒氏曰四者亦有次第一件難似一件中立不倚難於和而不流國有道不變塞又難於上二者國無道至死不變即所謂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此是最難處南北方之強皆是氣之偏處是要勝人下面君子之強是能自勝其氣質之偏○雲峯胡氏曰流字倚字變字皆與強字相反不流不倚不變三不字有骨力是之謂自強南北以勝人為強其強也固於風氣之中君子以自勝為強其強也純乎義理而出乎風氣之外此變化氣質之功所以為大也

右第十章 此章言勇之事

子曰素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弗為之矣

素按漢書當作索山客反蓋字之誤也前漢藝文志孔子索隱行怪後世有述焉吾不為之矣顏師古曰索隱求索隱暗之事索隱行

怪言深求隱僻之理而過為詭古委切異之行去聲也朱子曰深求隱僻如戰國鄒衍推五德之事後漢讖緯之書便是○三山陳氏曰詭異之行如荀子所謂苟難者於陵仲子申屠狄尾生之徒是也○格菴趙氏曰深求隱僻之理是求知乎人之所不能知過為詭異之行是求行乎人之所不能行然以

其足以欺世而盜名故後世或有稱述之者

此知之過而不擇乎善行之過而不用其中

不當強而強者也聖人豈為之哉朱子曰索隱是知者過之行怪是賢者過之

君子遵道而行半塗而廢吾弗能已矣

遵道而行則能擇乎善矣半塗而廢則力之不足也此其知雖足以及之而行有不逮當強而不強者也雙峯饒氏曰此智足以擇乎中庸而仁不足以守之蓋君子而未仁者也冉求自謂說夫子之道而力有不足正夫子之所謂畫者○雲峯胡氏曰此君子亦是泛說下文君子依乎中庸方是說成德已止也聖人於此非勉焉而不敢廢蓋至誠無息自有所不能止也問半塗而廢可謂知及之而仁不能守朱子曰只為他知處不親切故守不得不曾安穩所以半道而廢若大智之人一下知了千了萬當所謂吾弗能已者只是見到了自住不得耳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唯聖者能之

不爲索隱行怪則依乎中庸而已不能半塗而廢是以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也程子曰索隱行怪是過者也半塗而廢是不及者也不見知不悔是中者也○朱子曰此兩句結上文意依乎中庸便是吾弗爲之意遯世不見知而不悔便是吾弗能已之意○陳氏曰不見知而或悔則將半塗而廢矣此中庸之成德知去聲之盡仁之至不賴勇而裕如者正吾夫子之事而猶不自居也故曰唯與惟通後倣此聖者能之而已雙峯饒氏曰既曰君子依乎中庸又曰唯聖者能之何也蓋言君子之依乎中庸未見其爲難遯世不見

知而不悔方是難處故曰唯聖者能之聖人德盛禮恭雖處既聖之地未嘗有自聖之心也○蔡氏曰此再辨知仁勇而總結之索隱之知非君子之知行怪之行非君子之仁半塗而廢非君子之勇君子之知仁勇則依乎中庸遯世不見知而不悔者是也○雲峯胡氏曰第五章為知仁勇開端則言知者賢者之過愚者不肖者之不及此章結之則言聖者之中庸首尾相應如此兼之前此說鮮能不能不可能此則結之曰唯聖者能之又以見中庸非終不可能也夫子不為於彼便自不能已於此即此弗能已處便見非夫子不能○新安陳氏曰依乎中庸知仁兼盡不見知而不悔不待勇而自裕如也

右第十一章　子思所引夫子之言以明首章之義者止此蓋此篇大旨以知(去聲下同)仁勇三達德為入道之門故於篇

首即以大舜顏淵子路之事明之舜知也顏淵仁也子路勇也三者廢其一則無以造七到反道而成德矣餘見形甸反篇

二十章

三山潘氏曰中庸之道至精至微非知者不足以知之至公至正非仁者不足以體之其為道也非須臾可離非一蹴可到故唯勇者然後有以自強而不息焉大抵知仁勇三者皆此性之德也中庸之道即率性之謂者也非有是德則無以體是道○雲峯胡氏曰自第二章至此大要欲人由知仁勇以合乎中知則能知此中仁則能體此中勇則能勉而進於此中然夫子於舜之知讚之也於回之仁許之也於由之勇抑而進之也○雙峯饒氏曰以上十章論道以中庸為主而氣質有過不及之偏當為第二大節

君子之道費而隱 費符味反

費用之廣也 雲峯胡氏曰費字當讀作費用之費芳味反說文散財用也

隱體之微也 朱子曰道者兼體用該費隱而言也費是道之用隱是道之所以然而不見處○或說形而下者為費形而上者為隱曰形而下者甚廣其形而上者實行乎其間而無物不具無處不有故曰費就其中形而上者有非視聽所及故曰隱○陳氏曰此章就費隱上說中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雙峯饒氏曰首章由體以推用故先中而後和此章由用以推體故先費而後隱蓋中間十章極論君子中庸之事皆道之用故也○新安陳氏曰斯道廣大之用昭著於可見而其體藏於用之中者則隱微而不可見

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

所不知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猶有所憾故君子語大天下莫能載焉語小天下莫能破焉與去聲

君子之道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其大無外其小無內可謂費矣然其理之所以然則隱而莫之見也

朱子曰莫能載是無外莫能破是無內如物有至小而可破作兩者是中著得一物在吾曰無內則是至小更不容破了○勿軒熊氏曰此章有大小費隱四字大處有費隱小處亦有費隱○新安陳氏曰全段皆是說費在不言之表而不可見者為隱蓋可知

可能者道中之一事及其至而聖人不知不能則舉全體而言聖人固有所不能盡也朱子曰人多以至為道之精妙處若是精妙處有所不知不能便與庸人無異何足為聖人這至只是道之盡處不知不能是沒緊要底事他大本大根處元無欠缺只是古今事變禮樂制度便也須學○夫婦之與知能行是一萬分中有一分聖人不知不能是萬分中欠一分○陳氏曰可知可能道中之一事是就日用間一事上論如事親事長之類○東陽許氏曰聖人不能不知行非就一事上說是就萬事上說如孔子不如農圃及百工技藝細瑣之事聖人豈盡知盡能若君子之所當務者則聖人必知得徹行得極

侯氏曰聖人所不知如孔子問禮問官之類家語觀周篇孔子謂南宮敬叔曰吾聞老聃博古知今則吾師也今將往矣敬叔與俱至周問禮於老聃

○左傳昭公十七年秋郯子來朝公與之宴昭子問焉曰少昊氏鳥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昔者黃帝氏以雲紀故爲雲師而雲名炎帝氏以火紀故爲火師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紀故爲水師而水名太皥氏以龍紀故爲龍師而龍名我高祖少昊摯之立也鳳鳥適至故紀於鳥爲鳥師而鳥名自顓頊以來不能紀遠乃紀於近爲民師而命以民事則不能故也仲尼聞之見於郯子而學之既而告人曰吾聞之天子失官學在四夷猶信

所不能如孔子不得位堯舜病博施之去聲類問以孔子不得位爲聖人所不能祿位壽乃在天者聖人如何能必得朱子曰中庸明說大德必得其位孔子有大德而不得其位如何不是不能愚謂人所憾胡暗反於天地如覆敷救反蓋也後凡當釋爲覆蓋之義者並同載生成之偏及寒暑災祥之不得其正者朱子曰道

無所不在無窮無盡聖人亦做不盡天地亦做不盡此是此章緊要意思○雙峯饒氏曰此章就夫婦所知所能而推之以至於天地之大章先語小而後語大也大哉聖人之道章發育萬物峻極于天而歛歸禮儀三百威儀三千先語大而後語小也○新安陳氏曰天覆而生物地載而成物以天地之無私而生成之物或有偏而不均者當寒而寒當暑而暑作善降祥作不善降災正也乃有當寒而不寒當暑而不暑善而不祥不善而不災者是不得其正也是皆人所不能無憾於天地者

詩云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言其上下察也鳶余專反

詩大雅旱麓音鹿之篇鳶鴟處脂反類戾至也察著也雙峯饒氏曰察是自然昭著便是誠之不可揜子思引此詩以明化育流行上下昭著莫非此理之用所謂

費也然其所以然者則非見聞所及所謂隱也問鳶飛魚躍必氣使之然朱子曰所以飛所以躍者理也氣便載得許多理出來若不就鳶飛魚躍上看如何見得此理問程子云若說鳶上面更有天在說魚下面更有地在是如何先生黙然微誦曰天有四時春秋冬夏風雨霜露無非教也地載神氣神氣風霆風霆流形庶物露生無非教也便覺有竦動人處○鳶飛可見魚躍亦可見而所以飛所以躍果何物也○鳶飛魚躍費也必有一箇什麽物事使得它如此此便是隱○問許多都說費處却不說隱處所謂隱者只在費中否曰惟是不說乃所以見得隱在其中舊來多將聖人不知不能處做隱說覺得下面都說不去且如鳶飛天魚躍淵亦何嘗隱來○鳶飛魚躍無非道體之所在猶言動容周旋無非至理出入語黙無非妙道言其上下察也此一句只是解上面察者著也言其昭著徧滿於天地之間非察察之察詩中之意

本不為此中庸借此兩句形容道體○事地
察天地明察與此上下察察乎天地皆明著
之意○三山陳氏曰有一物必有一理有已
然者必有所以然者鳶則天而不能淵魚則
淵而不能天此其用也已然者也是必有所
以然者以為之體然體之隱初不離於用之
顯也○溫陵陳氏曰中庸之道只在日用之
間而不可他求雖曰日用之間而有至微至
隱者存焉亦猶鳶魚之飛躍皆在目前初不
離性分之內○潛室陳氏曰凡說道之費處
其體之隱則在其中矣故不言隱非於費之
外別有所謂隱也使有隱可見有隱可言則
非體用一源顯微無間矣○雙峯饒氏曰此
兩句引得妙若以人来證也證不得若引植
物來證也證不得蓋人有知識植物又不動
須以動物證之且如鳶魚何嘗有知識但飛
則必戾天躍則必于淵自然如此又不是人
教他要必有使之然者須於此默而識之○
問子思如何獨舉鳶魚而言蛟峯方氏曰只
且提起一二以示人天下萬物皆如此何獨

鳶魚○雲峯胡氏曰中庸言道字皆自率性之道說來費用之廣也是說率性之道隱體之微也是說天命之性纔說費隱即在其中纔說率性之道天命之性即在其中非有二也故近自夫婦居室之間遠而至於聖人天地之所不能盡而道無不在即朱子所謂天下無性外之物而性無不在者也饒氏謂無性外之物是萬物統體一太極性無不在是一物各具一太極是也性無不在費也而性之所以爲性則隱也如鳶率鳶之性必飛魚率魚之性必躍於此見物物有自然之天物物有天命之性首章言天命之性率性之道自第二章以至第十章無非率性之道亦無非因其天命之性也天地間無非是此性之著見處造端乎夫婦則是盡性之始事朱子曰幽暗之中衽席之上或褻而慢之則天命有所不行非知性命之理者不足與語此○新安陳氏曰鳶飛魚躍天機自動鳶飛天見此理之著於上魚躍淵見此理之著於下詩人此二句興體也本以興君子之作成人才

也子思引之借以言此理之昭著非與也亦非比喻也理無形體於有形體之物上見得無形體之理偶引詩以鳶魚二物指言之耳捨鳶魚而言固不可泥鳶魚而言亦不可充滿天地無一物不可見此理之昭著如程子於子在川上章論道體言日往月來寒往暑來水流物生皆道體之顯然者是也此察字實對首句隱字體之隱者於此物上昭著出來則隱而不可見者於此著察而可見矣然其所以然之妙則終非見聞所及雖察也而實隱也

故程子曰此一節子思喫緊居忍反為去聲人處活潑潑潑普活反地讀者其致思焉朱子曰喫緊為人處是要人就此瞥地便見箇天理全體活只是不滯於一偶○潛室陳氏曰大要不欲人去昏默窈冥中求道理處處平平會得時多少分明快活○問如何是喫緊為人處雙峯饒氏曰以道體示人也觀鳶魚而知道之費而隱猶觀川流而知道體之不息○雲峯

胡氏曰道體每於動處見本自活潑潑地聖賢教人每欲人於動處用功亦是活潑潑地鳶飛魚躍道之自然本無一毫私意勿忘勿助學者體道之自然亦著不得一毫私意○新安陳氏曰章句引程子說蓋前面已說得文意分曉了恐人只容易讀過故引此語使讀者更加涵泳又恐枝葉太繁則本根漸遠故引而不發使學者於此致思焉

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婦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結上文 朱子曰君臣父子人倫日用間無所不該特舉夫婦而言以見其尤切近處○夫婦人倫之至親至密者也人之所為蓋有不可以告其父兄而悉以告其妻者人事之至近而道行乎其間非知幾謹獨之君子其孰能體之○新安陳氏曰總結上文謂君子之道始乎夫婦居室之間及其極至則昭著乎天高地下之大造端夫婦結夫婦與知能行及語小莫能破數句察乎天地結聖人不能知不能行及語大莫能載包到鳶魚上下

察處該括盡矣人苟知道造端乎夫婦則見道之不可離而男女居室之間有不敢忽者矣

右第十二章子思之言蓋以申明首章道不可離之意也其下八章雜引孔子之言以明之雙峯饒氏曰始言中和以見此道管攝於吾心次言中庸以見此道著見於事物此言費隱以見此道充塞乎天地知道之管攝於吾心則存養省察之功不可以不盡故以戒懼謹獨言之知道之著見於事物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加故以知仁勇言之知道之充塞乎天地則致知力行之功不可以不周故自違道不遠以極於達孝又曰費隱是申道不可離之意然道不可須臾離是無時不然君子之道費而隱是無物不有無時不然故德欲其久無物不有故業欲其廣德欲

其久故敬以直內之功由動而靜由靜而動不可有須臾間斷戒謹不睹恐懼不聞而慎獨是也業欲其廣故義以方外之功自近而遠若小若大不可毫髮放過造端夫婦至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也○此章論道之費隱小大以爲下七章之綱領

子曰道不遠人人之爲道而遠人不可以爲道

道者率性而已固衆人之所能知能行者也故常不遠於人若爲道者厭其卑近以爲不足爲而反務爲高遠難行之事則非所以爲道矣 朱子曰此三句是一章之綱下面三節只是解此三句然緊要處又在道不遠人一句人之爲道之爲如爲仁由己之爲不可以爲道如克己復禮爲仁之爲○黃氏曰

率性之謂道道何嘗遠人此人字兼人已而言自已觀之便具此道自人觀之人亦具此道也又曰此指為道之人已身而言已之身便具此道又豈可遠此身以為道○陳氏曰此道常昭著於日用人事之間初無高遠難行之事若欲離人事而求之高遠便非所以為道如老莊言道在太極先之類無非高遠此三句語脉猶道不可離可離非道之謂○雙峯饒氏曰道不遠人以道言也人之為道而遠人不可以為道以學道者言也遠人之人是指衆人人之為道之人是指為道之人○雲峯胡氏曰上章言性無不在其廣大也如此章言率性只在人倫日用之間其篤實也又如此○東陽許氏曰人之為道而遠人此為字重猶言行道不可以為道此為字輕猶言謂之道

詩云伐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故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睨研計反

詩豳悲巾反風伐柯音哥之篇柯斧柄則法也睨邪視也言人執柯伐木以為柯者彼柯長短之法在此柯耳然猶有彼此之別彼列反下同故伐者視之猶以為遠也若以人治人則所以為人之道各在當去聲人之身初無彼此之別故君子之治人也即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其人能改即止不治蓋責之以其所能知能行非欲其遠人以為道也張子所謂以衆人望人則易去聲從是也程子曰執柯伐柯其則不遠人猶以為遠君子之道本諸身發諸心豈遠乎哉道初不遠於人之身人之為道而不近求之於

其身尚何所為道故有伐柯睨視之譬知道之不遠人則人與已本均有也故以人治人○朱子曰緊要處全在道不遠人一句言人人本自有許多道理只是不曾依得這道理却做從不是道理處去如人之孝他本有此孝他却不曾行得這孝却亂行從不孝處去君子治之非是別討箇孝去治他只是與他說你這箇不是你本有此孝却如何錯行從不孝處去其人能改即是孝矣不是將別人底道理治他我但因其自有者還以治之而已及我自治其身亦不是將他人底道理來治我亦只是將我自有底道理自治我之身而已所以說執柯伐柯其則不遠執柯以伐柯不用更別去討法則只那手中所執者便是則然執柯以伐柯睨而視之猶以為遠若此箇道理人人具有纔要做底便是初無彼此之別故中庸一書初間便說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只是說人人各具此箇道理無有不是故耳從上頭說下來只是此意○君子以人治人改而止如水本東流失其道而

西流從西邊遮障得歸来東邊便了○陳氏曰能改即止不以高遠難行底責他只把他
能知能行底去治他○蒙齋袁氏曰不曰我治人而曰以人治人我亦人耳道不離吾身
亦不離各人之身吾有此則人亦有此則以則取則天則自然非彼柯假此柯之比也人
有過焉能改則止若責人已甚違天則矣故曰忠恕違道不遠○潛室陳氏曰衆人即天
生烝民凡厥庶民之謂只將他共有底道理治他乃天理人倫之類若以蠢蠢昏昏者為
衆人非張子意○雲峯胡氏曰衆人同此性即同此當然之則以衆人望人不敢遽以聖
人責人也章句分三節皆提起不遠人以為道一句第一節言以人治人皆欲其不遠人
以為道第二節言已之施於人者不遠人以為道第三節言雖聖人所以責之已者亦不
遠人以為道也○東陽許氏曰柯有彼此之異尚猶是遠道在人身而不可離又非彼柯之
比故教者只消就衆人自身所有之道而治之耳行道者不假外求治人者無可外加

忠恕違道不遠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盡已之心為忠推已及人為恕違去也如春秋傳去聲齊師違穀七里之違言自此至彼相去不遠非背音佩而去之之謂也左傳哀公二十七年晋荀瑶帥師伐鄭次于桐丘鄭駟弘請於齊乃救鄭及留舒齊地違穀七里穀人不知及濮水名智伯聞之乃還曰我卜伐鄭不卜伐齊智伯智襄子也即荀瑶道即其不遠人者是也此章以道不遠人為綱領故章句節節提掇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朱子曰忠者盡已之心無少偽妄只是盡自家之心不要有一毫不盡須是十分盡得方始是盡若七分盡得三分未盡也是不忠恕者推已及物各得所欲知得我是要恁地想人亦要恁地而今不

可不教他恁地三反五折便是推己及物○問此只是恕如何作忠恕說曰忠恕兩箇離不得方忠時未見得恕及至恕時忠行乎其問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非忠者不能也○北溪陳氏曰忠是就心說是盡己之心無不真實者恕是就待人接物處說只是推己心之真實者以及人物而已○東陽許氏曰行道之方惟在忠恕自此行之則可至中庸之道故曰違道不遠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推己之恕也然非忠爲本則亦無可推者矣蓋忠以心之全體言恕就每事上言所接之事萬有不同皆自此心而推然應一事時盡己之心推之則心之全體却又只在此故恕非忠無以本忠非恕不能行二者相須欠一不可所以經以施諸己兩句總言忠恕而章句亦曰施諸己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忠恕之事也

以己之心度徒洛反人之心未嘗不同則道之不遠於人者可見故己之所不欲則

勿以施於人亦不遠人以爲道之事 黃氏曰此即已之身而得待人之道待人之道不必遠求不過推已以及人而已 張子所謂以愛已之心愛人則盡仁是也 問論語中庸言忠恕不同 朱子曰盡已推已此言違道不遠是也是學者事忠恕工夫到底只如此曾子取此以明聖人一貫之理耳若聖人之忠恕只說得誠字與仁字盡字推字用不得若學者則須推故程子曰以已及物仁也推已及物恕也違道不遠是也自是兩端說此只說下學而上達是子思掠下教人處論語則曰一以貫之又曰勿者禁止之辭豈非學者事論語分明言夫子之道豈非聖人事○問到得忠恕已是道如何云違道不遠曰仁是道忠恕正是學者下工夫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子思之說正是工夫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却不是恁地曾子只是借這箇說維天之命於穆不已乾道變化各正性命便是天之忠

恕純亦不已萬物各得其所便是聖人之忠恕施諸已而不願亦勿施於人便是學者之忠恕○凡人責人處急責已處緩愛已則急愛人則緩若拽轉頭來便自道理流行○潛室陳氏曰此因恕而言仁耳恕是求仁之事推愛已之心以愛人恕者之事也以愛已之心愛人仁者之事也忠恕違道不遠轉一過即仁矣故張子以仁言○雙峯饒氏曰道是天理仁忠恕是人事天理不遠於人事故曰不遠人人事盡則可以至天理故曰忠恕違道不遠其理甚明

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所求乎弟以事兄未能也所求乎朋友先施之未能也庸德之行庸言之謹有所不足不敢不勉有餘不敢盡

言顧行行顧言君子胡不慥慥爾子臣弟友四字絕句

求猶責也道不遠人凡己之所以責人者皆道之所當然也故反之以自責而自脩焉黄氏曰此即人之身而得治己之道治己之道初不難見觀其責人者而已庸平常也行者踐其實謹者擇其可德不足而勉則行益力言有餘而訒忍也難也則謹益至謹之至則言顧行去聲行顧言行之行同矣行之力則行顧言矣慥慥篤實貌言君子之言行如此豈不慥慥乎贊美之也凡此皆不遠人以為道之事

三山陳氏曰人之言常有餘行常不足言顧行則言之有餘者將自損行顧言則行之不

足者將自勉此章語若雜出而意脉貫通反復於人已之間者詳盡明切而有序其歸不過致謹於言行以盡其實耳

張子所謂以責人之心責已則盡道是也

朱子曰未能一焉固是謙辭然亦可見聖人之心有未嘗滿處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每常人責子必欲其孝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父者曾孝否乎以我責子之心而反推已之所以事父此便是則也所求乎臣以事君未能也常人責臣必欲其忠於我然不知我之所以事君者盡忠否乎以我責臣之心而反之於我則其則在此矣又曰事父未能須要如舜之事父方盡得子之道事君未能須要如周公之事君方盡得臣之道若有一毫不盡便是道理有所欠缺便非子與臣之道矣無不是如此只緣道理當然自是住不得○南軒張氏曰此章大意謂道雖不遠人而其至則聖人亦有所不能而實亦不遠於人故君子只於言行上篤實做工夫此乃實下手處○格庵趙

氏曰我之所望於人者即我所當自盡之則
不是將他人道理來治我蓋以所得於天之所
同然者而自治其身耳○雙峯饒氏曰施諸
已而不願二句是恕之事君子道四一節是
忠之事所以為恕之本者也忠為恕之本先
論勿施於人而後反之以責其所以盡已者
語意尤有力大學自明明德於天下而反推
之至於誠意致知中庸自獲上治民而反推
之至於誠身明善皆此意○朱氏伸曰言未
能者欲先盡已也能盡乎已則恕可推矣○
雲峯胡氏曰論語說忠恕是曾子借此二字
形容聖人至妙處此則是子思就此二字說
歸聖道至實處推愛已之心愛人推已及物
之恕也而忠即行乎其間不以責人之心責已
豈已自盡之忠也而恕則不外乎此君臣父
子兄弟朋友之倫人人性分之所固有者而
日丘未能一焉亦曰吾之反求諸已未能如
其所以責人者爾學者之心常如聖人以為
未能則必深體而力行之惟恐庸言之不謹
而言未能顧其行惟恐庸德之未行而行未

能顧其言此皆盡己之心而恕之本也饒氏謂夫子責己以勉人前四語是責己庸德以下是勉人

右第十三章　道不遠人者夫婦所能丘未能一者聖人所不能皆費也而其所以然者則至隱存焉下章放此上聲與倣同

此雙峯饒氏曰此章實承上章上章說道如此費恐人以闊遠求道故此章說道不遠人上章以費隱明道之體用而此章以忠恕違道不遠繼之以明學者入道之方蓋即夫子告曾子以一貫而曾子告門人以忠恕之意也意子思得其傳於曾子而於此發明之歟○新安陳氏曰丘未能一固聖人謙辭然實足以見聖人愈至而愈不自至之誠如朱子所謂必如舜之事父周公之事君

方為盡道語其極誠聖人所不敢自以為能也

君子素其位而行不願乎其外

素猶見形甸反下同在也如今人言素来之意言君子但因見在所居之位而為其所當為無慕乎其外之心也此二句一章之綱下文分應之

素富貴行乎富貴素貧賤行乎貧賤素夷狄行乎夷狄素患難行乎患難君子無入而不自得焉難去聲

此言素其位而行也北溪陳氏曰素富貴行乎富貴如舜之被袗衣鼓琴若固有之是也素貧賤行乎貧賤如舜之飯糗茹草若將終身是也行乎夷狄如孔

子欲居九夷曰何陋之有是也行乎患難如孔子曰天未喪斯文匡人其如予何是也蓋君子無所往而不自得惟爲吾之所當爲而已○雙峯饒氏曰四者之中只有富貴是順境三者皆逆境問上四言四事下文在上位以下只說富貴貧賤如何曰人之處世不富以貴則貧賤如夷狄患難不常有之素夷狄謂適然陷於夷狄如蘇武洪忠宣事問入字是入四者之中否曰入字闊上四者特擧其槩隨其所在而樂存焉○倪氏曰順居一逆居三以見人必有不經憂患者君子居易俟命以能視順逆爲一也

在上位不陵下在下位不援上正己而不求於人則無怨上不怨天下不尤人 援平聲

此言不願乎其外也 陳氏曰吾居上位則不陵忽乎下吾居下位則不攀援於上惟反自責於己初無求取於人之心自然無怨蓋有責望於天而不副所望

則怨天有求取於人而人不我應則尤人君子無責望於天之心無求取於人之意又何怨尤之有此處見君子胷中多少灑落明瑩真如光風霽月無一點私累

故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險以徼幸易去聲易平地也易與險對居易素位而行也俟命不願乎外也問君子居易俟命與大易樂天知命者相似否潛室陳氏曰居易俟命學者事樂天知命聖人事○格菴趙氏曰君子胷中平易所居而安素位而行也富貴貧賤惟聽天之所命不願乎外也徼堅堯反求也幸謂所不當得而得者朱子曰言強生意智取所不當得○朱氏伸曰易者中庸也俟命者待其分之所當得故無怨尤險者反中庸也徼幸者求其理之所不當得故多怨尤

子曰射有似乎君子失諸正鵠反求諸其身正音

征鵠工毒反

畫胡卦反布曰正棲皮曰鵠皆侯之中射之的也詩傳侯張布而射之者也正設的於侯中而射之者也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鵠賓射則張布侯而設正○雙峯饒氏曰正乃是鳥字小而飛最疾最難射所以取為的鵠取革置於中正則畫於布以為的子思引此孔子之言以結上文之意陳氏曰射有不中只是自責如君子行有不得反求諸已蓋以證上文正已而不求於人是亦不願乎其外之意也

右第十四章子思之言也凡章首無子曰字者放此雙峯饒氏曰上章道不遠人是就身上說此章素位而行是就位上說此身放開一步說位是此身所居之地猶未甚遠下章

言行遠登高卑近可以至於高遠迤邐拔開去

君子之道辟如行遠必自邇辟如登高必自卑

辟譬同新安陳氏曰承上章言道無不在而進道則有序以君子之道提起言凡君子之道皆當如此也

詩曰妻子好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和樂且耽宜爾室家樂爾妻帑好去聲耽詩作湛亦音耽樂音洛

詩小雅常棣之篇鼓瑟琴和也翕亦合也耽亦樂也帑與孥通子孫也

子曰父母其順矣乎

夫子誦此詩而贊之曰人能和於妻子宜於

兄弟如此則父母其安樂音洛之矣子思引詩及此語以明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三山陳氏日行遠自邇登高自卑凡君子之道其推行之序皆然引詩以明之特舉一事而言耳○雙峯饒氏曰行遠自邇登高自卑說得闊只引詩來形容却是切惟妻子好合如鼓瑟琴故能宜爾室家惟兄弟既翕和樂且耽故能樂爾妻孥室家宜妻孥樂皆下面事父母順是上面事欲上面順須下面和始得即行遠自邇登高自卑之意○新安陳氏曰兄弟妻子之間日用常行之事道無不在不可忽其為卑近雖高遠實自於此堯舜之道孝弟而已一正此意也子思引詩及夫子贊詩語蓋偶指一事而言非以自邇自卑之義為止於此詩所云而已也

右第十五章雙峯饒氏曰自道不遠入而下至此凡三章皆近裏就實

學者所當用功○東陽許氏曰此章專言行道必自近始未有目前日用細微處不合道而於遠大之事能合道者也君子之道其理勢必當如此故於貴隱之後十三章先言修已治人必恕以行之而謹其庸德庸言次十四章則言正已不求於外此章則言自近及遠是言凡行道皆當如是也引詩本是比喻說然於道中言治家則次序又如此

子曰鬼神之爲德其盛矣乎

程子曰鬼神天地之功用而造化之迹也朱子曰功用只是論發見者如寒來暑往日往月來春生夏長皆是○風雨霜露日月晝夜此鬼神之迹也○造化之妙不可得而見於其氣之往來屈伸者足以見之微鬼神則造化無迹矣問何謂迹曰鬼神是天地間造化只是二氣屈伸往來神是陽鬼是陰往者屈來

者伸便有箇迹恁地○北溪陳氏曰造化之迹以陰陽流行著見於天地間者言之

張子曰鬼神者二氣之良能也 朱子曰良能是說往來屈伸乃理之自然非有安排措置二氣則陰陽良能是其靈處○鬼神論來只是陰陽屈伸之氣謂之陰陽亦可也然必謂之鬼神者以其良能功用而言也○屈伸往來是二氣自然能如此一伸去便生許多物事一屈來便無了一物便是良能功用便是陰陽往來○雙峯饒氏曰造化之迹指其屈伸者而言二氣良能指其能屈能伸者而言程子只說他屈伸之迹不說他靈處張子說得精

愚謂以二氣言則鬼者陰之靈也神者陽之靈也 朱子曰二氣謂陰陽對待各有所屬如氣之呼吸者爲魂魂則神也而屬乎陽耳目口鼻之類爲魄魄即鬼也而屬乎陰○北溪陳氏曰靈只是自然屈伸往來恁地活爾

以一氣言則至而伸者爲

神反而歸者為鬼其實一物而已張子曰物之初生氣日至而滋息物生既盈氣日反而遊散至之謂神以其伸也反之謂鬼以其歸也天地不窮寒暑耳衆動不窮屈伸耳鬼神之實不越乎二端而已矣○朱子曰二氣之分實一氣之運以二氣言陰之靈為鬼陽之靈為神以一氣言則方伸之氣亦有伸有屈其方伸者神之神其既伸者神之鬼既屈之氣亦有屈有伸其既屈者鬼之鬼其來格者鬼之神○天地間如消底是鬼息底是神生底是神死底是鬼四時春夏為神秋冬為鬼人之語為神黙為鬼動為神靜為鬼呼為神吸為鬼○新安陳氏曰二氣以陰陽之對待者言一氣以陰陽之流行者言**為德猶言性情功効**朱子曰性情乃鬼神之情狀能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便是功効○視不見聽不聞是性情體物而不可遺是功効○性情便是二氣之良能功効便是天地之功用人須是於良能功用上認取

其德鬼神之德言鬼神實然之理○蛟峯方氏曰性情言其體功効言其用易曰鬼神之情狀情即性情狀即功効也鬼神生長斂藏是孰使之然是他性情如此若生而成春長而成夏斂而成秋藏而成冬便是鬼神之功効

視之而弗見聽之而弗聞體物而不可遺

鬼神無形與聲然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新安陳氏曰陰陽之合為物之始陰陽之散為物之終**是其為物之體而物之所不能遺也其言體物猶易所謂幹事**問體物而不可遺朱子曰只是這一箇氣入毫釐絲忽裏去也是這陰陽包羅天地也是這陰陽有是理便有是氣有是氣便有是理無非實者○天下豈有一物不以此為體天地之升降日月之盈縮萬物之消息變化無一非鬼神之所為者是

以鬼神雖無形聲而遍體乎萬物之中物莫能遺也○此三句指鬼神之德而言視不見聽不聞無形聲臭味之可聞可見也然却體物而不遺則甚昭然而不可揜也所謂體物者固非先有是物而後體之亦非有體之者而後有是物萬物之體即鬼神之德猶云即氣而不可離也可離則無物矣所謂不可遺者猶云無闕遺滲漏蓋常自洋洋生活不間乎晦明代謝也物之聚散始終無非二氣之往來伸屈是鬼神之德為物之體而無物能遺之也○不見不聞此正指隱處如前後章只舉費以明隱○雙峯饒氏曰前章詳於費而不及隱引而不發之意也此章推隱而達於費以發前章未發之意也然弗見弗聞已是以形容其隱矣而復以體物而不可遺言者明隱非空無之謂也故下文言微之顯而復以誠之不可揜申之明隱之所以不能不費者正以其實理之不可揜故也又曰道是形而上者鬼神是形而下者此章即鬼神之費隱以明道之費隱言觀鬼神之體至隱而

其用至費如此則道之用所以至費者豈非有至隱以爲之體乎○朱氏伸曰視弗見聽弗聞德之微也體物不可遺德之顯也○新安陳氏曰鬼神爲物之體故此曰體物猶貞爲事之幹故乾卦文言曰貞固足以幹事張子曰天體物而不遺猶仁體事而無不在也味其語意可互相發明

使天下之人齊明盛服以承祭祀洋洋乎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齊側皆反

齊音齋下其齊同之爲言齊也所以齊不齊而致其齊也出禮記祭統篇謂齊其不齊之思慮以極致其齊也明猶潔也明潔其心○陳氏曰齊明是肅於內盛服是肅於外內外交致之功也洋洋流動充滿之意能使人畏敬奉承而發見形甸反下同

昭著如此乃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

問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似不是感格意思是自然如此朱子曰固是然亦須自家有以感之始得○雙峯饒氏曰使天下之人使字最好看見得他靈處○陳氏曰承祭祀如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大夫祭五祀士祭其先之類隨所當祭者誠敬以集自家精神則彼之精神亦集便洋洋流動充滿如神在焉○新安陳氏曰此章自體物而不可遺以上所說鬼神所包甚闊凡天地造化日月風雨霜露雷霆四時寒暑晝夜潮水消長草木生落人生血氣盛衰萬物生死無非鬼神自使人齊明以下方是就無所不包之鬼神中提出人所當祭祀之鬼神來說見得鬼神隨祭而隨在流動充滿昭著發見無所不在所謂體物而不可遺者豈不可驗之於此哉○東陽許氏曰如在上如在左右此是於祭祀時見體物不可遺處所以章句言乃其體物不可遺之驗○前以天地造化二氣一氣言是言鬼神

之全後所謂彖祭祀者如天神地祇人鬼及諸祀亦皆鬼神却是從全體中指出祭祀者使人因此識其大者**孔子曰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音熏**蒿悽愴**初亮反**此百物之精也神之著也**禮記祭義篇孔子答宰我問鬼神之語**正謂此爾**朱子曰鬼神之露光景是昭明其氣蒸上感觸人者是焄蒿使人精神凛然竦然如漢書所謂神君至其風颯然之意是悽愴○問鬼神章首尾皆主二氣屈伸往來而言而中間洋洋如在其上乃引其氣發揚于上為昭明焄蒿悽愴此乃人物之死氣似與前後意不合何也曰死便是屈感召得來便是伸祖宗氣只存在子孫身上祭祀時只是這氣便自然又伸自家極其誠敬肅然如在其上便是甚物那得不是伸此便是神之著也

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度待洛反射音亦詩

作斁

詩大雅抑之篇格来也矧況也射厭也言厭怠而不敬也思語辭陳氏曰言神明之來視不見聽不聞皆不可得而測度矧可厭斁而不敬乎

夫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夫音扶

誠者真實無妄之謂此誠字指鬼神之實理而言陰陽合散無非實者故其發見之不可揜如此延平李氏曰中庸發明微顯之理於承祭祀時為言者只謂於此時鬼神之理昭然易見令學者有入頭處爾○朱子曰鬼神只是氣之屈伸其德則天命之實理所謂誠也○鬼神主乎氣為物之體物主乎形待氣而生蓋鬼神是氣之精英所謂誠之不可掩者誠實也言鬼神

是實有者也屈是實屈伸是實伸合散無非實者實故其發見昭昭不可掩如此○上下章恁地說忽挿一段鬼神洋洋如在其上如在其左右在這裏也是鳶飛魚躍意思所以末梢只說微之顯誠之不可掩如此夫○陳氏曰此理雖隱微而甚顯以陰陽之往來屈伸皆是真實而無妄所以發見之不可揜如此詩云三句視弗見聽弗聞意微之顯誠之不可揜說如在上在左右意○雙峯饒氏曰中庸誠之一字方見於此蓋爲自此以後言誠張本也後章誠字即此章誠字但此章誠字是費之所以然處以理言也後章誠字是以貫衆費而有諸已處以德言也皆所謂隱也○雲峯胡氏曰誠者中庸一書之樞紐而首於此章見之漢儒皆不識誠字宋李邦直始謂不欺之謂誠徐仲車謂不息之謂誠至子程子始曰無妄之謂誠子朱子又加以真實二字誠之說盡矣六經言誠自商書始書但言鬼神享人之誠而中庸直言鬼神之誠其旨微矣鬼神者造化陰陽之氣誠者即造化

陰陽之理也實有是理則實有是氣其體甚
微其用甚顯視不見聽不聞微也前之所謂
隱也體物而不可遺顯也前之所謂費也前
言君子之道以人道言此言鬼神之德以天
道言人道其用也故先言用之費而體之隱
者即在費之中天道其體也故先言體之微
而用之顯者亦不出乎微之外言固各有當
也體物而不可遺章句以為體物猶易所謂
幹事木非幹不立築非幹易傾幹字釋體字
最有力此非是指鬼神之顯處以示人之齊
明盛服鬼神未嘗使之而若有使之者洋洋
如在鬼神精爽直與人之齊明相接章句謂
此即其體物而不可遺之驗也蓋前此所謂
鬼神無所不包此又就無所不包之中提出
當祭祀之鬼神來說是又指鬼神之最顯處
示人然此其顯也必有所以顯者末斷之曰
微之顯誠之不可揜如此夫鬼神無聲無形
於天下之物如之何其體之於天下之人又
如之何其使之顯然一至誠之不可揜如此
也凡物之終始莫非陰陽合散之所為而陰

陽合散莫非真實無妄之理後世以此理不明
有瀆鬼神於佛老而競為淫祀以徼福者一
何怪誕不經至此哉嗚呼使天下後世而皆
知天命之性則知佛氏之空者非性矣皆知
率性之道則知老氏之無者非道矣皆知鬼
神之誠則知後世淫祀之幻妄者非誠矣朱
子以為憂之也深而慮之也遠信哉○新安
陳氏曰末二句又該貫上章首五句去雖因
祭祀而發不止為祭祀言也視弗見聽弗聞
鬼神之妙雖無形而難知其為體物而不可
遺則顯著而可見微字與誠字對顯字與不
可揜對自其妙言之曰微自其實言之曰誠
鬼神之德誠而已矣實有是理故實有是陰
陽之氣實有是氣則實有是鬼神其所以為
物之體而不可遺其所以洋洋如在之發見
顯著而不可揜者無非以其實故也鬼神之
德豈有出於
誠之外者哉

右第十六章 不見不聞隱也體物如

在則亦費矣此前三章以其費之小者而言此後三章以其費之大者而言此一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胡氏曰此前三章說費之小處言日用之間道無不在此後三章說費之大處言道之至近而放乎至遠中間此一章以鬼神之微顯明道之費隱而包大小之義所以發上章未發之蘊而貫前後六章之指且為下文諸章之論誠者張本也○新安陳氏曰前章非小也以後章校之則前章之身位與家比後章之大關天下萬世則為小耳包大小者體物而不可遺總而言之所該甚大即一物言之亦鬼神實為之體玆非小歟以承祭祀天子祭天地大也士庶所祭亦是祭祀又非小歟

子曰舜其大孝也與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

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與平聲

子孫謂虞思陳胡公之屬舜子孫不止乎此故以之屬二字該之○左傳哀公元年夏后少康逃奔有虞虞思於是妻去聲之以二姚二女也姚虞姓而邑諸綸邑名有田一成方十里有衆一旅五百人○襄公二十五年日子產之言昔虞閼父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賴其利器用也與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庸用也元女武王之長女也胡公閼父之子滿也而封諸陳以備三恪用封夏殷二王後又封舜後皆以示敬而已故謂之三恪則我周之自出至于今是賴○西山真氏曰舜以聖德居尊位其福祿上及宗廟下延子孫所以為大孝舜所知孝而已祿位名壽天實命之非舜有心得之也○宣氏日書孟子論舜之孝言孝之始指事親之實也中庸言孝之終發明其功用之大也○新安陳氏曰孟子稱舜為大孝以親底豫天下化言此稱

舜為大孝以德為聖人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言何也常人使人稱願然曰幸哉有子如此尚謂之孝舜德為聖人而能尊富饗保如此豈不可為大孝乎

故大德必得其位必得其祿必得其名必得其壽

舜年百有十歲書舜典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死○問大德者必得位祿名壽乃理之常然獨孔子有德而不得位祿與壽惟得聖人之名耳此乃氣數之變仁山金氏曰此所謂聖人所不能也然為教無窮而萬世享之子孫保之此又大德必得之驗也

故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而篤焉故栽者培之傾者覆之

材質也篤厚也栽植也氣至而滋息為培氣反而游散則覆

朱子曰因其材而篤焉是因其材而加厚○物若扶植種在土中自然生氣湊泊他若已傾倒則生氣無所附著從何處來相接如人疾病若自有生氣則藥力之氣依之而生氣滋長若已危殆則生氣流散而不復相湊矣○永嘉薛氏曰天人之應至難言也而聖賢常若有可必之論曰積善之家必有餘慶積不善之家必有餘殃今曰大德而謂之必得其位必得其祿與名壽聖賢何若是為必然之論而亦豈能盡取必於天哉天之生物必因其材質而加厚焉其本固者雨露必滋培之其本傾者風雨必顛覆之其培之也非恩之也其覆之也非害之也皆理之必然者也○新安陳氏曰以理言則必然以數言則或不必然理者其常而數者其變也

詩曰嘉樂君子憲憲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

保佑命之自天申之

詩大雅假樂音洛之篇假當依此作嘉憲當依詩作顯申重去聲也雙峯饒氏曰栽培傾覆只將天之生物嚮天之眷聖人嘉樂君子憲憲令德便是栽受祿保佑申之便是培○東陽許氏曰可嘉可樂之君子其令善之德顯顯昭著宜於人民故受天之祿而為天下之主既受天祿矣而天又保之佑之命之申之其所以反覆眷顧之者如此又重明上文大德必得四者之一節也

故大德者必受命

受命者受天命為天子也問舜之大德受命正是為善受福中庸却言天之生物栽培傾覆何也朱子曰只是一理此亦非有物使之然但物之生時自節節長將去恰似有物扶持他及其衰也則自節節消磨將去恰似有物推倒他理自如

此惟我有受福之理故天既佑之又申之董仲舒曰為政而宜於民固當受祿于天他說得自有意思○陳氏曰孔子德與舜同而名位祿壽乃與舜反何也蓋有舜之德而必得其應者理之常有孔子之德而不得其應者理之不得其常也大抵聖人之生實關天地大數天地之氣自伏羲至堯舜正是長盛時節堯舜稟氣清明故為聖人又得氣之高厚所以得位得祿又得氣之長遠所以得壽周衰以至春秋天地之大氣數已微雖孔子亦稟氣清明本根已栽植然適當氣數之衰雖培壅之而不可得所以不得祿位僅得中壽蓋理之不得其常也○雲峯胡氏曰前言父毋之順在於宜兄弟樂妻孥不過目前之事費之小者也此言孝之大在於宗廟饗子孫保則極其流澤之遠費之大者也前言費之小則曰居易以俟命學者事也此言費之大則曰大德必受命聖人事也栽者培之是言有德者天必厚其福可為居易者勸傾者覆之是言不德者天必厚其毒可為行險者戒

矣所引詩事爲栽者培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必者決然之辭必得其位至必受命六必字皆是常理之必然者此一句總結上文意○東陽許氏曰自舜其大孝至子孫保之一節言舜之事實自故大德至必得其壽一節泛言理之必然自故天之生物至覆之一節言善惡之應所必至後引詩又證有德之應如此故以大德者必受命結之

右第十七章　此由庸行去聲之常孝也推之以極其至新安陳氏曰大孝也德爲聖人以下皆是推極其至見道之用廣也而其所以然者則爲體微矣後二章亦此意

子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乎以王季爲父以武王爲子父作之子述之

此言文王之事書言王季其勤王家蓋其所作亦積功累魯水反仁之事也海陵胡氏曰舜禹父則瞽鯀堯舜子則朱均所以惟文王為無憂○兼山郭氏曰憂勤者文王也無憂者後人之言文王也○雲峯胡氏曰文王父作子述人倫之常也舜之父子人倫之變也舜惟順於父母可以解憂此所以曰無憂者其惟文王也

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壹戎衣而有天下身不失天下之顯名尊為天子富有四海之內宗廟饗之子孫保之大音泰下同

此言武王之事纘作管反繼也大王王季之父也書云大王肇基王迹詩云至于大王實始

翦商書武成篇王若曰嗚呼羣后惟先王建邦啓土公劉克篤前烈至于大王肇基王迹王季其勤王家○詩閟宮篇后稷之孫實維大王居岐之陽實始翦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屆于牧之野**緒業也戎衣甲冑之屬壹戎衣武成文言壹著**陟略反**戎衣以伐紂也**問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與必得其名須有些等級不同朱子曰看来也是有些異如堯舜與湯武真箇争分數有等級只看聖人說謂韶盡美矣又盡善也謂武盡美矣未盡善也處便見○三山陳氏曰周家之業自大王遷岐從如歸市是時人心天意已有為王之基武王一擾戎衣以有天下此蓋天命人心之極不得而辭者○蔡氏曰大王雖未有翦商之志然大王始得民心王業之成實基於此○問孔子於舜言必得其名於武王言身不失天下之顯名語意似有斟酌雙峯饒氏曰反之不若性之之純征伐不若揖遜之順

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斯禮也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祭以士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祭以大夫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父母之喪無貴賤一也 追王之王去聲

此言周公之事末猶老也追王蓋推文武之意以及乎王迹之所起也 新安陳氏曰蓋者疑辭以意推之觀武成稱大王王季文王可見矣 先公組音祖紺古暗反以上至后稷也 史記周本紀后稷別姓姬氏后稷卒子不窋立不窋卒子鞠陶立鞠陶卒子公

劉立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豳慶節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毀隃立毀隃卒子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亞圉立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組紺即公叔祖類乃大王之父也

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又推大王王季之意以及於無窮也

問組紺以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禮所謂葬以士祭以大夫之義朱子曰然周禮祀先王以衮冕祀先公以鷩冕則祀先公依舊止用諸侯之禮鷩冕諸侯之服但乃是天子祭先公之禮耳蓋不敢以天子之服臨其先公鷩冕旒玉與諸侯不同天子之旒十二玉雖諸侯同是七旒但天子七旒十二玉諸侯七旒七玉耳○新安陳氏曰無窮謂自大王以上及乎前無窮盡直至於后稷也

制爲禮法以及天下使葬用死者之爵祭用生者之祿喪服自期居反之以下

新安陳氏曰上言葬祭禮此言喪服禮

諸侯絶大夫降而父母之喪上下同之推己以及人也

朱子曰夏商而上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周又添得許多貴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絶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絶不降姊妹姪在諸侯者亦不絶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未有許多降殺貴貴底禮數凡此皆天下之大經前世所未備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為定制更不可易○陳氏曰周公推文武王王季之意追尊其先王先公又設為禮法通行於天下所謂推己以及人也此章言文武周公能盡中庸之道○山陰陸氏曰經不言追王文王者以上言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之意文王與焉故也○新安王氏曰追王之禮夏商未有武王晚而受命初定天下追王及於文考至周公因文王之孝武王之志追王上及大王王季不言武王追

王者禮制定於周公故也大王以上追王不及而武成稱后稷為先王蓋史官删潤之辭然追王止於三王而祀用天子之禮則上及先公蓋喪從死者祭從生者天下之達禮也父為大夫子為士葬以大夫而祭以士非貶也父為士子為大夫葬以士而祭以大夫非僭也武王為天子則祭先公用天子之禮其義當然祭禮殺於下而上致其隆喪禮詳於下而上有所略若夫父母之喪則自天子至於庶人賤無加隆貴無降殺孟子所謂三代共之者也○潛室陳氏曰伸情於父母獨三年之喪上達於天子其他各有限節等衰不可盡伸也○雲峯胡氏曰周家自大王以至周公世世脩德古所無也周公追王之禮特以義起古所無也所以中庸特表而出之此段須看章句推字與及字周公推文武之意以及大王王季於是始行追王之禮又推大王之意以及組紺以至后稷於是祀以天子之禮又推此及諸侯大夫士庶人使各得以行喪祭之禮孝心上下融徹禮制上下通行

此周公所以謂之達孝也此章之末數達字所以有下章之首一達字○新安陳氏曰三年之喪自庶人上達於天子蓋以子於父母喪服無貴賤之分一而已末二句只是申明上二句父母之喪即三年之喪朱子謂中庸之意只是主父母而言未必及其他者也

右第十八章

子曰武王周公其達孝矣乎

達通也承上章而言武王周公之孝乃天下之人通謂之孝猶孟子之言達尊也 西山真氏曰人君以光祖宗遺後嗣為孝舜之孝如天之無不可名故曰大武王周公之孝天下稱之無異辭故曰達○江陵項氏曰舜為人道之極萬世仰之不可加也周為王制備萬世由之不能易也○此蓋古之盡倫盡制者故舉以為訓也○雙峯饒氏曰達孝是承上章三達以

字而言言其孝不特施之家又能達之天下如斯而禮達乎諸侯大夫及士庶人是自上達下期之喪至達乎天子是自下達上能推吾愛親之心而制為喪祭之禮以通乎上下使人人得致其孝故謂之達孝如所謂上德教加於百姓刑于四海此天子之孝是也

夫孝者善繼人之志善述人之事者也

上章言武王纘大王王季文王之緒以有天下而周公成文武之德以追崇其先祖此繼志述事之大者也下文又以其所制祭祀之禮通于上下者言之西山真氏曰當持守而持守固繼述也當變通而變通亦繼述也○新安陳氏曰祖父有欲為之志而未為子孫善繼其志而成就之祖父有已為之事而可法子孫善因其事而遵述之

春秋脩其祖廟陳其宗器設其裳衣薦其時食

祖廟天子七諸侯五大夫三適音的士二官師一廟禮記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太祖之廟而五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此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若上士則二廟庶人祭於寢○祭法適士二廟一壇曰考廟曰王考廟享嘗乃止顯考無廟官師一廟曰考廟王考無廟○問官師一廟得祭父母而不及祖無乃不盡人情耶朱子曰位卑則流澤淺其理自然如此又問今士庶人家亦祭三代却是違禮曰雖祭三代却無廟亦不可謂之僭古所謂廟體面甚大皆具門堂寢室非如今人但以一室為之○官師謂諸有司之長止及禰却於禰廟併祭祖適士二廟祭祖祭禰皆不及高曾大夫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大夫亦有始封之君如魯季氏則公子友仲孫氏則公子慶父

叔孫氏則公子牙是也王制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諸侯大夫士降殺以兩而祭法又有適士二官師一廟之文大抵士無太祖而皆及其祖考也○新安陳氏曰先王先公有廟有祧廟則有司脩除祧則守祧黝堊此脩其祖廟也

宗器先世所藏之重器若周之赤刀大訓天球音求河圖之屬也書顧命越玉五重陳寶赤刀大訓弘璧琬琰在西序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赤刀赤刀削也武王誅紂時以赤為飾大訓三皇三帝之書訓誥亦在焉文武之訓亦曰大訓天球鳴球玉磬也河圖伏羲時龍馬負圖出於河

裳衣先祖之遺衣服祭則設之以授尸也授尸使神依焉時食四時之食各有其物如春行羔豚膳膏香之類是也周禮天官冢宰庖人凡用禽獸春行羔豚膳膏香夏行腒鱐膳膏臊行猶用也

腒音渠乾雉也鱐音搜乾魚也膴犬膏治腒鱐以犬膏也秋行犢麛膳膏腥冬行鱻羽膳膏羶犢牛子麛音迷鹿子腥雞膏鱻音鮮魚也羽鴈也羶羊脂也又禮記內則篇亦云○格菴趙氏曰四時之食各有其物以奉人者薦神蓋以生事之也羔稚羊豚稚豕嫩而肥故春用之香謂牛膏也調膳之物各以物之所便而和之○朱氏伸曰此以下併前章論喪葬之禮脩道之教也

宗廟之禮所以序昭穆也序爵所以辨貴賤也序事所以辨賢也旅酬下為上所以逮賤也燕毛所以序齒也昭如字為去聲

宗廟之次左為昭右為穆而子孫亦以為序有事於太廟則子姓兄弟羣昭羣穆咸在而

不失其倫焉格庵趙氏曰左昭右穆者死者之昭穆也羣昭羣穆者生者之昭穆也宗廟之禮非特序死者之昭穆亦所以序生者之昭穆○新安陳氏曰王制所謂三昭三穆昭在左左為陽昭者陽明之義穆在右右為陰穆者陰幽之義以周言之書於文王曰穆考文王詩於武王曰率見昭考父穆則子昭父昭則子穆也子孫亦以為序祭統所謂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是也爵公侯卿大夫也事宗祝有司之職事也新安陳氏曰宗宗伯宗人之屬祝大祝小祝也並見周禮祭祀以任職事為賢次序與祭之職事所以辨其人之賢也旅衆也酬導飲也旅酬之禮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觶音至飲器也於其長上聲下同而衆相酬祭將畢時行衆相酬之禮蓋宗廟之中以有事為榮故逮及賤者使亦得

以中其敬也朱子曰旅酬禮下為上交勸先一人如鄉吏之屬升觶或二人舉觶獻賓賓不飲却以獻執事執事一人受之以獻於長以次獻至于沃盥者所謂逮賤也○問酬導飲也曰主人酌以獻賓賓酌主人曰酢主人又自飲而復飲賓曰酬其主人又自飲者是人導賓使飲也賓受之奠於席前至旅而後舉主導人飲二杯賓只飲一杯疑後世所謂主人倍食於賓者此也燕毛祭畢而燕則以毛髮之色別彼列反長幼為坐次也齒年數也雲峯胡氏曰序爵所以貴貴賤者宜在所略旅酬下為上賤者亦得以伸其敬矣序事所以賢賢老者若在所簡燕毛則於老者獨加敬矣禮意周悉如此亦通乎上下而言也○新安陳氏曰辨貴賤以爵序也辨賢以德序也序齒以齒序也逮賤尊以三爵亦見於祭禮中者如此○東陽許氏曰祭畢而燕今不知其儀亦於楚茨之詩見其大義云皇尸載起神保聿歸然後言諸

父兄弟備言燕私下章曰樂具入奏說者謂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祭時之樂皆入奏於寢也所謂燕禮其可知之彷彿若此○宗廟之禮一節五事禮意至爲周密序昭穆旣明同姓之尊卑序爵是合同姓異姓之貴賤蓋皆指助祭陪位者而言至於序賢則分別羣臣之賢否廟中奔走執事必擇德行之優威儀之美趨事之純熟者爲之賢者旣有事則不賢者亦自能勸雖然旣以有事爲榮則事不及之者豈不有恥則又有序爵以安其心執事者旣榮無事有爵而在列者及賤而後於廟中者皆得與旅酬至此賢不賢皆是禮之所逮然此合同姓異姓而通言至祭禮已畢尸旣出異姓之臣皆退獨燕同姓是親親之禮又厚於踈遠者見制禮之意文理密察恩意周備仁至義盡而文章粲然

踐其位行其禮奏其樂敬其所尊愛其所親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孝之至也

踐猶履也其指先王也所尊所親先王之祖考子孫臣庶也始死謂之死既葬則曰反而亡焉皆指先王也朱子曰記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主婦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須知得這意則所謂踐其位行其禮等事行之自安方見得繼志述事之事。陳氏曰事死如生居喪時事亡如存葬祭時事此結上文兩節皆繼志述事之意也雙峯饒氏曰踐其位三句是善述事敬所尊二句是善繼志。新安陳氏曰善繼志述事至於如此所以為孝之至也

郊社之禮所以事上帝也宗廟之禮所以祀乎其先也明乎郊社之禮禘嘗之義治國其如示諸掌乎

郊祭天社祭地不言后土者省文也朱子曰周禮只說祀昊天上帝不說祀后土先儒說祭社便是如郊特牲而社稷大牢又如用牲于郊牛二乃社于新邑此乃明驗五峯言無北郊只社便是祭地此說却好○新安陳氏曰首句提郊與社則次句宜云所以事上帝后土也今不然乃省文禘天子宗廟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廟而以太祖配之也詳見語問禘章太祖即始祖也嘗秋祭也四時皆祭舉其一耳禮必有義對舉之互文也示與視同視諸掌言易去聲見也此與論語文意大同小異記有詳略耳此申言武王與周公能盡中庸之道○朱子曰游氏說郊社之禮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禘嘗之義所謂惟孝子為能饗親意思甚周密

○譚氏曰治道不在多端在夫致敬之間而已當其執圭幣以事上帝之時其心為何如當其奠斝以事祖宗之時其心為何如是心也舉皆天理無一毫人偽介乎其間鬼神之情狀天地萬物之理聚見於此推此心以治天下何所往而不當○雙峯饒氏曰序昭穆序爵序事序齒下為上此親親長長貴貴尊賢慈幼逮賤之道便是治天下之經敬其所尊敬也愛其所親仁也事死亡如生存也盡是三者孝也仁孝誠敬指心而言是又治天下之本一祭祀之間而治天下之道具於此故結之曰明乎此者治國其如示諸掌乎○雲峯胡氏曰上文孝之至也已結了達孝二字此又別是一意蓋上章與此章上文專以宗廟之禮言此則兼以郊禘之禮言周公制為禮法未嘗不通上下之情亦未嘗不嚴上下之分祭祀之禮通上下得行事上帝惟天子得行之故特先後而言之曰此所以事上帝也此所以祀乎其先也名分截然不可祀也明乎郊社之禮胡為先郊而後社郊祭

天惟天子得行之社則自侯國以至於庶人各有社上下可通行也明乎禘嘗之義胡爲先禘而後嘗禘大祭惟天子得行之嘗宗廟之秋祭上下可通行也前章末言三年之喪庶人得以通乎天子必有父也此章末言郊禘之祭諸侯不得以通乎天子必有君也但言周公之制禮如此而不足於魯之郊禘非禮其意自見於不言之表此所以爲聖人之言也○張氏存中曰禮記王制天子諸侯宗廟之祭春曰礿夏曰禘秋曰嘗冬曰烝此蓋夏殷之祭名周則改之春曰祀夏曰礿秋冬同詩小雅曰禴祀烝嘗于公先王此乃周四時祭宗廟之名也祭統所載與王制同礿禴同

右第十九章 雙峯饒氏曰以上八章自第十二章至此皆以道之費隱言當爲第三大節

哀公魯君名蔣

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則其政舉其人亡則其政息

方版也策簡也葉氏少蘊曰木曰方竹曰策策大而方小聘禮束帛加書百名以上書於策不及百名書於方既夕禮書賵於方書遣於策蓋策以衆聯方一而已息猶滅也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矣

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蒲盧也夫音扶

敏速也蒲盧沈括以為蒲葦是也以人立政猶以地種樹其成速矣而蒲葦又易生去聲下同之物其成尤速也言人存政舉其易如此顧氏

曰以蒲葦喩政之敏猶孟子以置郵喩德之速

故爲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

此承上文人道敏政而言也爲政在人家語作爲政在於得人語意尤備人謂賢臣身指君身道者天下之達道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上聲也此句見易乾文言○朱子曰元亨利貞皆是善而元則爲善之長亨利貞皆是那裏來仁義禮智亦皆善也而仁則爲萬善之首義禮智皆從這裏出爾言人君爲政在於得人而取人之則又在脩身三山陳氏曰爲政雖在得賢然使吾身有所未脩則取舍不明無以爲取人之則能仁其身則有君

有臣而政無不舉矣問仁亦是道如何說脩道以仁朱子曰道是泛說仁是切要底道是統言義理公共之名仁是直指人心親切之妙○問這箇仁字是偏言底曰仁者人也親親為大如此說則是偏言○象山陸氏曰仁人心也仁者政之本身者人之本心者身之本不造其本而從事其末不可得而治矣○西山真氏曰道與仁非有二致道者衆理之總名仁者一心之全德志乎道而弗他知所向矣仁則其歸宿之地而用功之親切處也○新安陳氏曰仁其身三字精妙以三字包括脩身以道脩道以仁八字脩道以仁如志道據德而依於仁脩身工夫至於以仁可謂能仁其身而身與仁為一矣能仁其身則君身是有君也以身為取人之準則則得其人是有臣也有君有臣則人存而宜乎政擧此所以繳結上文照應前有是君有是臣則有是政之說○新安倪氏曰此仁字以上文觀之曰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是自身上說歸心上兼心之德愛之理

而言故章句曰仁者天地生物之心而人得以生者所謂元者善之長也而眞氏亦曰仁者一心之全德以下文觀之曰仁者人也親親爲大是又從身上說到親親上方以愛之理言故章句曰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慈愛之意而朱子亦曰是偏言詳玩之則可見矣

仁者人也親親爲大義者宜也尊賢爲大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殺去聲

人指人身而言具此生理自然便有惻怛當葛反慈愛之意深體味之可見朱子曰以生字說仁生自是上一節事當來天地生我底意我如今須要自體認得○西山眞氏曰人之所以爲人以其有此仁也有此仁而後命之曰人不然則非人矣○雙峯饒氏曰人字之義難訓但凡字

須有對待即其所對之字觀之其義可識孔子曰未能事人焉能事鬼此仁字正與鬼字相對生則為人死則為鬼仁是生底道理所以以人訓仁人若不仁便是自絕其生理○東陽許氏曰仁者人也此是古來第一箇訓字言混成而意深察深體味之則具人之形必須盡乎仁其所以盡仁則不過盡人道而已

宜者分別彼列反**事理各有所宜也禮則節文斯二者而已**

朱子曰宜指事物當然之理道理宜如此節者等級也文者不直截而回互之貌是裝裹得好如升降揖遜○問脩道以仁繼以仁者人也何為下面又添說義禮曰仁便有義陽便有陰親親仁之事尊賢義之事親之尊之其中自有箇降殺等差這便是禮親親在父子如此在宗族如彼所謂殺也尊賢有當事之者有當友之者所謂等也○北溪陳氏曰親親則有隆殺如三年與期功緦是也尊賢亦有等級如大賢為吾師次賢為吾友是也纔有隆殺等級便

有節文而禮生乎其間矣禮所以節文斯二者使無過不及之患節則無大過文則無不及也○雙峯饒氏曰等殺是人事禮是天理人事之輕重高下皆天理有以節文之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

鄭氏曰此句在下誤重平聲在此

故君子不可以不脩身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

爲政在人取人以身故不可以不脩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故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事親即是以親親之仁事其親欲盡親親之仁必由尊賢之義故又當知人陳氏曰知人有賢否之別賢者近之不肖者遠之有師友之賢

則親親之道益明與不肖處則必辱其身以及其親矣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皆天理也故又當知天程子曰不知天則於人之愚智賢否有所不能知雖知之有所不盡故思知人不可以不知天不知人則所親者或非其人所由者或非其道而辱身危親者有之故思事親不可以不知人故曰不信乎友不悅乎親矣○朱子曰此一節却是倒看根本在脩身然脩身得力處却是知天知天是物格知至知得箇自然道理學者不知天便記得此又忘彼得其一失其二未知天見事頭緒多既知天了這裏便都定這事也定那事也定○知天是起頭處能知天則知人事親脩身皆得其理矣聞見之知非真知也只要知得到信得及如君之仁子之孝之類人所共知而多不能盡者非真知故也○三山陳氏日脩身而不本於事親則施之無序失為仁之本矣事親之仁不由尊賢之義則善惡不明失事理之宜矣事親知人而等殺不明不

知天理者也書曰天秩有禮故於此又當知天所謂秩即等殺也自禮所生也以上推其理之所由生自君子不可不脩身以下繹其義之所以貫○雙峯饒氏曰孔子對哀公之語至不可不知天處其間項目雖多然大意不過兩節而已始言政之舉息在乎人而其下自為政在人推之以至於脩道以仁所以明為政之本在於人也繼言仁義之等殺生乎禮而其下自君子不可不脩身推而至於不可不知天所以又明為仁之端在於智也故兩節各以故字承之蓋為下明善誠身張本明善智也誠身仁也問章首專歸重於人而以人訓仁下文又說義說禮今又謂為仁以智為先何也曰義者仁之對有箇仁自然有箇義禮又節文斯二者禮者天理自然之節文不是人安排故於事親知人歸宿於知天然非智不能知故末句發兩知字前賢截從知天斷朱子合作一章亦有深意九經與為政相應前面說脩身親親尊賢故後面九經節節發明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只是此

三者爲綱目敬大臣體羣臣懷諸侯乃自尊賢之等推之也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乃自親親之殺而推之也天下之達道五便是脩身之道天下之達德三便是事親之仁知天之智只添得箇勇字○雲峯胡氏曰上文脩道以仁即是率性之道知天之天字即是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是渾然者此從等殺上說是粲然者然其粲然者即其渾然者亦非有二天也

天下之達道五所以行之者三曰君臣也父子也夫婦也昆弟也朋友之交也五者天下之達道也知仁勇三者天下之達德也所以行之者一也知去聲

達道者天下古今所共由之路即書所謂五

典孟子所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夫婦有別彼列反長上聲幼有序朋友有信是也知所以知如字此也仁所以體此也勇所以強此也此字指五達道體體謂以身體而躬行之謂之達德者天下古今所同得之理也一則誠而已矣達道雖人所共由然無是三德則無以行之達德雖人所同得然一有不誠則人欲間去聲之而德非其德矣程子曰所謂誠者止是誠實此三者三者之外更別無誠朱子曰知底屬智行底屬仁勇底是勇於知勇於行仁智了非勇便行不到○知仁勇是做的事誠是行此三者眞實的心○蔡氏曰達道本於達德達德

又本於誠誠者達道達德之本而一貫乎達道達德者也○西山眞氏曰道雖人所共由然其智不足以及之則君當仁臣當敬之類未必不昧其所以然知及之而仁不能守之仁守之而勇不能斷則於當行之理或奪於私欲或蔽於利害以至蔑天常敗人紀者多矣德雖人所同得然或不誠而勉強矯飾則知出於術數仁流於姑息勇過於強暴而德非其德矣故行之必本於誠一者誠也三者皆眞實而無妄是之謂誠○雲峯胡氏曰虞書曰五教曰五典未嘗列五者之目至此則曰天下之達道五始列其目言之蓋曰天叙有典是言天命之性不離此五者此曰敬敷五教是言脩道之教不離此五者此曰達道是言率性之道不離乎此五者也

或生而知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或安而行之或利而行之或勉強而行

之及其成功一也(強上聲)知之者之所知行之者之所行謂達道也以其分(扶問反)而言則所以知者知(去聲下知也同)也所以行者仁也所以至於知之成功而一者勇也(知之透徹行之成功便是勇)以其等而言則生知安行者知也(如舜之大知)學知利行者仁也(如顏子之克復為仁)困知勉行者勇也(困知勉行非勇則做不徹○朱子曰生知安行主於知而言不知如何行安行者只是安而行之不用著力不然須是知得乃能行得也學知利行主行而言雖是學而知得然須著意去力行則所學而知得者不為徒知也○問諸說皆以生知安行為仁學知利行為知先生獨反是何也曰論語說仁者安仁知者利仁與

中庸說知仁勇意思自別生知安行便是仁在知中學知利行便是仁在知外既是生知仁必能安行所以謂仁在知中若是學知便是知得淺些子須是力行方始到仁處所以謂仁在知外○生知安行以知為主學知利行以仁為主困知勉行以勇為主○北溪陳氏曰就知仁勇等級而言之生知安行為知知主於知就知上放重蓋先能知之而後能行之也學知利行為仁仁主於行以行處為重故知得須是行得也困知勉行為勇此氣質昏儒之人昏不能知儒不能行非勇則不足以進道○雙峯饒氏曰生知安行隱然之勇學知利行非勇不可到困知勉行全是勇做出來

蓋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者故聞道有蚤莫與早暮同**行道有難易**去聲**然能自強**如字**不息則其至一也**

陳氏曰人性雖無不善而氣稟有不同惟其有清濁厚薄之分所以有知行三等之別上等之

人稟氣淸明所以義理昭著不待敎而後知故曰生知賦質純粹所以安於義理不待學習而能故曰安行此聖人地位也其次者淸多而濁少於事物當然之理必待學而後知故曰學知賦質純多而駁少蓋眞知道理而篤好之如嗜欲然故曰利行此大賢地位也又有一等人稟氣濁多而淸少須是困心衡慮然後發憤以求知故曰困知賦質駁多而純少未能利行且須黽勉强力而爲之故曰勉行此又其次等人地位也凡此皆其氣質之不同者然本然之性無有不善或生知或學知或困知及已知處則一般或安行或利行或勉行及其行之成功則一般至此爲能復其本然之初矣

呂氏曰所入之塗雖異而所至之域則同此所以爲中庸若乃企生知安行之資爲不可幾(平聲)及輕困知勉行謂不能有成此道之所以不明不行

也雲峯胡氏曰以其分而言是說知行之屬有先後以其等而言是說氣質之屬有高下至於知之成功而一是知行之功足以變化氣質天命之性本一也至是則不見其氣質之不一者惟見其天命之本一者矣知行之不可不勇也如此夫

子曰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知恥近乎勇好近乎知之知並去聲

子曰二字衍文○此言未及乎達德而求以入德之事朱子曰上既言達德之名恐學者無所從入故又言其不遠者以示之使由是而求之則可以入德也聖人之言淺深遠近之序不可差欠如此○西山真氏曰既言三達德又教以入德之路夫知必上智仁必至仁勇必大勇然後為至然豈易遽及哉苟能好學不倦則亦近乎智力行不已則亦近乎仁以不若人為恥則亦近乎勇蓋

好學所以明理力行所以進道知恥所以立志能於此三者用功則三達德庶可漸至矣

通上文三知為知去聲下非知同三行為仁則此三近者勇之次也節齋蔡氏曰三知主知三行主仁三近主勇生知者知之知也學知者仁之知也困知者勇之知也安行者仁之仁也利行者知之仁也勉行者勇之仁也好學者知之勇也力行者仁之勇也知恥者勇之勇也呂氏曰愚者自是而不求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懦奴臥奴亂二反者甘為人下而不辭故好學非知然足以破愚力行非仁然足以忘私朱子曰仁則力行工夫多知則致知工夫多好學近乎知力行近乎仁意自可見○三山陳氏曰所謂力行足以忘私者蓋世之怠惰不為者皆所以自便其所欲故曰私○問此章以力行言仁前章服膺勿失

又以守言仁何也雙峯饒氏曰守也屬行以
擇為知則當以守為仁以知為知則當以行
為仁各有所當問守與行如何屬仁曰仁者
無私欲心無私欲然後能守能行令人行不
去只是被私欲牽制守不住只是被私欲牽
引耳○問被呂氏元本云自私者以天下非吾
事朱子改之曰自私者徇人欲而忘返如何
蛟峯方氏曰呂公以公為仁有我為不仁力
行雖未是仁然足以去我朱子以純乎天理
為仁有欲便是不仁力行足以去欲故近仁
呂氏就愛上用上說仁朱子就本體上說仁也

知恥非勇然足以起懦

朱子曰知恥如舜人也我亦人也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
是則可憂也既恥為鄉人進學安得不勇○
雲峯胡氏曰達德自是人人所同得之理而此
復以其近者言之誘人之進也蓋雖昏惰之
極亦未有不進者但患無恥耳周子曰必有
恥則可教侯氏曰知恥非勇也能恥不若人
則勇矣嗚呼彼悠悠者豈非無恥之甚哉○

東陽許氏曰非知非仁非勇不曰不是知仁勇蓋知仁勇是德已至之定名若好學力行知恥亦知仁勇之事但未全爾此體貼三近字說

知斯三者則知所以脩身知所以脩身則知所以治人知所以治人則知所以治天下國家矣

斯三者指三近而言人者對已之稱天下國家則盡乎人矣言此以結上文脩身之意起下文九經之端也

雲峯胡氏曰黃氏云此章當一部大學大學以脩身為本此章自首至此皆以脩身為要上文言脩身而曰不可不知天者即大學逆推脩身之工夫至於格物致知者也此言脩身而曰治人治天下國家者即大學順推脩身之功効至於家齊國治天下平者也

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曰脩身也尊賢也親親也敬大臣也體羣臣也子庶民也來百工也柔遠人也懷諸侯也

經常也廣平游氏曰經者其道有常而不可易其序有條而不可紊○三山陳氏曰施之治天下國家可以常行而不變故曰經○倪氏曰經者常也即所謂庸也體謂設以身處上聲其地而察其心也子如父母之愛其子也雲峯胡氏曰羣臣相去踈遠休戚不相知必如以身處其地而察其心則可耳庶民相去尤遠休戚愈不可知必如父母之愛其子乃可耳體字子字皆心誠求之者也柔遠人所謂無忘賓旅者也無忘賓旅本齊桓公葵丘載書中語○三山陳氏曰遠人非四夷乃商賈賓旅皆是離家鄉而來須寬恤

之若謂四夷不應在諸侯之上此列九經之目也呂氏曰天
下國家之本在身故脩身為九經之本然必
親師取友然後脩身之道進故尊賢次之三山
陳氏曰下文既有大臣又有羣臣而此先云尊賢者非臣之之謂正書所謂能自得師禮
所謂當其為師則不臣者也道之所進莫先其家故親親
次之由家以及朝音潮廷故敬大臣體羣臣次
之由朝廷以及其國故子庶民來百工次之
由其國以及天下故柔遠人懷諸侯次之此
九經之序也問中庸九經先尊賢而後親親何也程子曰道孰先於親親然
不能尊賢則不知親親之道○陳氏曰經有九其實總有三件三件合來其歸一件盖敬

大臣體羣臣其本從尊賢來子庶民來百工柔遠人懷諸侯其本從親親來而親親尊賢之本又從脩身來**視羣臣猶吾四體視百姓猶吾子**

此視臣視民之別彼列反**也**朱子曰體羣臣章句與呂說體字雖小不同然呂說大意自好不欲廢也○新安陳氏曰視臣猶四體移之股肱大臣豈不可乎朱子所訓不可易矣觀下文忠信重祿所以勸士釋云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則體字謂以身處其地而察之可移易否乎

脩身則道立尊賢則不惑親親則諸父昆弟不怨敬大臣則不眩體羣臣則士之報禮重子庶民則百姓勸來百工則財用足柔遠人則四方歸之懷諸侯則天下畏之

此言九經之效也道立謂道成於己而可為民表新安陳氏曰表儀也如書所謂表正萬邦之表所謂皇建其有極是也書洪範五皇極皇建其有極不惑謂不疑於理新安陳氏曰得賢以師資講明故不得疑於理不眩謂不迷於事北溪陳氏曰不惑是理義昭著無所疑也不眩是信任專政事舉無所眩迷也敬大臣則信任專而小臣不得以間去聲之故臨事而不眩也來百工則通功易事農末相資故財用足朱子曰若百工聚則事事皆有豈不足以足財用乎如織紝可以足布帛工匠可以足器皿之類○雙峯饒氏曰財用是兩字財是貨財用是器用一人之身豈能百工之所為備如農夫之耕農器缺一不可農得用以生財工得財以贍用推此可見其餘蓋

農工相資則上下俱足柔遠人則天下之旅皆悅而願出於其塗故四方歸懷諸侯則德之所施去聲者博而威之所制者廣矣故曰天下畏之陳氏曰報禮重君視臣如手足臣視君如腹心也百姓勸君待民如子則民愛君如父母庶民子來是也○雲峯胡氏曰道即前五者天下之達道立是吾身於此五者各盡其道而民皆於吾身取則也章句以爲即是皇建其有極皇極建而九疇叙君道立而九經行其吉一也尊賢尤與脩身相關脩身則道成於己尊賢則見道分明而無疑章句曰此九經之效也道立是脩身之效以下皆道立之效

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所以脩身也去讒遠色賤貨而貴德所以勸賢也尊其位重其祿同其好

惡所以勸親親也官盛任使所以勸大臣也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時使薄斂所以勸百姓也日省月試旣稟稱事所以勸百工也送往迎來嘉善而矜不能所以柔遠人也繼絕世舉廢國治亂持危朝聘以時厚往而薄來所以懷諸侯也齊側皆反去上聲遠好惡斂並去聲旣許氣反省悉井反稟彼錦力錦二反稱去聲朝音潮

此言九經之事也北溪陳氏曰九經之事是做工夫處齊齊其思慮明明潔其心齊明以一其內盛服以肅其外內外交相養也齊明盛服是靜而未應接之時以禮而動是動而已應接之時動靜交相養也如此所以脩身○雲峯胡氏曰齊明盛服

靜而敬也即首章戒懼存養之事非禮不動動而敬也即首章愼獨省察之事官盛任使謂官屬衆盛足任使令[平聲]也蓋大臣不當親細事故所以優之者如此忠信重祿謂待之誠而養之厚蓋以身體之而知其所賴乎上者如此也既讀曰餼餼稟稍[去聲]食也[周禮天官宮正幾其出入均其稍食○內宰掌書版圖之法以治王內之政令均其稍食分其人民以居之稍食吏祿廩也稍者出物有斷之謂○朱子曰餼牲餼也如今官員請受有生羊肉稟即廩給折送錢之類是也]稱事如周禮稾[古老反]人職曰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是也[夏官稾人掌受財于職金以齎(音咨)其工弓六物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矢八物皆三等箙亦如之箙(盛矢器)春獻

稾秋覈成書其等以餼工乘其事試音考其弓弩以上下其食而誅賞乃入功于司弓矢

及繕人稾讀為笴稾之稾箭幹謂之稾○新安陳氏曰食必與事稱有功不可負無功不可濫

往則為去聲之授節以送之朱子曰遠入來至去時有節以授之過所在為照如漢之出入關者用繻唐謂之給過所是也

來則豐其委去聲積子賜反以迎之新安陳氏曰委積畜聚也周禮遺人掌牢禮委積註云委積謂牢米薪芻給賓客又司徒註少曰委多曰積

朝謂諸侯見形甸反於天子聘謂諸侯使大夫來獻王制比毗至反年一少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比年每年也

厚往薄來謂燕賜厚而納貢薄

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

一者誠也一有不誠則是九者皆為虛文矣此九經之實也三山潘氏曰三德行之者一所以實其德九經行之者一所以實其事○雲峯胡氏曰脩身不實則欲得以間理尊賢不實則邪得以間正親親不實則踈得以間親推之莫不皆然○新安陳氏曰中庸一書誠為樞紐論誠雖至誠者天之道處而始詳而誠之名已見於鬼神章誠之不可揜之一言誠之意已兩見於三德九經行之者一之二言矣誠之不可揜以實理言兩行之者一皆以實心言也

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跲其劫反行去聲

凡事指達道達德九經之屬豫素定也跲躓

音致

也疚病也此承上文言凡事皆欲先立乎誠如下文所推是也朱子曰言前定句句著實不脫空也纔一語不實便說不去事前定則不困閒時不曾做得臨時自是做不徹便至於困若所行不前定臨時便易得屈折枉道以從人矣道前定則不窮此一句又連那上三句都包在裏面是有箇妙用千變萬化而不窮之謂事到面前都理會得○陳氏曰上凡事一句乃包達道達德九經而言下事前定一句乃指其事而言之也○項氏曰言誠而必言豫者敎人素學之也知之素明行之素熟而後取之則不窮矣○雲峯胡氏曰上文言達道達德九經之所以行此則總言凡事之所以立蓋曰是誠也非一朝一夕之故戒懼慎獨養之者有素矣如此則先立乎誠而後事可立可立則可行矣章句以先立二字釋前定正與上二行字相應○新安陳氏曰四前定字所以申明上豫字也非以豫與前定

為誠乃是所當豫所當前定者謂先立乎誠也

在下位不獲乎上民不可得而治矣獲乎上有道不信乎朋友不獲乎上矣信乎朋友有道不順乎親不信乎朋友矣順乎親有道反諸身不誠不順乎親矣誠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誠乎身矣

此又以在下位者推言素定之意反諸身不誠謂反求諸身而所存所發未能真實而無妄也朱子曰反諸身是反求於心不誠是不曾實有此心如事親孝須實有這孝之心若外面假為孝之事裏面却無孝之心便是不誠矣○新安陳氏曰所存所發指心而

言所存靜而涵養時也所發動而應接時也**不明乎善謂不能察於人心天命之本然**此又推本從天命謂性之源頭處來**而真知至善之所在也**問凡事豫則立言與事行與道皆欲先定於其初則不跲不困不疚不窮斯有必然之驗故自不獲乎上不信乎朋友不順乎親而推之皆始於不誠乎身而已然則先立乎誠為此章之要者而不明乎善則不可以誠乎身矣今欲進乎明善之功要必格物以窮其理致知以處其義夫然後真知善之為可好而好之則如好好色真知惡之為可惡而惡之則如惡惡臭明善如此夫安得而不誠哉以是觀之則中庸所謂明善即大學致知之事中庸之所謂誠身即大學誠意之功要其指歸其理則一而已朱子曰得之○陳氏曰此一節又推明誠不可不前定之意須自誠身明善始緊要在於明善善者天命率性之本然須是格物致知真知至善之所在否則好善不能

如好好色惡惡不能如惡惡臭雖欲誠身而身不可得而誠矣故必明善乃能誠身至於事親信友獲上治民無所往而不通而達道達德九經凡事亦以一貫之而無遺矣○雙峯饒氏曰前言思脩身不可以不事親此曰身不誠不順乎親以入德之本言則脩身必先事親以成德之效言則身誠然後親順○雲峯胡氏曰此以在下位者言見得上文九經是在上位者中庸之道通上下皆當行也故上言尊賢此則言信乎朋友上言親親此則言順親上言脩身此則言誠身其道一也勉齋云此一章當一部大學誠身是包大學誠意正心脩身而言心是所存意是所發故章句釋誠身必兼所存所發言之上文曰知天而此曰明善善則天命之性天命無有不善學者當知夫至善之所在是即大學所謂格物致知也天不可不知善不可不明又見三德必以知為先也

誠者天之道也誠之者人之道也誠者不勉而

中不思而得從容中道聖人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中並去聲從七容反

此承上文誠身而言誠者真實無妄之謂天理之本然也誠之者未能真實無妄而欲其真實無妄之謂人事之當然也聖人之德渾上聲然天理真實無妄不待思勉而從容中道則亦天之道也未至於聖則不能無人欲之私而其為德不能皆實故未能不思而得則必擇善然後可以明善問明善擇善何者為先朱子曰譬如十箇物事五箇善五箇惡須揀此是善此是惡方分明○東陽許氏曰擇善然後可以明善擇

者謂致察事物之理明者謂洞明吾心之理合外内而言之擇善是格物明善是知至

未能不勉而中則必固執而後可以誠身此則所謂人之道也三山陳氏曰善不擇則有誤認人欲為天理者矣執不固則天理有時奪於人欲矣不思而得生知也不勉而中安行也擇善學知以下之事固執利行以下之事也章句兩以下字該困知勉行在其中○朱子曰誠者天之道誠是實理自然不假修為者也誠之者人之道是實其實理則是勉而為之者也孟子言萬物皆備於我便是誠反身而誠便是誠之反身是反求諸已誠只是萬物具足無所虧欠○只問在天固有真實之理在人當有真實之功聖人不思不勉而從容中道無非實理之流行則聖人與天為一即天之道也未至於聖人必擇善而後能明是善必固執然後能實是善

此人事當然即人之道也曰善○北溪陳氏曰天道人道有數樣分別且以上天言之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自元亨而利貞貞而復元萬古循環無一息之間凡天下之物洪纖高下飛潛動植青黃白黑萬古皆常然不易又如日往月來寒往暑來萬古皆然無一息之差謬此皆理之眞實處乃天道之本然也以人道相對說之乃人分上事著就人論之則天道流行賦予於人而人受之以爲性此天命之本然者便是誠故五峯謂誠者命之道蓋人得天命之本然無非實理如孩提知愛及長知敬皆不思而得不學而能卽在人之天道也其做工夫處則盡己之忠以實之信凡求以盡其誠實乃人道也又就聖賢論之聖人一生知安行純是天理徹內外本末皆眞實無一毫之妄不待勉而自中不待思而自得如人行路須照管方行得路中否則蹉向一邊去聖人如不看路自然路中行所謂從容中道此天道也自大賢以下氣禀不能不純乎清明道理未能渾然眞實無妄故知有不純

實須做擇善工夫行有不實須做固執工夫擇善是辨析衆理而求其所謂善致知之功也固執是所守之堅而不爲物所移力行之功也固須是二者並進乃能至於眞實無妄此人道也○雙峯饒氏曰不勉而中安行之仁也不思而得生知之知也從容中道自然之勇也或疑從容非勇曰今有百鈞於此一人談笑而舉之力有餘也一人竭蹶而不能舉力不足也然則聖人之於道也衆皆勉強而已獨從容非天下之大勇而何擇善近知固執近仁而勇在其中論誠者則先仁而後知以成德之序言也論誠之者則先知而後仁以入德之序言也○雲峯胡氏曰自此以前十六章言誠之不可揜是以天道言誠上文誠身是以人道言誠所以於此總兩者言之曰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也不勉而中者安行之仁不思而得者生知之知從容中道者自然之勇此以上皆言知仁勇學者入德之事此以下兼言仁知勇聖人成德之事論語曰知者不惑仁者不憂勇者不懼學之事

序也此以上見之又曰仁者不憂知者不惑勇者不懼德之序也此以下見之下章盡性仁也前知知也無息勇也博厚仁也高明知也悠久勇也如地之持載仁也如天之覆幬知也如日月之代明四時之錯行勇也往往皆言仁知勇而於此始焉至論學知利行之事擇善為知固執為仁又依舊先知而後仁其所以開示學者至矣

博學之審問之愼思之明辨之篤行之

此誠之之目也學問思辨所以擇善而為知去聲學而知如字也篤行所以固執而為仁利而行也程子曰五者廢其一非學也朱子曰五者無先後有緩急不可謂博學時未暇審問審問時未暇謹思謹思時未暇明辨明辨時未暇篤行五者從頭做將去初無先後也○陳氏曰擇善有博學審問愼思明辨工夫儘用功多固

執只有篤行一件工夫是擇善處真能知之則行處功自易也○雙峯饒氏曰學必博然後有以聚天下之見聞而周知事物之理問必審然後有以訂其所學之疑思必謹然後有以精研其學問之所得而自得於心辨必明然後有以別其公私義理是非真妄於毫釐疑似之間而不至於差謬擇善至此擇之可謂精矣如是而加以篤行則日用之間由念慮之微以達於事爲之著必能去利而就義取是而舍非不使一毫人欲之私得以奪乎天理之正而凡學問思辨之所得者皆有以踐其實矣所執如此其固爲何如此學知利行以求至於誠者之事也○項氏曰學而又問則取於人者詳思而又辨則求於心者精如是而後可以行矣

有弗學學之弗能弗措也有弗問問之弗知弗措也有弗思思之弗得弗措也有弗辨辨之弗

明弗措也有弗行行之弗篤弗措也人一能之己百之人十能之己千之

君子之學不為則已為則必要其成故常百倍其功此困而知勉而行者也勇之事也

朱子曰此一段是應上面博學之五句反說起如云不學則已學之弗能而定不休如云有不戰戰必勝矣之類也○陳氏曰學問思辨智之事篤行仁之事弗措勇之事○雙峯饒氏曰達道有五知此者曰知行此者曰仁勉於此者曰勇實知實行而實勉者曰誠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以擇乎善所以求實知也篤行以固執之所以求實行也五弗措所以求實勉之也知之實行之實勉之實則達德之實體立而達道之實用行矣

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雖柔必強

明者擇善之功強者固執之效朱子曰雖愚必明是致知之效雖柔必強是力行之效○新安陳氏曰自人一能之以下乃子思子喫緊為氣質昏弱者言果能此道一句尤警策只恐不能百倍其功耳若真能於此五者下百倍於人之功則學力之至到決可變化氣質之昏弱矣子思子豈欺我哉呂氏曰君子所以學者為去聲能變化氣質而已德勝氣質則愚者可進於明柔者可進於強不能勝之則雖有志於學亦愚不能明柔不能立而已矣蓋均善而無惡者性也人所同也昏明強弱之稟不齊者才也人所異也誠之者所以反其同而變其異也夫音扶以不美之質求變

而義非百倍其功不足以致之今以鹵音魯莽莫古莫後二切滅裂之學莊子則陽篇君爲政焉勿鹵莽治民焉勿滅裂昔予爲禾耕而鹵莽之則其實亦鹵莽而報予芸而滅裂之其實亦滅裂而報予鹵莽不用心也滅裂輕薄也或作或輟以變其不義之質及不能變則曰天質不義非學所能變是果於自棄其爲不仁甚矣新安陳氏曰成已仁也進學不勇卒也不能成已是自棄其身於不肯之歸非不仁而何○朱子曰某年十五六時見呂與叔解得此段痛快讀之未嘗不竦然警厲奮發人若有向學之志須是如此做工夫方得○雲峯胡氏曰前曰鮮能日不可能此能百倍其功則果能此道矣雖愚必明亦可謂知矣充之而義精可也雖柔必強亦可謂仁矣充之而仁熟可也以此見得中庸非不可能能之者在乎人人之所

以能之者在乎勇

右第二十章　此引孔子之言以繼大舜文武周公之緒明其所傳之一致舉而措之亦猶是爾　陳氏曰此說孔子能盡中庸之道子思引此以明道統之傳也○雲峯胡氏曰上章所述文武周公皆是舉而措之之事此引孔子之言謂所傳一致使得舉而措之則亦猶是耳至第三十章曰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則愈可見其所傳之一致焉○新安陳氏曰論語堯曰篇歷叙堯舜禹湯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答子張問政繼之子思此章正此意也

蓋包費隱兼小大以終十二章之意　或問章句第十六章兼費隱包大小而言至此則曰包費隱兼小大何也雲峯胡氏

曰十六章則兼費隱而言不言小大而包小大於其中此章則兼小大而言不言費隱而包費隱在其中兼字包字各有攸當也章內語誠始詳而所謂誠者實此篇之樞紐也紐女九反如戶之有樞如衣之有紐○黃氏曰中庸著一誠字鎖盡○格菴趙氏曰中庸一篇無非說誠自篇首至十六章始露出誠字然專說鬼神是以天道言至此章說許多事末乃說誠身工夫乃是人道自此以下數章分說天道人道極為詳悉又按孔子家語亦載此章而其文尤詳成功一也之下有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故其下復以子曰起答辭今無此問辭而猶有

子曰二字蓋子思刪其繁文以附于篇而所刪有不盡者今當爲衍文也博學之以下家語無之意彼有闕文抑此或子思所補也歟家語哀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文武之政云云其人亡則其政息天道敏生人道敏政地道敏樹夫政也者猶蒲盧也待化以成故為政在於得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云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以生也禮者政之本也是以君子不可以不脩身云云及其成功一也公曰子之言美矣至矣寡人實固不足以成之也孔子曰好學近乎知云云知所以治人則能成天下國家者矣公曰政其盡此而已乎孔子曰凡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云云懷諸侯則天下畏之公曰為之柰何孔子曰齊明盛服云云爵

其能重其祿同其好惡所以篤親親也云云從容中道聖人之所以立體也誠之者擇善而固執之者也公曰子之教寡人備矣敢問行之所始孔子曰立愛自親始教民睦也立敬自長始教民順也教之慈睦而民貴有親教以敬而民貴用命民既孝於親又順以聽命措諸天下無所不可公曰寡人既聞此言也懼不能果行而獲罪咎○朱子曰前輩多是逐段解去某初讀時只覺首段合與次段首意相接如云政也者蒲盧也故為政在人取人以身脩身以道脩道以仁便說仁者人也親親為大義者宜也尊賢為大都接統說去又思脩身段後便繼以天下之達道五知此三者段後便繼以為天下國家有九經亦似相接續自此推去疑只是一章後讀家語方知是孔子一時間所說乃是本來一段也

自誠明謂之性自明誠謂之教誠則明矣明則誠矣

自由也德無不實而明無不照者聖人之德所性而有者也如孟子謂堯舜性之之性天道也先明乎善而後能實其善者賢人之學由教而入者也人道也朱子曰此性字是性之也此教字是學知也與首章天命謂性修道謂教二字義不同○葉氏曰聖人全體無一不實而明慮所照無一不盡此自誠而明也學者先明乎善無不精察故踐履之際始無不實此自明而誠也謂之性者全於天之賦予謂之教者成於己之學習○雙峯饒氏曰自誠明謂之性指誠者而言自明誠謂之教指誠之者而言

誠則無不明矣明則可以至於誠矣

朱子曰自誠明謂之性誠實然之理此堯舜以上事學者則自明誠謂之教明此性而求實然之理○以誠而論明則誠明合而爲一以明而論誠則誠明分而爲二○陳氏曰下二句結上意可以至於誠可以是做工夫處○三山陳氏曰自誠明者由其內全所得之實理以照事物如天開日明自然無蔽此性之所以名天之道也自明誠者由窮理致知去其私欲以復全其所得之實理必由學而能此教之所以立人之道也自誠明者誠即明也非曰誠而後至於明自明誠者尚須由明而後至於誠雖然及其成功一也○勿軒熊氏曰首章言性道教道之一字前章備言此但言性與教誠明謂之性生知安行之事先仁而後知明誠謂之教學知利行之事先知而後仁○雲峯胡氏曰此性即天命之性但天命之性人物所同此則性之者也聖人所獨此教即脩道之教但教是聖人事此則由教而入學者事也

右第二十一章子思承上章夫子天道人道之意而立言也朱子曰中庸言天道處皆自然無節次言人道處皆有下工夫節次○陳氏曰此章兼天道人道而言自此以下十二章皆子思之言以反覆推明此章之意雙峯饒氏曰此章大意是繳上章言誠者天之道誠之者人之道一向分兩路說去則天人為二也到此章方合說誠則明矣明則誠矣指人道可至於天道合天人而一之也下章至誠盡性章言天道致曲章言人道而末合之曰唯天下至誠為能化此下又分別天道人道

唯天下至誠為能盡其性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能盡物之性

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

天下至誠謂聖人之德之實天下莫能加也朱子曰至誠之至乃極至之至如至道至德之比○葉氏曰至誠者蓋聖人之全德無一之不實極其至之謂舉天下無以加亘古今莫能及者也盡其性者德無不實故無人欲之私而天命之在我者察之由之巨細精粗無毫髮之不盡也新安陳氏日章句又推本天命謂性一句而言天命之在我者即天理之賦予於我而為性者是也察之謂生知由之謂安行乃借孟子所謂舜察於人倫由仁義行之察由二字用之謂知之與行之皆無不盡也人物之性亦我之性但以所賦形氣

不同而有異耳能盡之者謂知之無不明而處(上聲)之無不當(去聲)也贊猶助也與天地參謂與天地並立而爲三也此自誠而明者之事也

問盡性即孟子盡心否朱子曰盡心是就知上說盡性是就行上說能盡得眞實本然之全體是盡性能盡得虛靈知覺之妙用是盡心盡性盡心之盡不是做工夫之謂蓋言上面工夫已至至此方盡得耳○盡己之性如在君臣則義在父子則親之類盡人之性如黎民於變時雍盡物之性如鳥獸魚鱉咸若○性只一般人物氣禀不同人雖禀得氣濁本善之性終在有可開通之理是以聖人有教化去開通他使復其善物禀氣偏無道理使開通只是處處之各當其理且隨他所明處使之他所明處亦只是這箇善聖人便用他善底如馬悍者用鞭策方乘得此亦敎化是隨他天理流行發見處使之也○贊天

地之化育人在天地間雖只是一理然天人所為各自有分人做得底却有天做不得底如天能生物而耕必用人水能潤物而灌必用人火能熯物而爨必用人財成輔相皆人非贊而何○陳氏曰此乃有德有位之聖人之事惟堯舜是以當之○雙峯饒氏曰此與首章一般至誠盡誠便是致中和贊化育便是天地位萬物育○問盡已之性可以兼知行言盡人物之性恐只是主知而言且如人物之性我如何行得他底曰盡其性者是知之行之無不盡之云也盡人物之性者知之無不明處之無不當之云也如新民止於至善相似不是民之自新止於至善乃是新之止於至善問如何盡人之性曰如教以人倫使之父子有親君臣有義之類皆是問如何盡物之性曰如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獺祭魚然後漁人入澤梁豺祭獸然後田獵之類皆是也○雲峯胡氏曰天命之性本真實而無妄故聖人之心真實無妄之至始於本然之性為能盡耳非有所加也盡兼知行而

言察之無不盡故於人物之性知之無不明由之無不盡故於人物處之無不當人物之性亦我之性聖人之盡之亦非有加也天地能賦人物以性不能使人物各盡其性聖人能盡之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而可以與天地參而為三矣○東陽許氏曰兩章性字不同前如孟子性之之性是帶用說此乃指性之體而言

右第二十二章 言天道也 或疑此章以後言天道人道間見迭出潛室陳氏曰道理縱橫說之無盡如何立定様範只合逐章體認繞不費力處便是天道著力處便是人道

其次致曲曲能有誠誠則形形則著著則明明則動動則變變則化唯天下至誠為能化

其次通大賢以下凡誠有未至者而言也致

推致也曲一偏也形者積中而發外形見著則又加顯矣明則又有光輝發越之盛也動者誠能動物變者物從而變化則有不知其所以然者朱子曰動是方感動他變則已改其舊俗然尚有痕迹在化則都消化了無復痕迹矣○孟子明則動矣未變也顏子動則變矣未化也○北溪陳氏曰自形著至變化以致曲之效言○新安陳氏曰形著明相似而有漸皆誠之全體呈露於大用者也形著明是一類動變化是一類明者形著之盛化者動變之妙蓋人之性無不同而氣則有異故惟聖人能舉其性之全體而盡之其次則必自其善端發見形甸反之偏而悉推致之以各造七到反其極也新安陳氏曰當

看悉字各字悉是一推致各是各要造極一曲無不致則德無不實新安陳氏曰解曲能有誠一句承致曲而言曲無往而不致則德無往而不實偏曲者皆貫通乎全體矣而形著動變之功自不能已積而至於能化則其至誠之妙亦不異於聖人矣

程子曰其次致曲者學而後知之也而其成也與生而知之者不異焉故君子莫大於學莫害於畫莫病於自足莫罪於自棄學而不止此湯武所以聖也○朱子曰至誠盡性則全體著見次於此者未免為氣質所隔只如人氣質溫厚其發見多是仁氣質剛毅其發見多是義隨其善端發一見便就上推致以造其極非是止就其發見一處推致之也如充無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充無穿窬之心而義不可勝用此正是致曲處如從惻隱處發便就此發見處推致其極從羞惡處發亦然孟子謂擴充其四端是也雲峯胡氏曰

曰端則於其發之初卽推之曰曲則於其發之偏悉排之也○曲不是全體只是一偏之善就一偏之善能一一推之以致乎其極則能貫通乎全體矣○問曲能有誠若屬上句則曲是能有誠若屬下句則曲若能有誠二意不知孰爲穩當曰曲也是能有誠但不若屬下句意○問顔曾以下皆是致曲曰顔子體段已具曾子却是致曲一一推之至答一貫之時則渾全矣○王氏曰孟子曰至誠未有不動者不誠未有能動者也蓋發明子思言也動則變使之改不善而從善也變則化使之遷善遠罪而不知爲之者也變則改易之迹顯化則陶涂之功深能化雖與至誠相似然至誠之化無待乎明而動動而變變而後化也故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綏之斯來動之斯和唯夫子能之○新安陳氏曰唯天下至誠與上章五字同然上章是聖人之至誠此章是大賢致曲有誠之極亦同乎聖人之至誠所謂及其成功一也故亦與聖人並稱至誠歟○東陽許氏曰此章重明自明而誠

之意誠以下皆言效驗形著明就已上說動變化就物上說

右第二十三章　言人道也

至誠之道可以前知國家將興必有禎祥國家將亡必有妖孽見乎蓍龜動乎四體禍福將至善必先知之不善必先知之故至誠如神見音現

禎祥者福之兆妖孽者禍之萌妖亦作祅孽魚列反說文作蠥云衣服歌謠草木之怪謂之妖禽獸蟲蝗之怪謂之蠥○兆眹萌芽皆幾之先見者蓍所以筮龜所以卜四體謂動作威儀之間如執玉高卑其容俯仰之類左傳定公十四年邾隱公來朝邾子執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貢曰以禮觀之二君皆有死亡焉是年定公薨

哀公七年魯伐邾以邾子益來凡此皆理之先見形甸反者也然唯誠之至極而無一毫私僞留於心目之間者乃能有以察其幾平聲焉神謂鬼神興國本無此四字○問至誠之道可以前知朱子曰在我無一毫私僞故常虛明自能見得如禎祥妖孽與著龜所告四體所動皆是此理已形見但人不能見耳聖人至誠無私僞所以自能見得且如著龜所告之吉凶甚明但非至誠人却不能見也○格庵趙氏曰惟誠之至者無一毫之不實則萬物兆眹無不形見否則已然之事則不覺悟尚何能察其幾哉○雙峯饒氏曰聖人清明在躬無一毫嗜欲之蔽故志氣如神便與明鏡相似纔有些影來便知衆人如昏鏡所以無所知○雲峯胡氏曰禎祥者興之幾妖孽者亡之幾著龜四體莫非善不善之幾知幾其神至誠者能之即周子通書所謂無欲故靜虛靜虛則明明則

通亦即所謂誠精故明神應故妙幾微故幽誠神幾曰聖人但通書所謂神以妙用謂之神此所謂神以功用謂之鬼神言誠自第十六章始彼言誠者鬼神之所以為鬼神此則言聖人之至誠聖人之所以如鬼神也此章與第十六章文不相屬而意實相承云○新安陳氏曰至誠之道可先事之未然而知其幾蓋亦誠之明處誠無不極而明無不照也祥孽皆是幾或見蓍龜或動四體善不善必先知之至誠之人先知之也能知幾如神明蓋以理知之非如術數揣測之知也○東陽許氏曰至誠前知亦必於動處見所謂幾者動之微吉凶之先見者也聖人知來者如此非有異也故為中庸

右第二十四章 言天道也

誠者自成也而道自道也 道也之道音導

言誠者物之所以自成而道者人之所當自

行也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

朱子曰誠者是箇自然成就道理不是人去做作安排底物事道却是箇無情底道理却須是人自去行始得○誠者自成也是孤立懸空說這一句蓋有是實理則有是天有是實理則有是地凡物都是如此故曰誠者自成蓋本來自成此物到得道自道便是有這道在這裏人若不自去行便也空了問既說物之所以自成下文又云誠以心言莫是心者物之所存主處否曰誠以心言是就一物上說凡物必有是心有是心然後有是事○誠者自成如這箇草樹所以有許多根株枝葉條幹皆是自實有底如人便自有耳目鼻口手足百體都是係自實有底道雖是自然底道理然却須是係自去做始得○雲峯胡氏曰此誠字即是天命之性是物之所以自成此道字是率性之道是人之所當自行物之所以自成是全不假人為人之所當自行為之全在乎人誠以心言本也道以理言用也專為人之所

當自行者而言所以朱子曰誠者自成且是懸空說此一句蓋凡天下之物有此實理方成此物若人之所當自行者無此實心如何能實此理故章句提起心之一字言之饒氏疑誠者自成不必添入一物字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殊不知程子曰誠者物之終始猶俗語徹頭徹尾不誠更有甚物也饒氏之病正坐於便以誠為已所自成而欠一物字愚謂誠有以實理言者有以實心言者以實理言誠即道也似不必分本與用以實心言必實有是心然後能實有是理況誠者物之所以自成本下文誠者物之終始泛指物之所以自成言也誠以心言本下文不誠無物君子誠之為貴專指人之有以自成者言也泛指在物者則以物之所以自成者為本而以人之所當自行者為用亦可專指在人者如下文章句所謂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為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若是則以心之誠為本而道之行為用又何疑之有

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是故君子誠之爲貴天下之物皆實理之所爲故必得是理然後有是物所得之理既盡（澌盡）則是物亦盡而無有矣（兩盡字是釋終始之終字）故人之心一有不實則雖有所爲亦如無有而君子必以誠爲貴也蓋人之心能無不實乃爲有以自成而道之在我者亦無不行矣（朱子曰有是理則有是物徹頭徹尾皆實理之所爲未有無此理而有此物也大意若曰實理爲物之終始無是理則無是物故君子必當實乎此理也○誠者物之終始凡有一物則其成也必有所始其壞也必有所終而其所以始者實理之至而向於有也其所以終者實理之盡而向於無也若無是理則亦無是物

矣此誠所以為物之終始而人心不誠則雖
有所為皆如無有也○誠則有物不誠則無
物且如而今對人說話若句句說實皆自心
中流出這便是有物若是脫空誑誕不說實
話雖有兩人相對說話如無物也又曰且如
草木自萌芽發生以至枯死朽腐歸土皆是
有此實理方有此物若無此理安得有此物
○不誠無物以在人者言之謂無是誠則無
是物如視不明則不能見是物聽不聰則不
能聞是物謂之無物亦可又曰孝而不誠於
孝則無孝弟而不誠於弟則無弟推此類求
之可見○問誠者物之終始不誠無物此二
句是泛說君子誠之為貴却說從人上去先
生曰不誠無物亦以人言何也曰誠者物之
終始固泛說若不誠無物這不字是誰不他
須有箇人不他方得○誠者物之終始是解
誠者自成一句不誠無物已是說自道句了
蓋人則有不識理無不誠者恁地看覺得前
後文意相應○北溪陳氏曰誠者物之終始
此誠字以實理言不誠無物誠之為貴此二

誠字以實心言蓋有是理而後有是物以造化言之天地間萬物生成自古及今無一物不實皆是實理所為大而觀之自太始至無窮莫不皆然就一物觀之亦然以一株花論春氣流注到則生花春氣盡則花亦盡就一花蘂論氣實行到此則花開氣實消則花謝凡物之終始皆是一箇實理如此不識無物是就人心論凡人做事自首徹尾純是一箇真實心方有此事若實心間斷雖做此事如不做一心般如祭義云其立之也敬以詣至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是祭之終始皆一真實之心則祭之為物方成一箇物而非虛設若季氏祭終而跛倚以臨祭則是不誠與不祭何異

誠者非自成己而已也所以成物也成己仁也成物知也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故時措之宜也知去聲

誠雖所以成己然旣有以自成則自然及物而道亦行於彼矣仁者體之存知者用之發是皆吾性之固有而無内外之殊旣得於己則見形甸反於事者以時措之而皆得其宜也

朱子曰誠雖所以成己然在我者眞實無僞自能及物自成己言之盡己而無一毫之私僞故曰仁自成物言之因物成就各得其當故曰知○問成己合言知而言仁成物合言仁而言知何也曰克己復禮爲仁豈不是成己知周乎萬物豈不是成物○成己成物之道無不備故能合内外之道而得時措之宜蓋融徹洞達一以貫之而然也○問時措之宜是顏子閉戶禹稷纓冠之義否曰亦有此意須知仁具内外合然後有箇時措之宜○雙峯饒氏曰成己成物己與物雖有内外之殊而仁知之德則具於己性分之内乃合内

外而為一底道理○起頭說誠自成其下說成物說道自道其下說合內外之道見得誠不但成已道不但自道又能成物而合內外之道也○知居仁先者以好學言入德之知也知居仁後者以成物言成德之知也○雲峯胡氏曰子貢曰學不厭知也教不倦仁也與此言仁知著異朱子以子貢之言主於知子思之言主於行故各就其所重而有賓主之分蓋知主知仁主行學與教皆以知言故先知後仁知為體仁為用成已成物皆以行言故先仁後知仁為體知為用二者互為體用愈見其性中之所有而無內外之殊者矣時措之時字即時中之時性之德是未發之中時措之宜是發而合乎時中之中○譚氏曰誠之體為仁誠之用為知誠之實理可據曰德誠之實理可由之日用道○顧氏曰外成物也內成已也分言之則曰成已仁也成物知也合言之則曰性之德也合內外之道也合者兼總之意○新安陳氏曰深繹此章誠本自成已也誠之為道本自道於已也此為已

之學也天命之性具此實理誠者此理之實也實有諸已故曰自成率性之道者身自行之實道者行此者也身行於已故曰自道言皆自已分內事也誠者物之根幹是乃事物之徹始徹終而無間斷者也不誠則心一毫虛僞有物如無物矣是以君子必鑑此而以誠之爲貴此誠之字如前章誠之者徒之誠之正君子事也誠固曰自成然非徒自成已而已也既自成已則必成物性者萬物之一原而非有我之得私也立必俱立成不獨成已所以爲仁而體以立成物所以爲知而用以行成已而不成物是有體而無用矣知仁乃天命之性中固有之德也成已之仁存於內而道自行於已成物之知發於外而道亦行於彼固無內外之殊所以合內外而同一道也誠亦成物豈徒自成而已道亦合內與外豈徒自道而已既能由體達用由內合外則見於隨時以擧而措之者豈不皆得其宜也哉由成已之仁發爲成物之知則知固自仁中出又能合乎時措之宜則義又從是而生而

義亦自仁中出矣仁也知也義也一以貫之皆實理之條目也

右第二十五章　言人道也

故至誠無息

既無虛假自無間去聲斷徒玩反後凡言間斷音同○陳氏曰凡假偽底物久則易間斷真實自無間斷○問至誠無息說天地得否雙峯饒氏曰人之誠有至有不至聖人誠之至故可說至誠天地只是誠無至不至○雲峯胡氏曰首句上便有故字承上章兩言也言誠自第十六章始二十章至二十五章言誠莫詳焉此章特因上章言至誠之功用於是以故字先之○新安陳氏曰自至誠無息至博厚則高明言聖人之道○東陽許氏曰至誠無息惟至誠所以無息有虛假則間斷矣惟無無息乃見誠之至有息則非至誠矣

不息則久久則徵

久常於中也徵知盈反驗於外也朱子曰久然後有徵徵驗只一日二日工夫如何有徵驗○問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果有分別否曰不息只如言無息○北溪陳氏曰道理真積力久充實於內自然著見於外如見面盎背之類是徵驗處

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

此皆以其驗於外者言之鄭氏所謂至誠之德著於四方者是也朱子曰此是言聖人功業著見諸家多作進德節次說只一箇至誠已該了豈復有許多節次不須說入裏面來古註不可易存諸中者既久接上文久則徵說來則驗於外者益悠遠而無窮矣朱子曰久是就他骨子裏說鎮常如此之意悠遠是自今觀後見其無終

窮之意又曰悠是擬始以要終久是隨處兩常在○蛟峯方氏曰悠是其勢寬緩而不促迫遠是長遠大率功效氣象之促迫者便不長遠如三代之治氣象寬緩五霸之治氣象促迫故三代之治長五霸之治短如地勢悠緩則其勢遠斗峻則其勢絶皆是惟悠故遠之義

悠遠故其積也廣博而深厚博厚故其發也高大而光明

朱子曰呂氏說有如是廣博則其勢不得不高有如是深厚則其精不得不明此兩句甚善章句中雖用他意然當初只欲辭簡反不甚似他說得分曉譬如爲臺觀須大做根基方始上面可以高大又如萬物精氣蓄於下者深厚故其發越於外者自然光明○自微則悠遠至博厚高明無疆是皆功業著見如此故云德著於四方

博厚所以載物也高明所以覆物也悠久所以

成物也

悠久即悠遠兼內外而言之也三山潘氏曰久是久於內悠是久於外○潛室陳氏曰不息則久是誠積於內徵則悠遠是誠積於外下却變文為悠久則是兼上文內外而言本以悠遠致高厚而高厚又悠久也此言聖人與天地同用問以存諸中者言則悠遠在高明博厚之前以見諸用者言則悠久在博厚高明之後如何朱子曰此所以為悠久也若始初悠久末梢不悠久便是不悠久矣○北溪陳氏曰初頭本是悠遠方能至於高厚今又由高厚以至於悠遠也物至久則成而不壞不久則雖成而易壞至此則與天地同用矣此處似說得太高妙然至誠之德在我能極其至其功效氣象著見於天下自然如此能盡其道者惟堯舜為然蓋堯舜在位日久自有許多博厚高明悠久氣象也○雙

峯饒氏曰此章承上二章而言所以劈頭下箇故字蓋盡性仁之至前知知之至而無息勇之至也又自無息推之曰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已自關了悠久字在其中言積之久則驗於外悠有長之意長而且遠則博長遠而不息則所積者厚博厚則發達之處而高高且明此惟其無息之效故其序如此下一截指其成德而言故先博厚高明而後悠久○不息則久久字指誠而言是在內悠久指功用而言高明博厚皆是見之於外便見得悠久是指外面底○新安陳氏曰自博厚所以載物至無為而成言聖人配天地之道

博厚配地高明配天悠久無疆

此言聖人與天地同體 龜山楊氏曰配合也與孟子配義與道之配同○陳氏曰同用以功言同體以德言○問此章以博厚居高明之前後章以持載居覆幬之前何也雙峯饒氏曰博厚持載指仁而言高明覆幬指知而言以入德言則知先

乎仁以成德言則仁先乎知此博厚持載之仁所以居高明覆幬之前也而悠久無疆代明錯行又仁知之勇也○新安陳氏曰悠久即博厚高明之悠久無疆即天地之無疆

如此者不見而章不動而變無爲而成見音現

見猶示也不見而章以配地而言也不動而變以配天而言也無爲而成以無疆而言也

陳氏曰不見而章是不待有所示而功用自然章著此處與地一般不待動而變動則猶有形迹至於不動則如天之變化萬物無形迹此處與天爲一般無爲而成有所爲而成尚有形迹無所爲而成其功用至於悠久自不見其形迹此亦悠久無疆言之也○問以不見指博厚不動指高明易曉無爲而成與悠久無疆似不相貫雙峯饒氏曰悠久是貫天地而言不見不動便是無爲惟其博厚高明悠久所以能成物不見而章是品物流形不

動而變是雲行雨施無爲而成是各正性命○雲峯胡氏曰無息便是久久便自然證驗於外不息則久久是存於中者久也悠久成物是驗於外者久也凡功用豈無積之博厚發之高明者其博厚高明未必能久無他不自眞積力久中來也惟實於中者久故證於外者亦久內外此誠內外悠久終始此誠終始悠久朱子曰博厚高明猶人之形體悠久猶人之元氣有旨哉上章成己成物誠之者之事此悠久成物誠者之事曰成物曰無疆曰無爲而成皆指悠久之成功而言皆指博厚高明之悠久而言○東陽許氏曰不見不動只是言聖人無爲下句又總上二句地未嘗有意於生物而百穀草木禽獸昆蟲皆蕃然可觀是不見而章也天未嘗有意變化萬物而有生之類皆稟命於天是不動而變化也

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也其爲物不貳則其生物不測

此以下復以天地明至誠無息之功用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不過曰誠而已不貳所以誠也誠故不息而生物之多有莫知其所以然者節齋蔡氏曰不貳則無間斷所以不息○新安陳氏曰不貳者一也一即誠也惟其為物誠一而不貳所以不息而其生物之多其所以不可得而測度也生物不測下文今夫天以後詳言之○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至貨財殖焉專言天地之道觀此及下文兩提起天地之道可見上文皆是說聖人之道

天地之道博也厚也高也明也悠也久也

言天地之道誠一不貳故能各極其盛而有下文生物之功新安陳氏曰誠一不貳接上文說來所以博極其博厚極

其厚高明悠久各極其盛而有生物之功如下文所云也

今夫天斯昭昭之多及其無窮也日月星辰繫焉萬物覆焉今夫地一撮土之多及其廣厚載華嶽而不重振河海而不洩私列反萬物載焉今夫山一卷石之多及其廣大草木生之禽獸居之寶藏興焉今夫水一勺之多及其不測黿音元鼉湯河反蛟龍魚鼈生焉貨財殖焉夫音扶華藏並去聲卷平聲勺市若反

昭昭猶耿耿小明也此指其一處而言之及其無窮猶十二章及其至也之意蓋舉全體

而言也振收也如玉振之振卷區也此四條皆以發明由其不貳不息以致盛大而能生物之意然天地山川實非由積累魯水反而後大讀者不以辭害意可也朱子曰管中所見之天也是天恁地大底也只是天○問天斯昭昭是指其一處而言及其無窮是舉全體而言向來將謂天地山川皆因積累而後致曰舉此全體而言則其氣象功效自是如此○三山陳氏曰大意蓋言天地聖人皆具此實理無有駁雜無有間斷故能有此功用耳

詩云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蓋曰天之所以為天也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蓋曰文王之所以為文也純亦不已於音烏乎音呼

詩周頌維天之命篇於歎辭穆深遠也不顯猶言豈不顯也純純一不雜也引此以明至誠無息之意黃氏曰誠便是維天之命不息便是於穆不已程子曰天道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西山真氏曰純是至誠無一毫人僞維其純誠無雜自然能不已如天之春而夏夏而秋秋而冬晝而夜夜而晝循環運轉一息不停以其誠也聖人之自壯而老自始而終無一息之間亦以其誠也既誠自然能不已○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聖人之至誠無息而於天地之道曰不貳此言天命之於穆不已而於聖人之德則曰純亙而言之也純則不貳不貳所以誠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此則天之所以爲天也○新安陳氏曰子思引詩以明天地與聖人之道同一至誠無息而已

維天命之流行實深遠難測而萬古不已釋之曰此天之所以爲天也深意在所以字天之所以爲天惟在至誠無息焉耳於乎豈不顯著乎文王之德之純一不貳也又釋之曰此文王之所以爲文也深意亦在所以字文王所以爲文亦在至誠無息焉耳遂揭於穆不已之不已字與之德之純之純字總紐之曰純亦不已下一亦字妙文王惟其德之純也故亦能如天道之於穆不已焉文王之所以爲文非把文王之謚來詠狀乃是文不在玆乎之文之道之顯者謂之文所謂豈不顯者即此文之顯也作如此分撥玩味意了然矣前之不貳此之純皆以至誠言不已即無息不息也聖人所以與天道合一者此而已自引詩至章末言聖人之道合乎天地之道雖單言天實以天包地雖專言文王實借一文王以證羣聖人也

右第二十六章 言天道也 葉氏曰言聖人與天

地合德所以為天道○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哀公問政章至此為第四大節

大哉聖人之道

包下文兩節而言雙峯饒氏曰道即率性之謂雖天下之所共由而非聖人不能盡故獨舉而歸之聖人亦猶前章言君子之道以道雖愚夫愚婦之所可知可行而非君子不能知不能行也

洋洋乎發育萬物峻極于天

峻高大也此言道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朱子曰洋洋是流動充滿之意聖道發育即春生夏長秋收冬藏便是聖人之道不成須要聖人使他發育峻極于天只是充塞天地底意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大處流動充滿乎天地之間而無所不在蓋極於至大而無外也○雙峯饒氏曰發育萬物以道之功

用而言萬物發生養育於陰陽五行之氣道即陰陽五行之理是氣之所流行即是理之所流行也峻極于天以道之體段而言天下之物高大無過於天者天之所以為天雖不過陰陽五行渾淪旁薄之氣而有是氣必具是理是氣之所充塞即此理之所充塞也此言道之大用全體極於至大而無外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大天下莫能載之意也

優優大哉禮儀三百威儀三千

優優充足有餘之意禮儀經禮也威儀曲禮也格菴趙氏曰經禮如冠昏喪祭朝覲會同之類曲禮如進退升降俯仰揖遜之類**此言道之入於至小而無間**去聲**也**問前既言大哉聖人之道矣而復以優優大哉冠於禮儀之上者蓋言道體之大散於禮儀之末者如此朱子曰得之○禮儀便是儀禮中士冠禮諸侯冠禮天子冠禮之類大節有三百條如始加再

加三加又如坐如尸立如齊之類皆是其中之小目有三千條○陳氏曰此一節言道體之小處雖三千三百之儀而無物不有蓋入於至小而無間也○雙峯饒氏曰三百三千莫非天理自然之節文何適而非此道所形見者此言道雖至大而其間節目至精至密極其至小而無内有如此者即前章語小天下莫能破之意也然三千三百雖以道之語小者言而上句乃以優優大哉發之者疑大而非語小者蓋此章本以聖道之大爲言然不合衆小則無以成其大如太山之高以衆土之積滄海之深以衆流之會使是道之中包含蘊蓄容有一理之不備亦何以見其爲大之實哉此三千三百雖指至小而言而其實乃所以形容其大也安得不以優優大哉歎之耶

待其人而後行

總結上兩節 陳氏曰道之大處小處皆須待其人而後行○雙峯饒氏曰必

得如是之人而後可行如是之道也

故曰苟不至德至道不凝焉

至德謂其人至道指上兩節而言凝聚也成也

朱子曰義育峻極三千三百皆至道若非至德之人則不能凝此道而行之凝字最緊若不能凝更從些子屬自家須是凝方得又曰道非德不凝故下文遂言修德事○雙峯饒氏曰德者得是道於已也道之小大各極其至故曰至道德之大小各極其至斯為至德有是至德然後是以凝聚是至道而為已有否則道自道已自已判然二物豈復為吾用也哉

故君子尊德性而道問學致廣大而盡精微極高明而道中庸溫故而知新敦厚以崇禮

尊者恭敬奉持之意德性者吾所受於天之
正理道由也温猶燖温之温（火熟物曰燖似廉似林二切）
謂故學之矣復時習之也敦加厚也尊德性
所以存心而極乎道體之大也道問學所以
致知而盡乎道體之細也二者脩德凝道之
大端也（朱子曰尊德性而道問學一句是綱領下五句上截皆是大綱工夫下截
皆是細密工夫致廣大極高明温故敦厚此是尊德性盡精微道中庸知新崇禮此是道
問學如程先生言涵養須用敬進學則在致知道之爲體其大無外其小無内無往而不
在焉故君子之學既能尊德性以全其大便須道問學以盡於小○黃氏曰存心則一念
全萬理具致知則逐物皆當理會）不以一毫私意自蔽不以

一毫私欲自累涵泳乎其所已知敦篤乎其所已能此皆存心之屬也朱子曰致廣大謂心胸開濶無此疆彼界之殊極高明謂無一毫人欲之私以累於己纔汨於人欲便卑汙矣○雲峯胡氏曰或疑不以一毫私意自蔽若可以發解高明不以一毫私欲自累若可以移解廣大愚謂二者雖總說尊德性亦有先後之序意者萌動之始止可言蔽一為意所蔽則廣大虧已被窒塞了欲則不止於意而為物所昏無所謂高明者矣所以方可言自累析理則不使有毫釐之差處上聲事則不使有過不及之謬理義則日知其所未知節文則日謹其所未謹此皆致知之屬也朱子曰極高明是言心道中庸是學底事立心超乎萬物之表而不為物所蔽累是高明及行事則恁地細密無過不及

是中庸厚是資質朴實敦是愈加厚重培其本根有一般人實是敦厚純朴然或箕踞不以為非便是不崇禮若只去理會禮文而不敦厚則又無以居之所以忠信之人可以學禮

蓋非存心無以致知而存心者又不可以不致知故此五句大小相資首尾相應 東陽許氏曰大小相資首尾相應大言上五節小言下五節首言尊德性道問學一句尾言下四句

聖賢所示入德之方莫詳於此學者宜盡心焉 朱子曰尊德性至敦厚此上一截是渾淪處道問學至崇禮此下一截便是詳密處道體之大者直是難守細處又難窮究若有上一截無下一截只管渾論則茫然無覺若有下一截而無上一截只管要纖悉皆知則又空無所寄○陳氏曰存心以極道體之大應前洋洋一節致知以盡道體之細應前優優一節○雲峯胡氏曰讀此者往往因陳氏

謂存心是力行工夫遂疑高明温故知新屬知殊不知章句但日存心致知未嘗日力行致知朱子不日尊德性所以力行而必日存心何也大學補傳取程子或問十二節即致知之事末後五節所以涵養本原之地即存心之事也若謂存心便是力行下文有日非存心無以致知謂之非力行無以致知可乎大抵先要看本文大字與尊字道體至大心體本亦至大尊之則能存此心之大所以能極乎此道之大恐未便說到力行處竊以為存心不過是存其心體之本然者致知是推極夫事理之當然者心體本自廣大不以私意蔽之即謂之致心體本自高明不以私欲累之即謂之極已知者温之而涵泳之味深已厚者敦之而持守之力固此皆存其心之本然厚者也然心之廣大自具精微之理不學則於理便有毫釐之差心之高明自有中庸之則不學則於事易有過不及之謬故之中有無限新意不學則不能知新雖温故亦不能以盡精微敦厚之外有多少節文不學則

不能崇禮雖敦厚亦不能以道中庸中庸即是精微之極致究其極一而已矣凡此皆推極其事理之當然者也蓋道體極於至大而無外非淺陋之胷襟所能容所以不可不存夫心體之本然者道體入於至細而無間非粗跡之學問所能悉所以不可不極夫事理之當然者要之存心不大故用力不自蔽不自累足矣涵泳乎此敦篤乎此足矣不必於其中又分知與行若致知工夫其中知自兼行兩言非十分細密不可也或曰書以中庸名自第二章以後提起中庸言者凡七皆孔子之言也中庸之道在知與行子思於此以道中庸偏為學問致知之事何也愚謂首章子思所言未發之中也即此所謂德性是也戒慎恐懼即此所謂恭敬奉持之意其引孔子言中庸皆已發之中擇而行之莫先於致知此以道中庸屬學問之事何疑曰尊德性以下皆有而字見得存心致知是兩事末於敦厚崇禮不曰而而曰以何也愚謂下而字則重在下股謂存心不可以不致知下以字

則重在上服謂非
存心無以致知也

是故居上不驕爲下不倍國有道其言足以興國無道其默足以容詩曰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其此之謂與倍與背同與平聲

興謂興起在位也詩大雅烝民之篇朱子曰居上不驕至默足以容言小大精粗一齊理會過貫徹了後盛德之效自然如此○不倍謂忠於上而不背叛興如與賢與能之與○明哲只是曉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今人以邪心讀詩謂明哲是見幾知微先占便宜如揚雄說明哲煌煌旁燭無疆遜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說話所以他被這幾句誤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尊德性所以充其發育峻極之大道問學所以盡其三千三

百之小以其大小兼該精粗不二故居上居下有道無道無所不宜○新安陳氏曰引詩以證無道默容子思其亦有感於所逢之時而有是言歟

右第二十七章　言人道也　雙峯饒氏曰一篇之中論問學之道綱目備而首尾詳無有過於此章者也

子曰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專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烖及其身者也　好去聲烖古災字

以上孔子之言子思引之反復也　陳氏曰愚者無德賤者無位當聽上之所為生今世而欲復古道烖必及身嘆時不可為自用自專皆非明哲保身之道也承上章末意而引此○東陽許氏曰生乎今之世以下是通說上二句蓋愚賤者不可作禮樂則居今之世當遵守當代之法若欲反用古之道即是改作矣必獲罪

於上故曰烖及其身

非天子不議禮不制度不考文

此以下子思之言禮親疎貴賤相接之體也

禮記云禮也者猶體也度品制不制度之制字活字作也文書名朱子曰書名是字底名字如大字喚做大字上字喚做上字下字喚做下字易得差所以每歲使大行人之屬巡行天下考過這字是正與不正○看此段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氣象規模廣濶處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是甚麽樣氣象使有王者作改正朔易服色等事一齊改換一番其切近處則自吾一念之微而無毫釐之差其功用之大則天地萬物一齊被他剪截裁成過先須看取他這樣大意思方有益

今天下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行去聲

今子思自謂當時也軌轍迹之度倫次序之體三者皆同言天下一統也朱子曰次序如等威節文之類體如辨上下定民志君臣父子貴賤尊卑相接之體體皆是天子制此禮通上下共行之故其次序之體等威節文皆如一也○新安陳氏曰車同軌與制度應車亦制度之一端也書同文與考文應行同倫與議禮應

雖有其位苟無其德不敢作禮樂焉雖有其德苟無其位亦不敢作禮樂焉

鄭氏曰言作禮樂者必聖人在天子之位朱子曰有位無德而作禮樂所謂愚而好自用有德無位而作禮樂所謂賤而好自專居周世而欲行夏殷禮所謂居今世反古道道即議禮制度考文之事議禮所以制行故行同倫

制度所以爲法故車同軌考文所以合俗故書同文

子曰吾說夏禮杞不足徵也吾學殷禮有宋存焉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

此又引孔子之言杞夏之後徵證也宋殷之後三代之禮孔子皆嘗學之而能言其意但夏禮既不可考證殷禮雖存又非當世之法惟周禮乃時王之制今日所用孔子既不得位則從周而已朱子曰言有宋存焉便見杞又都無了如今春秋傳中宋猶有些商禮在○問前輩多以夫子損益四代之制以告顔子而又曰吾從周其說似相牴牾者然以此章吾學周禮今用之吾從周之意觀之則夫子之從周特以當時所用而

不得不從耳非以為盡當從周若答為邦之問乃其素志耳曰得之○雙峯饒氏曰無德是愚無位是賤作禮樂是自用自專問非天子不議禮制度考文專指賤者而不及愚者何也曰此章為在下位者言故於賤者特詳而末引孔子作箇樣子問今用之吾從周想是不敢議禮但從周而已曰當世用周禮吾亦從周禮蓋有德無位不敢作禮樂也○雲峯胡氏曰孔子所學周禮即周公所制之禮第十八十九章言周公制周之禮有其位而有其德也此章言孔子從周之禮有其德而無其位者也此章末數語較之論語有二疑語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此曰杞不足徵而有宋存焉豈非以春秋之時杞去夏已遠而宋去殷猶未遠歟杞文獻不足宋或典籍散逸而文籍猶猶有存歟或先哲凋謝而賢者猶有存歟語曰如用之則吾從先進此曰今用之吾從周豈不以周禮至春秋之時已非復周公制作之舊如用之者孔子設言其或用禮樂則如

此今用之者孔子明言天下之所通用者今如此也孔子雖不欲徇時俗之弊而亦不敢不循時王之制此所以爲孔子之時中也

右第二十八章　承上章爲下不倍而言亦人道也

王天下有三重焉其寡過矣乎王去聲

呂氏曰三重謂議禮制度考文惟天子得以行之則國不異政家不殊俗而人得寡過矣

上焉者雖善無徵無徵不信不信民弗從下焉者雖善不尊不尊不信不信民弗從

上焉者謂時王以前如夏商之禮雖善而皆

不可考文獻不足徵下焉者謂聖人在下如孔子雖善於禮而不在尊位也三山陳氏曰上乎周為夏商禮非不善然於今無可徵民將駭而不信下而不違如孔子於德非不善然不得顯位以行之民亦將玩而不信○問程子以上焉者為三王以前下焉者為五霸諸侯之事朱子之說不同何也蛟峯方氏曰上焉者無徵則夏商也經已言之下焉者不尊舍孔子誰當之若五霸則其善不足稱矣故上焉者無徵則當以時言下焉者不尊則當以位言

故君子之道本諸身徵諸庶民考諸三王而不謬建諸天地而不悖質諸鬼神而無疑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

此君子指王天下者而言其道即議禮制度

考文之事也本諸身有其德也徵諸庶民驗其所信從也建立也立於此而參於彼也天地者道也鬼神者造化之迹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所謂聖人復起不易吾言者也朱子曰此天地只是道耳謂吾建於此而與天地之道不相悖○問鬼神只是龜從筮從與鬼神合其吉凶否曰亦是然不專在此只是合鬼神之理○此段第一句第二句是以人已對言第三第六句是以已往方來對言第四第五句是以隱顯對言○雲峯胡氏曰朱子謂先須識取聖人功用之大及其氣象規模廣濶處蓋大而議禮制度小而考文莫不有以新天下之視聽而能一天下之心徵諸庶民而庶民合建諸天地鬼神而天地鬼神合前聖之已往後聖之未來無不合者其功用如此宏大悠遠而其本領只在人主一身上

前章曰有其德此曰本諸身章句曰本諸身者有其德也前章言無德位而作禮樂其終也灾必逮身此言有德有位而作禮樂其始也必本諸身事有不本諸身而為之者其末也灾不逮身者鮮矣○東陽許氏曰本諸身以下六節只是本諸身一句是致力處下五節皆以為徵驗爾君子之道即上三重謂有位之君子行此三重之道必本於此身之有德則自有下五者之應若下五者不應是身無其德也則用其力以修德

質諸鬼神而無疑知天也百世以俟聖人而不惑知人也

知天知人知其理也朱子曰此段說知天知人處雖只舉後世與鬼神言其實是總結上四句之義○北溪陳氏曰鬼神天理之至也聖人人道之至也惟知天理之至所以無疑惟知人道之至所以不惑

是故君子動而世為天下道行而世為天下法言而世為天下則遠之則有望近之則不厭

動兼言行而言道兼法則而言法法度也則準則也 三山潘氏曰行有成迹故可效法言只言其理如此未有事迹可據故人準則之○陳氏曰遠者悅其德之被故有企慕之意近者習其行之常故無厭斁之心○雲峯胡氏曰上文言質諸鬼神俟百世要其終也故申言上徵庶民之意原其始也

詩曰在彼無惡在此無射庶幾夙夜以永終譽君子未有不如此而蚤有譽於天下者也 惡去聲射音妬詩作斁

詩周頌振鷺之篇射厭也所謂此者指本諸

身以下六事而言陳氏曰在彼無惡是應遠之則有望在此無射是應近之則不厭庶幾終譽是應世為天下道三句意蚤有譽又總結以永終譽意先師曰永終譽要其終而言蚤有譽由其始而言蚤有譽尚易永終譽尤難君子之道本不欲干譽也自然有譽者乃本諸身之驗所謂徵諸庶民是也○雲峯胡氏曰引詩在彼無惡在此無射以永終譽徵諸民也庶幾夙夜本諸身也

右第二十九章承上章居上不驕而言亦人道也新安倪氏曰按番陽李氏云章句取二十七章結語分屬後二章以愚好自用章言為下不倍然有位無德則居上不驕者也以三重章言居上不驕然下焉者雖善不尊則為下不倍者也妄謂此二章皆平應居上不驕為下不倍二語不必分屬二章李氏斯言亦不為無理但聖賢立言

自有實主前章有位無德不敢作禮樂與章首愚好自用一句相應而相反是固以居上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賤者特詳實則主為下不倍而言也此章下焉者雖善不尊不信而民不從以對上焉者雖善無徵是固以為下而言然全章除此語外於王天下之君子尤詳實則主居上不驕而言也以是觀之何用必疑於章句之分屬哉

仲尼祖述堯舜憲章文武上律天時下襲水土

祖述者遠宗其道憲章者近守其法律天時者法其自然之運襲音習水土者因其一定之理皆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朱子曰下襲水土是因土地之宜所謂安土敦乎仁無往而不安○北溪陳氏曰前言堯舜文武周公能體中庸之道此

言孔子法堯舜文武以體中庸之道也宗師堯舜之道堯舜人道之極也效法文武之法三代法度至周而備也天時者春夏秋冬之四時聖人法其自然之運水土者東西南北之四方聖人因其一定之理朱子謂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其律天時如不時不食迅烈必變其襲水土如居魯逢掖居宋章甫乃其事也其律天時如仕止久速皆當其可其襲水土如用舍行藏隨遇而安乃其行也行以內言本也事以外言末也蓋聖人能盡中庸之道所以精處如此粗處亦如此○潛室陳氏曰祖述者法在其中憲章者道在其內律天時者大則顯晦屈伸小則飲食寢處襲水土者大則坎止流行小則採山釣水細底道理為本為內麤底道理為末為外○雙峯饒氏曰上二句言學之貫乎古今下二句言學之該乎穹壤○雲峯胡氏曰中之一字堯舜始發之自堯舜至文武相傳只是此中天時水土亦只是此中於堯舜曰祖述於文武曰憲章於天時曰上律於水土曰下襲便見夫

子之時中遠宗其道法不在乎道之外近守其法道皆寓乎法之中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律天時如不時不食是末夫子聖之時是本襲水土如居魯而逢掖是末安土敦乎仁是本此兼內外該本末而言也○蛟峯方氏日中庸之道至仲尼而集大成故此書之末以仲尼明之

辟如天地之無不持載無不覆幬辟如四時之錯行如日月之代明辟音譬幬徒報反錯猶迭也陳氏日如四時之相交錯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如日月之更相代日升則月沈月升則日沈此言聖人之德雙峯饒氏日孔子此章言之德如地之無不持載謂乘載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不盡如天之無不覆幬謂括得天下許多道理無一之或遺錯行代明謂夫子之道無所不備當剛而剛當柔而柔可仕

而仕可止而止亦如寒暑之迭用日月之互照然持載如地博厚之至也覆幬如天高明之至也錯行代明如日月悠久之至也○新安陳氏曰此所取譬上二句以天地之定位言下二句以陰陽之流行言

萬物並育而不相害道並行而不相悖小德川流大德敦化此天地之所以為大也

悖猶背音佩也天覆地載萬物並育於其間而不相害四時日月錯行代明而不相悖北溪陳氏曰天無不覆地無不載大化流行萬物止其所而不相侵害也四時錯行日月代明一寒一暑一晝一夜似乎相反而實非相違悖也所以不害不悖者小德之川流所以並育並行者大德之敦化小

德者全體之分大德者萬殊之本新安陳氏曰小德如言小節大德如言全體此言天地造化之理小德者一本之散於萬殊者也大德者萬殊之原於一本者也川流者如川之流脈絡分明而往不息也敦化者敦厚其化根本盛大而出無窮也此言天地之道以見形甸反上文取譬之意也朱子曰太德是敦那化底小德是流出那敦化底出來這便如忠恕忠便是做那恕底恕便是流出那忠來底如中和中便是大德敦化和便是小德川流只是一箇道理○○此言天地之大如此言天地則見聖人矣○黃氏曰天命之性即大德之敦化率性之道即小德之川流大德敦化是體小德川流是用大德是心之本體無許多大底亦做不得小底出來○雲峯胡氏曰天能覆而不能載地能載而不能覆春夏生長秋冬肅殺

日明乎晝月明乎夜是各得陰陽之偏而聖人之德則會夫陰陽之全小德川流是其槩然者也大德敦化是其渾然者也渾然者所以並育並行而槩然者已包於其中槩然者所以不害不悖而亦不過自渾然中流出故槩然者全體之分即所謂率性之道即所謂時中之中渾然者萬殊之本即所謂天命之性即所謂未發之中大德敦化四字即是首章大本二字章句以根本盛大而出無窮即首章章句所謂天下之理皆由此出者也始以天地喻夫子終謂夫子即天地且不曰天地之大而曰天地之所以為大夫子其即太極矣乎

右第三十章 言天道也 東陽許氏曰二十六章言聖人至誠與天地同道自天地之道可一言而盡以下但言天地之盛大則聖人之盛大自見此章先言聖人與天地同道自萬物並育以下亦但言天地之

大則聖人之大自見前章則引文王之詩以結之此章則以孔子之所行起之二章相表裏無非形容聖人之德也

唯天下至聖爲能聰明睿知足以有臨也寬裕溫柔足以有容也發強剛毅足以有執也齊莊中正足以有敬也文理密察足以有別也知去聲齊側皆反別彼列反

聰明睿知生知如字之質臨謂居上而臨下也其下四者乃仁義禮智之德文文章也理條理也密詳細也察明辨也朱子曰仁義禮知之知與聰明睿知便是這一箇禮知是通上下而言睿知是擴充得較大睿只訓通對知而言知是體睿是

深通處文理密察此是聖人於至纖至悉處無不詳審且如一物初破作兩箇又破作四片若未恰好又破作八片只管詳密文是文章如物之文縷理是條理每事詳密審察故曰足以有別○陳氏曰上一句包說下四句方細破分仁義禮知說仁則度量寬大故曰有容義則操執牢固故曰有執禮之施敬而已故曰有敬智足以分別事物故曰有別四者皆從聰明睿知中細破分條貫說來○雙峯饒氏曰章句以四者為仁義禮智之德如此則只是四德於溥博之下又言五者之德何也此章專說小德就五者而論則聰明睿知又是小德之大德聰屬耳明屬目睿知屬心睿則能思知則能知思屬動魂之為也知屬靜魄之為也心者魂魄之合魂能知來有所未知則思索而知之陽之靈也魄能藏往其已知則存而記之陰之靈也一陰一陽相為配對○新安陳氏曰唯至聖之德有此生知仁義禮智之體故見於有臨有容有執有敬有別之用也

溥博淵泉而時出之

溥博周徧而廣闊也淵泉靜深而有本也朱子曰泉便有箇發達不已底意○新安陳氏曰泉之出必有本原也溥博淵泉四字總詠狀上所列五德之體段出發見形甸反下同也言五者之德充積於中溥博淵泉而以時發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當用仁時則仁發見當用義時則義發見之類

溥博如天淵泉如淵見而民莫不敬言而民莫不信行而民莫不說見音現說音悅

言其充積極其盛而發見當其可也新安陳氏曰溥博則如昊天淵泉則如深淵非極其盛而何見言行皆發見也民所以莫不敬信悅以當

其可也當其可之謂時是接上文時出字而發揮之下文莫不尊親極言其敬信説也

是以聲名洋溢乎中國施及蠻貊舟車所至人力所通天之所覆地之所載日月所照霜露所隊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故曰配天施去聲隊音墜

舟車所至以下蓋極言之配天言其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也新安陳氏曰有是聖德之實是以有是聖德之名凡有血氣人類也尊之為君親之如父母極覆載人所及處皆然豈非德之所及廣大如天乎此章言達而在上之大聖人其盛德之全體大用如此可謂極至而無以加矣可以當此者其惟堯舜乎

右第三十一章 承上章而言小德之

川流亦天道也新安陳氏曰非謂五者之德為小也蓋以此五者分別而言之又以發用言此下章之渾倫言之而純乎本體者則此為小德之川流而下章為大德之敦化章章明矣

唯天下至誠為能經綸天下之大經立天下之大本知天地之化育夫焉有所倚夫音扶焉於虔反

經綸皆治絲之事經者理其緖而分之綸者比毗至反其類而合之也經常也大經者五品之人倫大本者所性之全體也惟聖人之德極誠無妄故於人倫各盡其當然之實而皆可以為天下後世法所謂經綸之也朱子曰經綸是

用立本是體大本即中也大經即庸也經綸大經立大本即是盡此中庸之道○北溪陳氏曰經是分踈條理綸是牽連相合大經即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友之大倫大本即是中者天下之大本一般中乃未發之中乾性論今所謂大本以所性之全體論如君是君臣是臣父是父子是子兄是兄弟是弟夫是夫婦是婦各有條理一定而不亂故曰經如君臣之相敬父子之相親夫婦之相唱和兄弟之相友睦朋友之相切瑳琢磨牽比其倫類自然相合故曰綸惟聖人極誠無妄於人倫各盡其所當然之實皆可為天下後世之標準故人皆取法之○雙峯饒氏曰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是分而理之君仁於臣臣敬其君父慈其子子孝其父是比而合之也其於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而天下之道千變萬化皆由此出所謂立之也其於天地之化育則

亦其極誠無妄者有默契焉非但聞見之知而已北溪陳氏曰知字不可以聞見之知論如肝膽相照一般聖人之德極誠無妄其於天地造化生育萬物之功與之脗合交契渾融一體所謂知也此皆至誠無妄自然之功用夫音扶豈有所倚著直略反於物而後能哉問夫焉有所倚朱子曰自家都是實理無些欠缺經綸自經綸立本自立本知化育自知化育不用倚靠別物事然後能如此如爲仁由己而由人乎哉之意日用間底都是君臣父子夫婦人倫之理更不倚著人只從此心中流行於經綸人倫處便是法則此身在這裏便是立本知天地化育是自知得飽相似何用靠他物黃直卿云便是不思不勉意思謂更不靠心力去思勉他這箇實理自然經綸立本知化育便不用心力○問中庸兩處說天下之至誠而其結語一曰贊化育一曰知化育贊與知如

何分曰盡其性者是從裏面說將出去故盡其性則能盡人物之性以贊化育也經綸大經是從下面說上去如脩道之教是也立天下之大本是靜而無一息之不中處知化育則知天理之流行矣○雙峯饒氏曰大經是道大本是性性乃大經之本也天地化育是命又大經大本之所自来也○雲峯胡氏曰首章由造化說聖人故曰命曰性曰道由體之隱達於用之費也此章言聖人之所以為造化則曰道曰性而後曰命由用之費而原其體之隱也前日贊化育此日知化育贊云者至誠之功有補於造化也知云者至誠之心無間於天地也前章以時出之是小德之川流是時中之中此章大本是大德之敦化則加是未發之中首章曰中者天下之大本此則加以立之一字大本是所性之全體本無一毫人欲之偽立之者聖人所性之全體無一毫人欲之偽以雜之也立字不是用力字

肫肫其仁淵淵其淵浩浩其天肫之純反

肫肫懇至貌以經綸而言也朱子曰肫肫其仁者人倫之間若無些仁厚意則父子兄弟不相管攝矣○鄭氏曰肫肫懇誠貌程氏曰厚也呂氏曰純全之義一云渾厚無間斷之貌○北溪陳氏曰經綸大經須加懇切詳細之功不可有急迫躁切之意○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如何以配經綸大經蓋仁者人也大經只是箇人道人而不仁何足以為人淵淵靜深貌以立本而言也浩浩廣大貌以知化而言也北溪陳氏曰靜深則有根本而不竭故以立本言此誠與天地同其大故其生育變化與天地同其功故以知化言其淵其天則非特如之而已潛室陳氏曰如天如淵猶是二物其天其淵即聖人便是天淵○雙峯饒氏曰肫肫其仁是説道淵淵其淵是説性浩浩其天是説命問性命如何分天淵曰性是成之者性指已定之理而言也命是繼之者善指理之流

行而賦於物者言也二者有動靜之分故一屬地一屬天自聖人言之則靜定而存主處即是性應用而流行處即是命其與天地之理一也故曰其淵淵其天前章曰如淵如天猶是聖人與天地相比並至此曰其淵其天則聖人與天地為一矣

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聖知之知去聲

固猶實也鄭氏曰唯聖人能知聖人也玉淵張氏曰上章云凡有血氣者莫不尊親此云苟不固聰明聖知達天德者其孰能知之上章言小德條理分明人所易見此章言大德無聲無臭非聖人不能知也○新安陳氏曰上章言至聖故以聰明睿知言書曰睿作聖睿進一步至即聖也此章言至誠見至誠即是至聖故以聰明聖知言變睿言聖直指其為聖人唯至聖能知至誠也此章述聖人至誠之功

聰亦謂達而在上之聖人而以唯聖人能知聖人結之可以當此者其唯以孔子而知堯舜乎

右第三十二章 承上章而言大德之敦化亦天道也前章言至聖之德此章言至誠之道然至誠之道非至聖不能知至聖之德非至誠不能爲則亦非二物矣此篇言聖人天道之極致至此而無以加矣

朱子曰至誠至聖只是以表裏言至聖是德之發見乎外者故人見之但見其溥博如天至莫不尊親此見於外者至誠則是那裏面骨子聰明睿知却是那裏發出去至誠處非聖人不自知也○至聖一章說發見

處至誠一章說存主處聖以德言誠則所以爲德也以德而言則外人觀其表但見其如天如淵誠所以爲德故自家裏面却真箇是其天其淵惟其如天如淵故日月所照霜露所墜凡有血氣者莫不知尊而親之謂自其表而觀之則易也惟其天其淵故非聰明聖知達天德者不足以知之謂自其裏而觀之則難也又曰此不是兩人事上章是以聖言之聖人德業著見於世其盛大自如此下章以誠言之是就實理上說其天其淵實理自是如此○葉氏曰至聖指發用神妙而言至誠指大經大本之實理而言非至聖無以顯至誠之全體非至誠無以全至聖之妙用其實非二物也○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大哉聖人之道章至此爲第五大節

詩曰衣錦尚絅惡其文之著也故君子之道闇

然而日章小人之道的然而日亡君子之道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可與入德矣衣去聲絅口迥反惡去聲闇於感反

前章言聖人之德極其盛矣此復自下學立心之始言之而下文又推之以至其極也葉氏日上三章極言孔子體天之德與至聖至誠之功用中庸之道至矣盡矣子思又憲學者馳騖於高遠而忽下學之功夫或失其精歸也故此章復自下學立心之始務內至親至切者言之以漸進於上達高妙至精至微不可擬議之地蓋再叙入德成德之序也

詩國風衛碩人鄭之丰皆作衣錦褧衣褧絅同禪衣也朱子曰禪衣所以襲錦衣者禪字與單字同沈括謂絅與縈同是用縈麻

織疏布為之尚加也古之學者為去聲己故其立心如此尚絅故闇然衣錦故有日章之實淡簡温絅之襲於外也不厭而文且理焉錦之美在中也小人反是則暴蒲卜反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是以的然而日亡也朱子曰惡其文之著亦不是無文也自有文在淡則不厭簡則不文温則不理而今却不厭而文且理只緣有錦在裏面○陳氏曰衣錦而加絅衣以蔽之衣錦者美在其中尚絅者不求知於外古之學者只欲此道理實得於已不是欲求人知惟其不求人知所以闇然雖曰闇然而道理自彰著而不可揜猶衣錦尚絅而錦之文采自然著見於外也○新安陳氏曰君子為已不求人知雖闇然若暗昧而美實在中自日著而不可揜如尚絅而錦美在中自不容揜於外也小人為

人惟求人知雖的然分明表暴於外而無實以繼之日見其亡失泯沒而已君子小人之分為已為人之不同耳君子有若無實若虛有與實終不可揜小人無為有虛為盈有與豈能有常日亡必矣常情淡則薄無味則易厭簡略則無文采温厚渾論則無條理君子之道雖淡而人不厭雖簡而自有文雖温而自有條理淡簡温皆尚絅闇然意不厭文理皆錦之美實在中意也

遠之近見形甸反

於彼者由於此也風之自著乎外者本乎內也微之顯有諸內者形諸外也有為己之心本起語意說來而又知此三者則知所謹而可入德矣朱子曰知遠之近是以已對物言之知在彼之是非由在我之得失知風之自是知其身之得失由其心之邪正知微之顯又專指心說就裏來○知遠之近知風之自據表而知裏也知微之顯由內以達

外也○陳氏曰君子立心只是為己又能知道理之見於遠者自近始故自近而謹之著見於風化者由身始故自身而謹之有諸內者甚微而見於外者甚顯故自微而謹之知此三者兩致其謹則可與入德矣○新安陳氏曰下文言謹獨意已萌於此

故下文引詩言謹獨之事

雲峯胡氏曰中庸分君子小人而言者凡二第二章言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是其為君子小人者可見於行事之際此則言其所以為君子小人者已見於立心之始淡而無味其味最長簡而無文其文自章温不求其理而無有不合於條理者此君子為己之學也不求其文之著而自不能不著者也小人則反是矣中庸既舉其立心之始當如此而又提起三知字曰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而下文遂以慎獨戒懼之事繼之即章句所謂知其在我者則戒慎恐懼而無時不中者也章句之言融徹如此學者不可不細玩

詩云潛雖伏矣亦孔之昭故君子內省（悉井反）不疚無惡於志君子之所不可及者其唯人之所不見乎（惡去聲）

詩小雅正月之篇（再引詩）承上文言莫見乎隱莫顯乎微也疚病也無惡於志猶言無愧於心此君子謹獨之事也（三山陳氏曰潛雖伏矣即首章隱微意亦孔之昭即首章莫見莫顯意言隱伏之間理無甚昭明君子內省此處須無一毫疚病方無愧於心君子所以不可及只是能於獨致其謹耳上言入德之門此以下言入德之事此一節言人之所不見處又申明首章謹獨意下一節言己之所不見處又申明言首章戒謹恐懼意○新安陳氏曰人所不見人所不知也已之志向已所獨知也○東陽許氏曰詩）

本言魚之潛於淵可謂伏藏之深然亦甚昭然而易見言禍亂之不可逃也此借之以言幾之存於心者雖深而莫見顯乎隱微言獨之不可不愼也

詩云相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故君子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相去聲）

詩大雅抑之篇（詩三引）相視也屋漏室西北隅也（朱子曰古人室在東南隅開門東南隅爲實西北隅爲屋漏西南隅爲奧人纔進便先見東南隅却到西南隅然後始到西北隅此是深密之地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日當室日光所漏入也）承上文又言君子之戒謹恐懼無時不然不待言動而後敬信則其爲己之功益加密矣故下文引詩幷（去聲）言其效（朱子曰潛

雖伏矣便覺有善有惡須用察相在爾室只是教做存養工夫○北溪陳氏曰抑詩即是首章戒謹其所不覩恐懼其所不聞意屋漏人迹所不到之地此處蓋己之所不睹須是真實無妄常加戒謹恐懼方能無愧怍君子為己之功至此不待於動而應事接物方始敬蓋於未應接之前無入處已無非敬矣不待見於發言而後信實蓋於未發言之前本來真實無非信矣○此處一節密一節首章先說戒懼後說謹獨是從內面發出來此處先說謹獨後說戒懼是從外面說入○雲峯胡氏曰上文引詩但見學者有為己之心此兩引詩方見學者有為己之學首章言慎獨此言人之所不見即是獨內省不疚即是慎獨內省而少有一髮之疚則是胷中猶有可惡之惡故必無疚然後無惡此為己之功也首章言戒慎不睹恐懼不聞蓋動則有可睹此不動而敬即是戒慎乎其所不睹言則有可聞此不言而信即是恐懼乎其所不聞諸家以敬信為民敬信章句以為己之敬信與

下文篤恭相應此又爲己之功益加密者也首章先戒懼而後慎獨由靜時工夫說到吾心方動之幾此章先慎獨而後戒懼由動時工夫說到吾心至靜之極愈靜愈敬其爲己之功可謂密矣○東陽許氏曰不動敬不言信是信敬在言動之前

詩曰奏假無言時靡有爭是故君子不賞而民勸不怒而民威於鈇鉞假格同鈇方無反

詩商頌烈祖之篇四引詩奏進也承上文而遂及其效言進而感格於神明之際極其誠敬無有言說而人自化之也威畏也鈇莝音剉斫刀也鉞斧也新安陳氏曰其所以感入動物不待賞而民自勸不待怒而民自畏者以其自脩有謹獨戒懼之本也

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是故君子篤恭而天下平

詩周頌烈文之篇五引詩不顯說見形甸反二十六章言豈不顯也此借引以爲幽深玄遠之意以爲真幽隱不顯承上文言天子有不顯之德而諸侯法之則其德愈深而效愈遠矣朱子曰不顯二字二十六章者別無他義故只用詩意卒章所引自章首尚絅之云與章末無聲無臭皆有隱微深密之意故知當別爲一義與前章不同篤厚也篤恭言不顯其敬也陳氏曰篤恭是申解不顯二字雖無人之境亦恭是篤厚其恭也○東陽許氏曰章句篤恭言不顯其敬也謂自厚於恭敬未嘗見於言動之間篤恭而天

下平乃聖人至德淵微自然之應中庸之極功也

朱子曰此章到篤恭而天下平已是極處結局了所謂不顯其德者幽深玄遠無可得而形容雖下面不大聲以色德輶如毛皆不足以形容直是無聲無臭到無迹之可尋然後已○北溪陳氏曰篤恭是不顯惟德意天下平是百辟其刑意此章至此凡五引詩一節密一節首節說學須為已不求人知第二節說致謹於人所不見處三節說致敬於已所不見處四節說不待言說而人自化五節說不顯篤恭其功效有自然之應乃中庸之極功也○雲峯胡氏曰此兩引詩承上文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極其效也惟其不言亦信所以無言而入自信之有不待賞罰而化者惟其不動亦敬故篤恭不顯其敬也而天下自平篤恭而天下平即首章致中和而天地位萬物育也特首章是致其中而後致其和此之謂篤恭者已致其和而益致其中也為已之功愈密則德愈深而效愈遠

如此夫德顯而百辟刑之宜也不顯而天下自平其妙殆有不可測者要之中者性之德不顯之德即未發之中戒慎恐懼是於喜怒哀樂未發之時而敬也此時而敬是不顯其敬此所以為至德之淵微而有自然之應也○新安陳氏曰不顯篤恭實原於尚絅闇然與慎獨戒懼深密之功下文更三引詩不過形容此不顯篤恭之妙而已

詩云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子曰聲色之於以化民末也詩云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輶由酉二音

詩大雅皇矣之篇六引詩引之以明上文所謂不顯之德者正以其不大聲與色也古以與字通用又引孔子之言以為聲色乃化民之末務今

但言不大之而已則猶有聲色者存是未足以形容不顯之妙不若烝民之詩所言德輶如毛七引詩輶輕也則庶乎可以形容矣而又自以為謂之毛則猶有可比者倫比也是亦未盡其妙不若文王之詩所言上天之事無聲無臭八引詩然後乃為不顯之至耳蓋聲臭有氣無形在物最為微妙而猶曰無之故惟此可以形容不顯篤恭之妙非此德之外又別有是三等然後為至也朱子曰無聲無臭本是說天道彼其所引詩自說須是儀刑文王然後萬邦作孚詩人意初不在無聲無臭上也中庸引之以結中庸之義嘗

細推之蓋其意自言謹獨以修德至詩曰不顯惟德百辟其刑之乃篤恭而天下平也後面節節賛歎其德如此故至予懷明德以至德輶如毛毛猶有倫上天之載無聲無臭至矣蓋言夫德之至而微妙之極難為形容如此今為學之始未知所有而遂欲一蹴至此吾見其倒置而終身迷亂矣○此章引詩一步退似一步都用那般不言不動不顯不大底字直說到無聲無臭則至矣○自衣錦尚絅以下皆只暗暗地做工夫去然此理自掩蔽不得故曰闇然而日章小人未曾做得已報得滿地人知故日的然而日亡淡而不厭簡而文温而理皆是收斂近裏知遠之近知風之自知微之顯一句緊一句學者能如此收斂雖未可便謂之德亦可以入德矣其下方言不愧屋漏方能以愼獨涵養其曰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蓋不動不言時已是敬信底人了又引詩不顯惟德予懷明德德輶如毛言之一章之中皆只是發明箇德字然所謂德者實無形狀故以無聲無臭終之○首

章是自裏說出外面蓋自天命之性說到天地位萬物育處末章却自外面一節收斂入一節直約到裏面無聲無臭處此與首章實相表裏也○雙峯饒氏曰上天之載無聲無臭此便是未發之中便是天命之性蓋一篇之歸宿也○王氏曰此章是結尾擧一篇工夫之要約而言之所謂藏於密者也○雲峯胡氏曰此章當作四節看節節意相承第一節承上章極致之言恐學者騖於高遠引尚絅之詩言下學立心之始結之以知微之顯第二節承知微之顯之語引潛雖伏矣亦孔之昭以實之自愼獨說歸戒愼恐懼而結之以不動而敬不言而信第三節承不動不言之語引詩云無言不顯以極其效如此第四節承不顯之語三引詩至於無聲無臭以形容不顯之妙至如此朱子又恐學者因無聲無臭之語而又騖於高遠也故結之曰非此德之外有此三等然後為至也蓋所引之詩似有等級然其妙非杳冥昏默之謂非虛無寂滅之謂也故必提起德之一字言之首章無

曰道此章曰德道字說得廣闊德字說得親切德者得此道於心者也首章開端一天字原其所自一也此道之在我者無不本諸天也此章結末一天字要其所成者也德之成則能不失其道之在我而本諸天者也至此則我本於天天備於我又不過即其初天命之性耳是無聲無臭之天即吾不顯之德而不顯之德即吾渾然未發之中者也子思子首章獨提此一中字即周子所謂無極而太極也末又約而歸之於此即周子所謂太極本無極也子思始引夫子之言曰中庸之德其至矣乎衆人之所可至也此言中庸之極功故以不顯之德贊其至聖人之所獨至也然聖人之所以為德之至者不過敬之至而已敬者聖學之所以成始而成終也故此書以愼獨戒懼始終焉

右第三十三章子思因前章極致之言反求其本復自下學為己謹獨之事推而言

之以馴致乎篤恭而天下平之盛又贊其妙至於無聲無臭而後已焉蓋擧一篇之要而約言之其反復芳復反丁寧示人之意至深切矣學者其可不盡心乎

黃氏曰中庸始言戒懼謹獨次言知仁勇終之以誠此數字括盡千古聖人教人之指先師曰中庸說下學處少說上達處多然說下學處雖少而甚切如二十章明善誠身擇善固執一段與二十七章尊德性道問學一段無非提綱挈領切要之言也說上達處雖多亦豈渙散無統玄妙不可究詰之論哉學者果能字字審察句句精研章章融會由下學而上達焉則程子所謂始言一理中散為萬事末復合為一理者見其理皆實理而為事之體非高虛也事皆實事而為理之用非粗淺也所謂其味無窮皆實學者的

非虛言矣童而習之今猶有白首紛如之嘆吁豈易言哉○雲峯胡氏曰右須看極致馴致四字極致者上達之事也馴致者下學而上達之事也天理不離乎人事下學人事即所以上達天理雖其妙至於無聲無臭然其本皆實學也朱子教人之深意備見於篇首所採子程子之語及此篇末之語學者當合始終而參玩之以求無負於朱子之教云○新安倪氏曰按饒氏以此章為第六大節

中庸章句大全

庚辰新刊
內閣藏板